

藏山阁集选辑

原集序跋

藏山阁文存

藏山阁诗选

弁言

清初桐城钱秉澄（字幼光；后更名澄之，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所著的「所知录」，纪南明闽、粤两行朝所闻所见事（两粤行朝止于永历四年十一月驻蹕南宁）；前据「荆驼逸史」所刊「三卷本」，已刊列于「文丛」第八六种。兹续得其「藏山阁集」（「龙潭室丛书」之一），一以同属南明的直接史料，一以并可补「荆驼逸史」本「所知录」之不足，特为选辑印行。

原集分为「藏山阁文存」六卷、「藏山阁诗存」十四卷，另加「田间尺牋」四卷；本书所刊，计分两部分：一为「文存」全卷，二为节编「诗存」为「诗选」。盖文取其全，因统属南明史料；诗在著者有杜陵「诗史」之自拟（见「文存」「生还集序」），乃选其「纪事之大者」（引用「所知录」「凡例」语）。至其另加的「田间尺牋」（详璚楼居士跋），纯为晚年之作，无与史事，故未选录。

本书原集湮埋于世者达二百余年，著者当年曾一再致意于刊行。其在垂暮之年「与姜在湄」书中云：『仆今年七十九矣，……所刻「田间易学」、「诗学」、「庄屈合诂」并诗、文二集，合得五种，所费不貲；先代许多关系文字俱不及刻，以俟后来阐幽耳』。所谓「先代许多关系文字」，当指「藏山阁集」（亦称「藏山阁稿」）而言。又「与姜奉世」书有云：『道积命卒「藏山阁」之刻，今已始事矣。……书固未能行世也』！「与休宁令廖明府」书又云：『尚有一集，亦已授梓；皆在贵乡（按廖系闽人）与岭南所作，未免略涉避讳，不便印行』。又「与王节安」书：『拙作付坊间，何法得推行』（均见「田间尺牋」）！按著者卒年八十有二，这些书札俱作于谢世前不久；可知原集当时虽尝付梓，但以「略涉避讳」，未能行世。据原集序跋，迄至光绪末年，始由龙潭室主、璚楼居士依桐城萧氏所藏钞本，连同「田间尺牋」一并刊行。著者所冀「阐幽」之愿，终于获偿；今日研究南明史者，亦得窥见部分原始资料，可云幸矣。刊本有序跋四篇，萧跋为其所藏钞本而作，余为刊行时所增；今特并置本书卷首，藉以觐知著者及原集的概略。

至于前刊「荆驼逸史」本「所知录」，原非足本。其「凡例」（前刊题作「自序」，误）之一所指「三疑案」以及「覆国之奸」（按后者指阮大铖），录中并无所纪；又其所云「或无纪而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转详者」

之诗，在卷上「隆武纪事」中略存一二，余均未见。揆诸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所知录」除「荆驼逸史」所刊「三卷本」外，另有「六卷本」一种（新学会社据传钞本排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清郑芝青手钞本，目分卷一「隆武纪年」、卷二至卷四「永历纪年」（上、中、下）、卷五「南渡三疑案」、卷六「阮大铖本末小纪」，与谢考「六卷本」所叙相合。钞本卷首并有徐时栋手题记：『「所知录」六卷一本，郑芝青手钞本也。同治七年，城西草堂徐氏收藏；明年八月重订。录中多载已作而不甚佳。……』。另有「城西草堂」、「柳泉书画」等印记。所谓「已作」，系指著者自己所附之诗；如上所述，这在「三卷本」中几全芟删。盖如傅以礼跋文所云：『分系诗篇，人亦疑有乖史体，故传本每多删削者』；「三卷本」即属此种删削本之一。但傅氏深知著者苦心所在，接续云：『不知钱氏本擅词章，所附各什，尤有关系。祇以身丁改步，恐涉嫌讳，未敢据事直书；不得已，托诸咏歌，藉补纪所未备』（见「华延年室题跋」）。这些诗作，今均于本书中见之。此外，两本相较，「隆武纪年（事）」一卷所纪正文相同，「永历纪年」「六卷本」分（上、中、下）三卷、「三卷本」并为两卷（这可能因删诗而减缩卷帙）；至「六卷本」所列「南渡三疑案」与「阮大铖本末小纪」两卷，「三卷本」均删割无存。这被删割的两卷文字，亦并见于本书中；惟「阮纪」题称「皖髯事实」，稍为有异耳。因此，本书之选辑，并可弥补前刊「荆驼逸史」本「所知录」之缺失。（吴幅员）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另藏有「所知录」五卷本，清是亦居钞本；前四卷与「六卷本」同，卷五同列「南渡三疑案」、「阮大铖本末小纪」。但在「卷五」二字下注：『原本无卷数，以下附录』。换言之，原本「所知录」正文应为四卷，余为「附录」而已。附志于此，以备书志学者之参考。（幅员又志）

原集序跋

钞本跋（萧跋）

刊本序（一）

刊本序（二）

刊本跋

钞本跋（萧跋）

田间先生所著「诗学」、「易学」、「庄屈合诂」及「诗集」二十八卷、「文集」三十卷，均康熙二、三十年间昆山徐氏助资雕版苏州，先生躬自督工雠校，皆行于世。惟「藏山阁集」二十卷，据先生与廖明府书，亦曾付梓；然未见人间藏有印本。惟二十年前，于先生族裔香圃茂才家见之，乃其大父白渠

先生手钞也。前十四卷为古今体诗，内分「过江集」二卷、「生还集七卷」、「行朝集三卷」、「失路吟」「行脚诗」各一卷；起崇祯十一年（戊寅）、迄顺治八年（辛卯），凡一千零五十六首。卷十五至二十为书、疏、议、论及纪事、杂文，共二十五首（今刻「文存」，另分六卷）。是集诸诗，皆纪出处时事，无意求工；而声调流美、词采焕发，自中绳墨。虞山钱宗伯撰「吾炙集」，特多著录。先生「生还集」自叙云：『所拟乐府以新事谐古调，本诸弇州新乐府，自谓过之。五言诗，远宗汉、魏，近间有取乎沈、谢，誓不作陈、隋一语；唐则惟杜陵耳。七言诗及诸近体篇章尤富，皆欲出入于初、盛之间；间有为中、晚者，亦断非长庆以下比：此生平诗学之大概也』。其书、疏、议、论、书牋，皆论明季时政；杂文，皆纪南渡时事：皆有关于文献。生平经世之略，亦可于此见矣。

光绪己丑三月，桐城萧穆。

刊本序（一）

「藏山阁文存」六卷、「诗存」十四卷、「田间尺牋」三卷，桐城钱饮光先生遗着，同邑萧氏所度之钞本也。犹忆幼时读方望溪文集，即稔先生为胜朝耆旧，与杜于皇辈同以诗名。其后复于国初诸家集中，杂触杂受，以得先生之言行。已而于吴中获见先生「易学」，知其演倪、黄绪余，为治「易」者别宗。先生暮年，尝躬至吴会刊所著诗文全集，鬻诸市以自供；故其致王节安书，有「拙作付坊间，何法得推行」等语。然则此槧当为先生刻全集时所自芟存之别本。盖其中多据事直书，且有忌讳语，易罹文网故也。

先生少有声闻，为当时江表诸布衣之一，与方密之诸人友善。明都既覆，福王由崧为马士英拥立于南京；阮大铖以阉党久锢之余，竟援马起用，挟「南都防乱檄」之憾，修怨东林，党祸甚炽；驛先生名于党籍，名捕四出；先生乃亡命三吴，幸免。俄而南京破，福王被执，先生因佐嘉善钱■〈才秉〉起义兵。■〈才秉〉，故南京吏部文选司郎中也；顾不崇朝，遇战即败死，先生又幸免。会闽中立唐王聿键，间关赴之。至则早为黄漳浦所荐；谒选，授推官，得吉安。值疆臣已前举人题补矣，乃改授延平。未几闽破，粤中立桂王由榔，先生复度岭走粤。连上二疏，请急经营江西以图恢复中原，引两汉关中、河内为喻。其言咸中历物之意，关于当时存亡大计至切；顾竟不见用。会集投奔诸臣廷试，先生得庶吉士、翰林院教习。居粤二年，亲见武夫悍恣、纲纪陵夷，大势已去，不可复为；重以孙可望挟封事起，内溃之势尤岌。先生乃引归，遂以文学著述终老，克享大年：此其生平之大略也。

尝谓明室之亡，讎非人谋之不臧耶？怀宗旧劳于外，习知天下险易、民生息耗，又复怀澄清之志，宜有拨乱反正之功矣。然因偏愎自用、好行小慧，以

操切之术行政，遂为温、周诸奸所挟持，终其身末由觉悟；而当时贤人君子，则被杀逐、遭廷杖者接踵不绝，求跂息之安而不得。迨至国破之余，诸王踵起，救死不暇；犹搦党锢之余波，弃大谋而安晏毒。其时朝臣、镇将，又颠倒于恩讎我尔之痼见。弘光短祚，仅为宵人傀儡；其余小腆残腊，且蹙蹙于悍将骄卒之手，生息于其肘腋，虽欲薪存，抑胡可得！顾今夷考其世，当时牧相百僚，实多贞干练事之人，皆中屏藩之选；下至里閭之士，怀忠信、笃道义，匹夫匹妇临危不改而致命遂志者项背相续，绝非历代末叶所及。本朝入关定鼎，其风流余韵犹能泽及百年，何其盛也！夫以如是之人材而终不获致安危扶倾之效，明室之亡，转如拉枯摧朽。此其原因虽甚驳杂，今为简语以明之：则从来专制之朝皆行迫狭酷烈之法，始也虽能凭假天然之力以振一旦，既也天然之力浸穷，乃至无复相假，朽索驭马，其势终必逸去而无幸。当此之时，虽有善者亦无如何。此里俗所以有「一姓不再兴」之谚，殆为专制言也。乌乎！世之君子观于明亡受祸之惨与夫今日大势之所向，而犹欲守一覲之见，师其成心以断制天下，斯非所谓「大惑不解、大愚不灵之至」者耶！

歙县汪德渊。

刊本序（二）

明政失纲，海内鼎沸，流贼陷京师，怀宗殉国；诸王拥行朝虚号，播越于江、浙、闽、粤间，卒以覆亡。呜呼！明之自蹙其国也。廷臣构于上，奄臣乱于中；贪鄙鲜耻之夫盈天下，泰然居民上，日从事朘削，民无以遂其生。及根本动摇、大命将去，虽有英君哲相起而图之，然亦无可为救。国家之民气，百年养之而不足，一朝丧之而有余；呜呼！此岂独有明一代然哉！

明之亡也，在下者颇多忠义奋发之士，其民气似非无一可用者。士或效力行阵，奔窜颠越，不易其志；穷阴闭结之气郁而无所发，或托之文字，摅其忠爱之念。当中原板荡，不能拨乱世反之正，行道于当时；穷愁著书，传之来祀，使天下正义不绝如缕，如梨洲、亭林、船山、二曲诸先生者，足以风矣。田间先生，胜国逸老之一也；学既宏富，又负经世之略。所著「诗学」、「易学」、「庄屈合诂」及「诗集」、「文集」已梓行矣，惟「藏山阁集」以多忌讳语，未能付剞劂；其已行之诗、文集，亦列入四库「违碍书目」，书籍不存：识者憾焉！

龙潭室主曰：昔孔子生周之世，阐扬殷之三仁；汉室文网疏阔，司马迁乃成「史记」。韩昌黎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以朝代兴革之故，霸者虽能取夺于一时，而公理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盖自有未能湮废者也。予读兹集，可以观明代兴亡之理由，天地之气之所以赋畀于吾民者，犹于是乎！故课之璚楼，毅然印行之，俾广其传。田间学业已自不朽，名以久而

弥彰；而又何待予之喋喋耶！

是书校刊之役，阅时凡三月。于其发行也，爰为之序，以谗来者。

戊申十一月，龙潭室主。

刊本跋

丁未冬十二月，遇桐城萧君幼孚于皖垣。幼孚为敬孚先生哲嗣，藏书甚富。间有精本、钞本，皆手自记跋，具见先生所著「类稿」中。幼孚贤而好士，余因得纵观先生之藏书；然其精本、钞本，以初交故，不敢请也。一日，过幼孚案头，见「藏山阁」钞本，亟请授读；幼孚并检先生跋语示之，惊喜过望。田间为胜国遗老，且受知遇于行朝；黍蠹麦薪之思，比亭林、南雷而尤为幽深挚切。故其所著书，语多忌讳，不能推行；康熙二、三十年间徐氏助资雕板之田间诗、文集亦复毁去，名列「违碍书目」中，可覆按也。又按幼孚所藏钞本「违碍书目」有「藏山阁集」名（刻本无），则先生跋语所云「亦曾付梓」，或可信也。幼孚又出示「田间尺牋」钞本四卷，皆肫肫于丐资刻集。前辈疾没世而名不称，何如是之结心而刻骨耶！其与姜奉世书云：『藏山阁乞序，能为拈笔否？但得数百字略述本末，以弁于端，足矣；书固未能行世也』。玩此语，又似此集未经梓行者。然窥此老专一不忘身后之名，而此集所咏歌、所记载皆足以资胜国之文献，隐然自托于杜陵诗史之林；于故君故国，惓惓然有余恟焉，则又安肯藏之名山，托空言以自慰！其为刊后被毁无疑；故世间无印本也。

此钞本仅有先生一跋，朱墨圈点皆先生所加。幼孚云：先生久欲校刊行世，以补正史之阙疑。余悲田间之志而与先生保存文献有同心，遂将此集暨「尺牋」缮留副本，就商于龙潭室主校付铅印，以广其传。

戊申十一月，璚楼居士。

藏山阁文存

桐城钱秉镫（饮光）着

书疏

书（一）

书（二）

序

议

论

传

纪

杂文

书疏

拟上行在书

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

端州拟上第二疏

词员不宜冒滥疏

请宽金给事疏

拟上行在书（乙酉年十二月出闽赴江右上）

臣江北■〈鱼且〉生，少负虚誉，为海内贤士大夫所知。值南渡，马士英、阮大铖二奸当国，窜名党籍，遍行追捕，必置之死；臣亡命三吴，幸而获免。会南都丧失，嘉善吏部臣钱■〈才秉〉建义起兵，召臣入幕。■〈才秉〉败走震泽，将由间道奔赴行在，于八月十七日与虏遇；■〈才秉〉死，臣妻方氏提抱子女同时赴水。臣比以他事登岸，幸脱于难，仅存一子；芒屨茧足，崎岖两月，始抵闽关。辅臣黄道周闻臣之难，即以臣名与徐孚远、徐鸣时、吴德操同登荐疏；诸臣随已录用，独臣羁困始达，奉旨召对。臣与德操合词具疏，求俟乡试；奉旨：『国家多事，破格用人；某等既经辅臣荐举，吏部即与试用，不必更俟乡试。钦此』。臣与德操随到吏部，于本月〔某〕日与诸选人一体考试。■〈学，豕代子〉冢臣曾樱擢置第一，授职推官，欲任以危疆，使图报效；即拟注选吉安。旋闻督臣已有题补，乃令随江西抚臣刘广胤同出赣州，相缺补用。臣已辞阙就道、远违辇跸，无缘获覲天颜，陈其管蠡之见，仰副陛下召对之旨；中心郁结，欲去迟回。辄窃效古人臣上书之例，以少摅其狂瞽；惟陛下采听万一焉。

臣观周、汉以来称中兴之主，必推宣王与光武。宣王承流彘之乱，天下未更，共和夹辅；旋以复国，王修德勤政，卒为令主。若光武不由正统、不阶尺地，驰驱马上，百战成功，光复汉业；与周宣之难易，固不侔矣。今陛下所遭之时、所处之地，适与光武符；而陛下雄才大略、亲贤爱民，亦正兴光武等。海内闻之，莫不翘首瞻望，以光武期陛下。观陛下所施之政事、所下之诏书，未尝不效法光武，而以光武自拟也。以臣观之，陛下所法者，皆光武底定中原、即位以后之事；而所由艰难辛苦以成功者，臣尚未之见也。史称昆阳之战，光武自将步骑为诸将先，一以当百；遂乘胜合势击斩王寻，威名震于宇内。宇内望风而服者，服其一战之威也。迨其持节以徇河北，河北诸郡争应。王郎所得入者，独一信都耳；而信都孤城，太守任光闻其至，大喜，亦以昆阳之战，喜足以抗贼也。由是，合渔阳、上谷破灭王郎而悉降铜马诸贼，尽有河北之地。每战，光武未尝不陷阵，岂好劳而乐危哉！诚以创业之主，与继统不同。

继统之世，将其将也、兵其兵也，天下有变，下尺一征之无不至、以军法督之无不从；故以唐肃宗播迁灵武，而李、郭皆为用命。若光武之中兴，犹创业也。先朝之将吏，平居皆与等夷；一日俨然其上，非有雄略武功足以大服其心而惟诸将之是恃，彼固以非我无以定天下也，骄悍之志所由起矣。光武非徒始事时然也；正位以后，平彭宠、破张步、灭隗嚣，皆身御鞍马，亲历戎行。车驾所至，军吏勇决争先，惟恐后出，是以随到成功；则亲征之不可以已也。且以周宣王有吉甫、方叔、召虎之将，北伐南征；至于徐夷不靖，王躬率六师以行。观「车攻」之诗，借搜苗以讲武事，未尝习安逸、忘驰驱也；况光武乎！陛下昔以藩国倡义勤王，天下称之，则固已习于武备、谙于戎伍矣。一旦遭遇国变，为臣民所拥戴，建号闽中；夫闽中者，犹汉高之汜水、光武之鄱南，即位之所耳，岂以是为定鼎地哉！御极将半年矣，四方迎驾之疏迭至、亲征之诏屡颁，未闻出闽一步：徒遣纨绔之将、象人之兵，揭竿千余，及关而止。使天下之疑陛下有安闽之志而无进取之图，甚非所以慰云霓之望也。而陛下亦有难免天下之疑者：即此一闽，本吾故物，非有战功取而得之；建号以来寸土未拓，而乃大封功臣、爵赏从龙、访求南阳故人为报德之事。此皆光武功成以后之所为，而陛下行之太早耳。陛下今日宜以天子之尊，行大元帅之事，百官不必备、卤簿不必盛、朝仪不必繁。昔马援初到洛阳，光武在宣德殿庑下袒帻坐迎；援曰：『臣前至蜀，公孙述陛戟而后进；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坦易若是』！由是观之，光武不事边幅，仍承平天子之故文，概可见矣。臣谓陛下宜仿古巡狩之典，减去仪从，选朝士能任职者自随，轻骑戎服遍历各镇；所至之地，召对各官略去等威，使人人得尽所欲言。勉励诸将，激发其忠义；拊谕士卒，使人人乐为之死。此即今日亲征之实务，宁必躬冒矢石哉！

鲁王监国绍兴，诸臣不奉我正朔；同室起衅，貽笑敌人。陛下含容不校，手诏解和；此见陛下之大度而远略矣。既为一本，况属同舟；宜尽弃小嫌，协力共济。应有军需，以时输给；计程置驿，有警辄闻：岂惟笃亲之谊，亦是固圉之谋。闽所以偷安者，以有江东烽火相望，敌人不敢越而南向也。倘江东不守，仙霞一关岂足恃哉！昔唐高祖入关，推戴李密，使御东师；宋太祖不取太原，留蔽二虜。况势为唇齿之邦，而左右之手救乎！

今三衢候驾已久，而江右之杨廷麟请幸赣州、长沙之何腾蛟请幸湖南。臣以为圣驾不必出衢州也，宜敕守衢诸将与江东上下策应，要同一体；陛下直宜出闽趋赣，巡行江、楚。东南半壁之大势，固在楚也。腾蛟精忠老成，所将之兵皆经百战，新附之众不下数十万，军声丕振；此上谷之耿弇，可为陛下北道主者也。而谓陛下宜即驻蹕湖南，臣亦未见其可。湖南去闽已远，江东之羽书一时难达、诸将之奏请呼应不灵，不惟弃闽，亦已弃越。且贼徒新附，狼性难

驯；呼癸有时，脱巾可虑！陛下祇宜入其壁垒，拊循其将吏，以为渔阳、上谷之资，未可遽以为河内根本之地也。行在所宜，固莫如赣州矣。赣州扼南方之冲要、据江右之上流，居中策应，闽、楚适均；两粤转输，仅踰一岭。又其地势，险阨可守；杨廷麟忠诚足任，滇营守吉安兵敢战可用也。今闻永宁王，又以四营兵恢复抚州矣。守南昌者，左良玉副将金声桓也；良玉兵溃，势孤而降，本无多兵、亦非劲敌，协守之虏约略有数。诚命何腾蛟沿江列戍，守以新附之兵、直防荆虏之渡，以全军趋岳州攻取武汉，而以偏师出吉安与滇营诸将水陆并下，疾抵章门；诏谕声桓，许以爵赏，则城可不攻而下也。不然，敕各路义师绝其饷道、断其援兵，旬月之内可以坐困成擒。而乃移书监国坚守江东，敕勋臣郑芝龙兄弟尽发楼船之卒由海道直趋江南，分其一旅留屯舟山以为后劲、以为鲁援，全师径抵崇明，高垒久驻；出没苏、松之地，往来瓜、润之间，不必登岸索战，俟其水兵迎敌，即与交锋；浦口、瓜步进退不时，收其粮聚、拘其舟船，则南北路绝，江南义士响应蜂起，虏中诸将必有内变，悬不次之赏以招归正之人；彼且狼顾无从，鞭长莫及，南都虽未宵奔，三吴亦已瓦裂；而吾上流之师闻风乘势，亦且血战而前，迅扫江楚、早下石头，与海师争先入之功矣。昔刘裕破卢循，遣水军自海道袭番禺，倾其巢穴；而自引大军击循于湓口。比循败日，番禺已陷数日矣。古人用兵遗法，固可仿也。

夫郑氏本起海上，其兵生长波涛，乘潮驾风倏忽千里；相距寻丈，超距可过。北人登舟，方且颠仆眩吐之不暇；而能与之争利哉？今乃令舍其舟橈，徒步执兵出关御虏，身无甲冑，跣足跳踉以当铁骑之冲突；一人被矢，则百人鸟散：是犹驱羊而御狼也。弃其所长、用其所短，计之失矣！陛下诚据上游而用郑氏之海艘以骚吴、越，纵未能攻城略地，而瓢忽上下使敌之所备益多，则江东可守而我之边圉益固。及是时，君臣交儆，讲求用人治兵之道，即江、楚一时未下，我师日出，彼势益分；不出数年，中原、秦、晋之间必有起者，我乃可徐而制其胜也。昔汉高破楚，用彭越居梁地以扰楚；复使刘贾佐越往来，烧楚积聚：使籍疲于奔命，因以成功。故臣望陛下以刘贾用郑氏也。诸葛武侯之治蜀，岁出祁山，彼岂不知魏未可遽克哉；而劳师不倦者，宁使魏之防蜀，蜀犹足以立国。至于蜀师不出，徒以防魏，则蜀事去矣。故臣欲陛下用何腾蛟以为武侯也。彼郑氏犷悍之习，羁縻未久，为闽士大夫所不礼；阴行贼害，其故智也。然拥戴陛下，亦有微功。臣愿陛下记其功而赦其过，推诚委任，山河之誓爰及苗裔；不强之以出关之所不能，而用其翻江搅海之长技。彼知陛下将大有为，不恃此闽；无可要挟，而又不忘己德，宁肯违所乐为以自弃其前劳哉！然则陛下第一出闽巡楚蹕赣、协和鲁国、固结郑氏，恢复之大势已定；陛下亦何惜而不为也！

臣甫入行在，即持此论；廷臣闻之，呵为书生妄议。退然自废，默塞于中；终不能已，辄复冒昧奏听，搃此征忱。试以陛下之神武、更加睿算，审度时地，万一可行，必不以臣为狂言而加罪也。彼廷臣因循苟且，偷安旦夕而已；乌知大计哉！臣不胜激切悚息之至。

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戊子年十月）

臣本江北诸生，谬以虚名，为奸臣马、阮所害；罗致党锢，亡命三吴。值留都失陷，臣宗原任南京吏部文选司郎中、赠太常寺卿钱■〈才秉〉募兵起义，召臣同事；兵溃，■〈才秉〉死震泽，臣仅以身免，臣妻挈子女同时殒命。止存一子，携从奔闽，为辅臣黄道周疏荐，蒙下吏部考授推官，注选延平。未数月，遂有汀州之祸。臣适捧檄查盘各属积谷银丙，至永安县闻变；所携一子，旋又散失。比知天命不改、正统有属，同事诸臣度岭者皆得与拥戴之列，独臣留滞异域，无路南归；窜伏山谷，备历危苦。于今年三月闻江西反正，冒死出闽；甫至建昌，江省被围。旋闻粤东勋臣李成栋以全粤归附，邀请车驾驻蹕端州；间道宵奔，幸达行在。不图陷阱余生，重见天日；胡尘满目，复睹汉官！而臣也双鬓依然，角巾如故；交亲相见，莫不共讶为游魂！父子重逢，臣亦自拟为一梦；痛定思痛，喜极翻悲！惟躯命之尚全，岂仕进之敢望！但得以布衣随驾还返旧京，歌咏中兴、作为雅颂，于愿足矣；宁复有所希觐，效入闽上书之徒，求召对以冀擢用乎！然臣新从虏地来，见闻可据，不敢不效一得之虑于陛下也。

臣观今日中兴之大势，实在江西。自江西反正，中原震动，四方响应；争知汉室之将兴——即东粤从风，亦由南昌之首倡也。而今南昌受围五阅月矣；两勋困守孤城，望粤东之救，眼欲穿矣。臣顷度岭，遇勋臣成栋出师下赣，兵威甚盛；成栋尚驻南雄，以俟赣州之降。监军侍郎张调鼎见臣，言赣州降书迭至，旦暮可下；赣下，即长驱而进以解南昌之围。臣以为赣未必下，而南昌事甚急也！臣所从间道，去赣城三十里；土人有言『城中兵每日早出暮归，每骑须括粮三石，押运入城；今村中粮且尽矣』。据此，乃坚壁清野之计，无降意也。其言降者，所以缓王师之出岭而候南昌之信，以南昌卜也；我胜则降、彼胜则抗，情理易见。而勋臣信其必降，退居岭上，听其增修守御；误矣！且解南昌之围，何必定先下赣州乎！赣州虽不降，亦仅足以自守。今以一兵驻南安缀赣州，使不敢出；而湖东、湖西皆有路可达南昌。臣由湖东来，建、抚各郡邑皆为我守，虏亦置之不问；自新城历南丰、广昌、宁都以至雩都，皆两勋所设官征粮守城，士民冠服如故。唯雩都城内仍是虏官；城外皆我百姓，无剃发者。间有剃发者在津口守渡，以舟渡臣；自言系守城兵，极称岭南军威之壮、兵甲之精，意若引领望其速至，则此辈情已可知。至于湖西一路

，臣不深悉。闻吉安守将刘一鹏，本与两勋同举事者；今虽为虏守，犹怀观望：此两路皆可进兵。今督师何腾蛟新复衡州，其势甚锐；各路之兵，尽壁长沙。诚令以偏师由衡州出吉安，数日可至，吉安必望风而降；而分长沙一营直趋袁州、取临江，其势甚易。成栋舍赣州不攻，以全师驻信丰；下兵雩都，收召湖东义师可得十数万，使为前驱，而会湖西之师两路并进，分驻东南二隅，以全力与虏对垒，以游兵统率义师，更翻往来。四路迭进，以挠守围之兵。义兵虽不足战，而以慎堑决围，则虏力分而备御不及。城中受困已久，望见两路旗麾、大兵云集，勇气自倍；奋死开门，背城一战，外内合击，虏未有不败、围未有不解。解围之后，而并力乘势直下江南，江南可传檄而定也。臣故曰：救江西，为今日中兴之急着；舍赣州而径下，尤为今日救江西之胜算也。迂儒谓宁濠之败，以赣州议其后。当天下之一家时，反者独在南昌，赣州据其上流；宸濠空国而出，义师乘虚捣巢，不败何待！今以兵驻南安，是据赣州之上流也；彼若分兵蹶我之后，则南安亦得以乘彼之虚，彼宁无后虑乎？而况东西合势，则赣州孤注，如处囊中，固有不待招而自降之理矣。

臣本咕哔小生，不知戎事；但观古人用兵之机宜与今日进取之大势，如臣所见，似不为谬。乞下臣此疏与廷臣共议之！并赐面对，俾得口陈委曲、指画形胜，使了然于陛下目中；亦不负微臣万死趋朝之寸忱也！臣不胜激切之至。

端州拟上第二疏（戊子）

臣以十月某日至行在，随于某日具疏略述过岭情事，并请急救江西；奉旨「该部知道」，业已斥为妄议，置之不问矣。臣在岭上与监军侍郎臣张调鼎言，赣州必不降；欲解南昌之围，当分出湖东、西两路，不必先下赣州。调鼎以语惠国成栋，成栋谓臣「书生不知军计」，信其降书，驻师岭上，拭目跋足以望降幡旦夕出虎头城；而今已一月矣。成栋知为所诳，复回省城整兵措饷，以图再举；则臣之妄议，得毋犹有可采者乎！虽然，畊问奴、织问婢，老成谋国，自有胜算，固非臣书生之所宜言。而臣在辇下月余，据所见闻，则又有不容已于言者。

方陛下播迁柳、庆之间，崎岖困顿。惠国成栋一旦举全粤归朝，迎蹕端州；军国之需悉以取给、尚方御用皆由上供，可谓功在庙社者矣。官兵十余万，皆仰粤东之饷；则粤省钱粮，朝廷自不宜问，尽以付成栋养兵可也。独是一省司、道、守、令铨除之权，似宜仍归吏部。夫天下所以奉一天子者，以赏罚之权自天子出也。今此一省除官置吏，皆由惠国而吏部不知，粤人岂复知有天子乎！是陛下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也；惠国以名奉陛下，而未尝以实奉陛下也。惠国有大功，且奉「便宜行事」之敕，阃外得以自专；久在行间，顾未深达国体耳。而粤西及湖南诸藩镇皆引此为例，亦安用朝廷哉！宜诏惠国子

李元胤，面谕以禁止各藩题请之例，须自粤东始。以后凡系武职，人地相宜，径行题授。至于司、道、守、令缺出，照旧报闻；应补者列名题序，以凭吏部补用，不得坐缺题补。元胤颇知大义，自能仰承上旨；惠国朴诚奉公，深恶诸藩之专擅，自不肯以己为之嚆矢也。

昔汉世祖天下已定，赏赐旧劳；冯异曰：『愿陛下无忘河北之辱，小臣无忘中车之耻』！况今祇暂驻一隅乎！车驾之在粤西，险阻艰难备尝之矣；今乘輿服御幸且粗备，正枕铃卧薪之时，非高居称朕之日也。臣亦闻宫中一切皆从俭约，未尝有奉养之侈；而窃疑有怀安之志矣。语曰：『晏安酖毒，不可怀也』！此于国家无事之时，以此为傲；而今何时也？今之时，譬如喝行得荫而休，喘定则行；未有以荫为大厦者也。如泛海遇岛而泊，风利则去；未有以此岛为安土者也。陛下宜及是时与诸大臣朝夕坐论，求所谓兴复之大计，命廷臣非时言事；四方上书者，即予召对：皆略去等威，使得尽其所欲言。慷慨誓众，下亲征之诏；手敕藩镇，期以身为诸将先。即不然，楚、粤近关之地，简仪从、御鞍马，不时巡幸，以示不敢宁居。四方闻之，知上志将大有为，未肯偏安自足；而人心奋矣。臣闻古之人君，不下堂陛，而精神周乎四海；斋居一室，而志气可通上帝。故臣愿陛下勉厉其精神志气，以上回天意而下动人心也！

今者用兵之机宜、措置粮饷、抚绥百姓，其事权总在藩镇，朝廷所不能知；朝廷所知者，用人行政而已。今政之可议者，莫如名器之太滥也。夫朝廷所以奔走天下者，惟此名器。自播迁以来，天子徒拥虚位；而奉为共主者，以名器锡自天子足重也。唯其足重，故宜益自重之以制天下。勋臣成栋以全省归国，爵以通侯，所谓功懋懋赏也；既封广昌侯，未几复晋惠国公，臣窃讶其太速！夫爵至上公，崇已极矣；后将有恢疆灭敌之功，更何以酬？乃粤西有冒扈驾之功以封侯者，此进公、彼亦进公；尤可异也。爵以酬功，人重得之；以功不易致，故爵不易徼。今无功者与有功者并封，则有功者不以所得为重矣。得毋微加分别，以慰功臣之心乎！且今之佩侯、伯印者，累累矣；果皆以功封耶？封赏已颁，难以复夺；则宜定为典例：以后果有真正战功，案其功次，实封食邑若干户；凡未定食邑者，皆属恩泽虚封。使人知无功而封者，虽五等，非实爵也。惟此一线，尚足以鼓将帅建功之志；否则，无赏可行矣。又闻有迎驾小臣，假通判衔赍奏行在，径授佾都御史。夫佾院何官、赍奏何劳？而滥赏若此！宜今之台省班行，冒滥不可稽也：有门客而授御史者，有胥役而跻卿寺者；甚有不知来历，诡称闽中旧僚，即授以其职。满朝半是子虚，铨司等诸儿戏；褻越至此，其何以招豪杰之士而劝任事者之心哉！此皆不惜名器之所致也。

「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此在成周之盛世且然。今越在蛮方，所辖不过数十郡，朝廷犹口督府耳。但得一、二老成忧国之臣参赞密勿，择

直言敢谏能任事者十数人置诸谏诤之列及效奔走之劳；其庶司本无所事，度其有事者量设数员，使能者任之。居则侍从之班、出则扈蹕之士，要不过数十人而止：谓之正员。此外皆为散员，听其优游闲署，点缀班行；倘才能足用、保举有人，实补正员可也。国初，内阁祇用学士，调旨而已；非真宰相也。九列有贰、有副，但取胜任，何必定是正卿！即各衙门皆须留有余地，以为可升之阶。李泌以白衣成灵武之功、陆贄以学士靖奉天之难，岂在高位乎？

今之从龙与反正之臣，其位已极，所居皆要地也；终日所讲求者，曰振纪纲、遵典制。臣观其所谓纪纲，不过上下接见、文移往返之体统也；所谓典制，一皆先代之陋规也。先朝由之以误国，而今欲循之以中兴；臣所不敢知也。此皆今之矫矫自命谋国者，且如此！至于盈廷师济、居然两榜、直跻崇班、名为科目之旧人，实是先朝之废弃；唯喏而外，不能出一语、建一议。臣以为其人皆可去，其官皆可省也。今之郡县有司，亦至贱矣。臣前过南、韶，见有悍卒急索水夫，直上太守堂戟手厉骂，太守避不敢出；听其声，即本郡人也。一隶行伍，即可以凌辱府主矣！又在粤省，值新泰伯郝尚久出镇潮州，惠国命南、番两县置酒饯行；酒席不盛，即令锁二令以去。守、令为亲民之官，国家根本所系；今一贱至此乎！无他，为其官者本皆无藉之徒，夤缘贿嘱而得之，志在饱其所欲而已；故虽凌虐至此，亦甘心受之！祇以失官是惧。不以受辱为嫌也。以此辈牧民，岂复有忧国恤民之志哉！故臣谓宜罢题授之例，归其权于吏部。于朝班散员中，诏廷臣保举堪任守、令者，严连坐之法；陛下从而召问，使之细陈吏弊民隐，量能授职，下部分别铨补。虽不能尽得循良，亦必少知自重，恐累及举主矣。凡出守者，带兵部郎衔；作令者，加兵部司务衔。如宋时以朝官出知某府、某县事，定为藩镇将帅相见之礼。其有骄弁悍卒、干纪无状者，一面申详总督、一面揭呈行在部院，移会严处。凡赴官时，皆给以敕书，即以此项入敕，务令实实遵行；庶几守、令稍重，而贤能者得以有所为矣。夫兵部，重地也；四司官，华选也。往时职方一司，与吏部文选司并重。自南渡以后，滥觞特甚；故有「职方贱如狗」之谣。边庭将吏，视此一官，等之弁髦。虽属虚衔，然使之贱视此衔，其何以重国枢而驭若辈乎！臣请清其途、慎其选，与吏部、台省称四衙门；慎简老成练达、素有清望者为之。四司不必备，无其人，缺之可也。其虚衔，惟守、令得以假借；而一切题授监纪，皆以同知、通判等官代之。如此，则兵部官重，使藩镇闻之，知朝廷枢政一新；重枢司，即所以重武职也。

国初取士之法，亦多途矣。其后特重资格，而朝政半为资格之徒所坏，以至于败；迄今资格犹不能尽废也！夫资格之士，非心尽足误国；然可与谋国者，几人哉？况今播迁之日，无地开科，所为两榜者无几，亦且尽列高班矣；则

欲用人，势不得不取之资格之外也。夫资格严，则足用者少；资格废，则滥进者多。臣观今朝班中，其出身本末不可考者，比比然矣。若夫江、浙、荆、楚一介之士，身世未受国恩，顾不肯陷没异域、崎岖百折以赴行在而上书言事者，其人气节、才智亦已可知。然或有久在粤地，诳称初来；本属游滑，冒名义士：假托联络，徼取美衔。臣谓宜特设一求士馆，择廷臣通达国事、阅历多而见闻广者领之；四方至者，必先令到馆，访以敌情之虚贯、所过山川关隘之形势及将领守令之能否；凡其欲言于陛下者，皆令指掌悉陈。辞气之间，其人之情伪优劣，斯以见矣。然后列名引对，陛下虚怀倾听，更端以问；所奏不穷，是真可用者矣。然后下吏部酌量予官，其愿留者置之散员中，以待擢用；欲出者，亦假以虚衔，如其所请以给之。如是，则假冒者罢，而稍有抱负者接踵至矣。或曰：凡入关讲联络、请敕印者，皆亡是公之流也。念其远来，薄酬以官足矣，敕印不必给也；即使联络、潜伏山中，亦何所补于国事！夫无补于我者，未必无损于彼；且以此辈思汉之心九死不回，奖以一敕、酬以一印，宁为过与？若中兴之后，彼据敕印以求实官，固所愿矣。

臣所言用人行政者，此其大略也。而更有欲陈者，则以王言不可不重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一人能驱策之者，赏罚而已。赏罚当，则人心服而事治；赏罚不当，则人心不服而事隳。今式微之日，亦惟有赏，而罚不能行矣。然而即寓罚于赏，以不极其赏为罚也。而今之赏，又皆已极矣；则惟有优诏温纶以示赏，以不极其优温者示罚也。而今之纶有不极其温、诏有不极其优者乎？其得之者，不以为重；其不应得而得者，亦视以为应得也：则陛下更以何者驾驭群雄乎？且夫票拟有体，先朝邸抄可据，多不过数十字、少直十数字；庄重简当，一字温严，奉为袞钺。而今有作俳语者或用骈偶、或用诗句，引故实作隐语；此何体也？旨下，识者往往摘为笑柄；所以褻国体者极矣！至于诰敕之体，有散、有排，惟以词之尔雅，言之曲畅而能深入人情者为贵。陆贽谓：『诏书，以言感人者也。感人者，惟其诚，不惟其文。故奉天诏下，而将士、吏民皆为感激下泪，诚感之也』。夫德宗岂实有诚心哉，亦为诏书者能取人人之所欲言者而言之痛切，以是足以动人。是故诏令一下，而将士之气以鼓、吏民之情以定。古人有「一纸书贤于十万师」者，则诏书之所关非轻也。臣观今之撰敕者，皆用四六；如表、如启奖誉臣下，一如有司之夸颂上官。彼既习以为常，受之亦不宠也。至于寻常颁行郡国，率皆肤袭陈言。未尝有一字直入民隐，代诉其苦；未尝明白条析利弊，使民知所从违。是以明诏屡下，官吏视若罔闻、闾阎多未寓目；使朝廷德意不能下宣，则代言之无其人也。今宜敕阁臣：调旨悉遵旧章，不许辞费。而妙选文学博雅之儒使入翰林，专管诰敕，一以陆贽文为式，语简而意诚，一字足以为荣辱；则赏罚犹存，而太阿之柄，朝廷

尚得以操其尺寸也。

以上诸事，皆非初到小臣所得言者。臣虎口余生，得依日月之旁，无复仕进之想；惟是望治之心甚切，情难自己，故敢肆其狂瞽，冒触忌讳。惟陛下鉴其微忱而采其一得，臣不胜激切悚惶之至！

事权业落于藩镇，而赏罚必整于朝廷。揆时度势，所为措置之方，首在厉精图治；躬履艰辛，以为诸藩镇先。至于铨除之际，务惜名器、汰冗滥、肃体统、破资格；国政一新，人心自鼓。兴复之大计，不外是矣。末段又抽出诰敕另叙，总期郑重得体，不袭陋规；亦即所以还赏罚之权于上也（自记）。

词员不宜冒滥疏（庚寅二月）

为词员不宜冒滥、特典未可弁髦，恳谕辅臣仰体上意，罢行改授事。

臣以外吏，于去冬十二月蒙皇上临轩御试，取中第二名，特授庶吉士、翰林院教习。今年正月，闻南雄报警，皇上移蹕梧州，实时下罪己之诏播告中外，并敕谕各边督抚、藩镇诸臣共十一道。惟时从官纷散，撰文乏员；辅臣严起恒召臣至阁，命即席起草。稿呈，辅臣谬谓「得体」；随即奏闻，命臣以庶吉士承乏诰敕。虽名诰敕，其实皆应内阁中书撰文，非翰林所职掌也。既至梧州，起恒注籍、王化澄起用，诰敕纷繁，悉由内阁中书；不系衙门职掌，臣等不合与闻。今晨阅邸抄，见辅臣王化澄一疏特荐内阁中书二员，请改编修，管诰敕事；臣窃骇之！

夫翰林与内阁，皆有诰敕撰文之称，名同而实异也。翰林所掌内外制词，凡有御制之文，命之视草；有锡命之典，辄令代言。其出于内阁者，祇一切寻常之敕谕也：旧有成规稿本，略加点窜，不过依样葫芦；名为「撰文」，实同「写敕」。今辅臣欲以内阁管诰敕者改入翰林为管诰敕，是翰林之诰敕撰文，犹之内阁之诰敕撰文也；改中书为编修管内阁之诰敕，是欲以诰敕撰文之翰林而为诰敕撰文之中书也：不亦谬乎？辅臣岂据唐世有中书舍人知制诰故事，遂以为例乎？夫唐时中书，即宰相也；舍人，犹今之翰林学士也。本朝有中书科与行人司，皆称闲曹；惟奉差委、养清望，以候考选而已。若内阁中书，犹之政府之书吏也。先朝尽用贵郎，有加衔而无迁转；今已并是士流，循资升擢。且与中书科一体考选，业有清华之望；何必冒昧改官！即欲酬劳，宁无美秩，何必阑入翰林！且何得移内阁之诰敕于翰林，而以翰林官管内阁之诰敕乎！臣闻皇上即位以来，他职悉听荐举；惟翰林不肯假借。侍郎张同敞以中书为思文皇帝特授，陛下因事落其词衔，宁加卿贰！惟刘湘客以留守辅臣瞿式耜力争不已，得备讲读。故翰林久虚，廷臣屡荐不允，乃从礼臣黄奇遇之请，特开制科，临轩亲试；仅取八人，俱授庶吉士。辅臣引先朝推知考选之例，量授编检；圣意以出自特典、与考选不同，务令教习既成，时置左右以备顾问。又

谕辅臣曰：『自即位以来，用人行政，未尝由己；今纔用得此数人耳』。煌煌天语，谁不闻知！仰见皇上于木天一席，珍重特甚。愧臣等菲才，不足以上副盛典；惟有矢勤矢慎，以不负特达之知。今遽欲以中书改编检，何皇上重视之而辅臣藐视之也！若以此官不足重轻、任意改授，则临轩此举为无谓矣！若以臣等才品不如荐者，则御试所取为不明矣！且此二员又皆御试摈落之士，以皇上所不取者为辅臣所特荐，皇上所取者仅授庶吉士、辅臣所荐者欲径改编修，不几于无上乎！辅臣亦第未之深思耳。伏乞皇上谕以「衙门自有定例、职掌各有攸司，所荐二员量与优擢，翰林一官且免改授」；庶不失皇上始终慎重之盛意也。

臣因衙门前辈仓卒追随，一时未至；新进数人，臣为之长。恐辅臣一时之误，遂开后来滥觞之端；辄敢引例以争。僭越之罪，知无所逃；恭候裁处定夺，臣不胜悚息之至！

请宽金给事疏（庚寅五月）

为科臣刑伤独重、谪戍瘴乡尤远，恳赐哀怜，全其残喘事。

臣闻君之于臣，犹父母之于子也。子有不肖，父母必创惩之；创之已极、至于将死，则父母必回雷霆之怒，而生怜悯之心。是故君、父之创惩臣、子，惟其罪也；罪有应得之罚、罚足蔽罪而止，初未尝与之为仇也。若他人为难，则必仇之；仇之，则不杀不止。古今来往往有臣、子见杀于君、父者，非君、父杀之也；仇之者必欲杀之，于其一事之失、一语之谬吹索无已，听之即一死尚有余罪：故君父不得不从而杀之也。

原任兵科给事中金堡，以戆直之性，率意言事，罔知忌讳；又恃其才气，陵忽朝士，多所纠参。满朝切齿；于移晷之晨，交章攻击，劾其「结党五虎、把持误国」，将必置之于死。皇上曲加宽恕，予杖谴戍，可谓法之允当者矣；而攻之者尚未已也。顷因勋臣某等陛见，皇上召对龙舟；臣以承乏诰敕，窃厕侍从之列。勋臣对毕，皇上忽问廷臣曰：『金堡毕竟是君子、是小人』？三问无有对者；仰见圣明，未尝确见堡之为小人也。其时班僚皆攻堡之人，承问而不对，亦见诸臣良心犹存；公道虽泯，未能以小人加堡：则堡之不为小人审矣。当朝廷播迁之秋，益臣子不忘敬共之日。堡恃皇上之宽仁，敢为矫讦之过论；市忠直之名，而失进言之体。又其为人溪刻孤冷，不能容人；小过经其指摘，刻画尽情，使无置身之地。是以同称「虎」党，而恨堡独深。廷杖四人，堡独胫断骨折，血肉离披；与丁时魁并拟谪戍，堡独编伍金齿，非人可到。此岂皇上之意乎？盖恶之者必欲有以死之也！堡孑然一身外无长物，仅有小舟容膝，老仆相随。就狱之时，舟已飘失，所存残喘，舁置沙滨；溃烂之余，臭秽难尽；洗创傅药，惟恃老仆，顷刻不离。此仆，昨夜忽失足堕江而死；剩堡

一人，狼藉呻吟，奄奄待毙。皇上闻之，应为悲悯！彼恶堡者，亦可以回心矣。

伏念堡本籍杭州，去行在三千余里；遭遇国变，捐妻子、弃坟墓，相依犂下亦已数年。法纪之自干，固难恕也；犬马之恋主，亦可念也。倘幸而得活，已是废人；复以此一息偶存之身，■〈足 敝〉■〈足 薛〉于万里蛮荒之外，势必不到、到亦必死。妻子隔绝于异域，形骸委弃于天隅；幽梦难通，招魂无地。虽罪在不赦，而情实可矜！圣德如天，业蒙恩宥；国法已正，乞贷余生！或永不叙用、或量移近地，使苟延旦夕，冀望中兴之年，尚有还乡之日；不惟堡荷生全，即同朝亦共感浩荡也。臣不胜悚息恋切之至！

按此疏上后，奉旨：『金堡量改近戍。该部知道』。

书（一）

寄黄石斋阁部老师书

上熊鱼山先生书

与开少御史书

在赣州与徐闇公书

上留守相公书

又寄留守书

寄黄石斋阁部老师书（乙酉十二月）

顷者，亡命吴门，蒙老师召至舟中，勸其狂愚，诲以学「易」；不能仰承提命，轻举躁动，复有震泽之难；妻子胥溺，仅以身免。展转奔闽，冀得望见左右；初不知旌节之在关外也。十月尽，抵行在。既蒙与徐生孚远、鸣时、吴生德操同登荐牋，二徐业已授官；生与德操特请俟乡试，奉旨「下部试用」。计其资格，当得吏职；在朝同人不以一官为生喜，皆以得大贤之荐，争相羨也。

在关外，闻行朝口储贤馆，应以老师领其事；莫不踊跃重趼，思得自致于门下。及至，别有司之者；而老师反出关治军旅之事。即人人失望，而疑朝廷任用之乖方也。老师之自请出关，无兵、无饷，徒以一、二老书生自随；讲论道德，将欲以忠义激发人心而收破虏之功耶？抑有所愤激，如魏无忌厉宾客、约车骑，欲赴斗以死于赵耶？上之听老师之出，亦如唐德宗之匿李泌于湖南耶？上不能庇一宰相，而乃听其出，置之危疆，冀免其死；老师不能辅上任人立政以兴大业，而判一死以报国：皆非天下之所望也。方生惟馨自信州来，言军前义士云集，唯得法书奖语数字荣于诰敕，以是为召募之具。夫得大贤一字而知以荣，皆义士也。以此义士与之誓死勿去，则可；而欲以之与百战之虏临阵决胜，恐未能耶！且衢、信之间，非进取之地，又无险要足以蔽闽；就使能蔽

，今日之事岂在蔽闽而已也！即由此克复全浙，亦非中兴之大计。

以生论之，今日东南之大势在江、楚，而江、楚之要领在赣州。今杨机部、刘晋卿两先生奋臂一呼，而临江、吉安同时并复；永宁王力战而收抚州，则赣州之形势益固。车驾急应移驻其地，用湖南之战兵、因两粤之粮饷以取江右，而据金陵之上游；协和鲁藩，以固江东：则闽何必守也！郑氏所以骄悍、胁制朝廷者，以上志在保闽；重守闽关，调兵措饷，不得不仰其鼻息耳。今江、楚迎驾之疏迭至，上轻骑出赣，则江、楚之兵百倍闽兵，两粤之饷十倍闽饷；置闽不守，郑氏亦何所用其胁制哉！且郑氏何必众弃之也！向在吴门，老师言及钱牧斋斥生妄论，谓其多读几年书，以能用马、阮也。今诸君子不能用郑氏，何也？郑氏发迹，与黥布、彭越略等；布与越，汉祖用之挠楚，以成帝业。惟得驾馭之法，而用之得其宜耳。今用郑氏，亦宜有所用之。倘令之出海师窥江左以扰吴会，而我以全力取江、楚；东西夹击，未必非收复旧京之一策也。而驾馭之法，则惟上弃闽、出赣，待之益厚、任之益专而已矣。上不弃闽，则郑氏骄气不夺，海内人心不振；上不驻赣，则东南形胜不得，江、楚士气不鼓。生甫到行在，即拟上一书，为诸相知者所沮；敬录稿呈览。老师审机度势，勿以为书生之谈、勿以为迂谬之见，采其一得入告我后，或少有补于庙议乎！生言得用，身不见录，亦足以报老师特达之知也。

狂瞽不识忌讳，伏惟鉴察万一！

上熊鱼山先生书（乙酉十二月）

某谬以愚戇，贾祸当途。辱收气谊之末，匿迹吴门，时奉教诲；旅寺孤舟，相持雨泣，逆知有今日之事矣！然犹幸今日圣明在御、众正满朝，虽封疆日蹙，中兴正有机也。

八月中，家仲馭自震泽回，言与先生成约，相率同入新安。停舟市畔，卒遇游兵。某与闇公、克咸恰以其刻造沈圣符宅，访问去路，幸脱于难；仲馭犹麾众与斗，自发一炮，赴水而死。某妻方氏抱女挈子，同时陨命。诸君星奔太湖，展转入闽；某独在后收殓亡者，虏复大至，再罹其毒，濒死者数矣。幸而不死，以大病留圣符宅。九月尽，随金中丞使者至孝丰，闻新安失守，改从间道转入行在；乃知先生蒙主上不世之知，擢置政府、总宪百僚，一时人士莫不额手称庆，想望太平；不第故人色勇也。先生以先朝骨鲠之臣，九死一生，为海内士大夫师表；虽时事已非，然遇大有为之君、居得行其道之位，亦可以上报国恩、下答人望矣。

大臣之谊，以人事君；多事之时，求才为急。近闻辇下啧有烦言，谓执事仍以资格绳士。盖因执事重名器、慎爵赏，而恶夫入关之以口舌得官者不胜其滥，故亟欲俨之；诚是也。然亦视其才之足用与否，未可一概绳也。记曰：『

三辰不轨，擢士为相；蛮夷不恭，拔卒为将：要亦其可为将、相者也』。今四方入关上书者，皆捐妻子、弃坟墓，出入虎穴，不畏死亡而至；其志不忘本朝，其才皆可用也。求之班行，由两榜起家者，宴安骄贵；有能志其所志而为其所为者，几人哉！虽半属虚言，无裨实用；然奇士亦往往出其中。如镇江钱邦芑，著名江左久矣；与某同遭钩党之祸，执事所知也。留都陷后，同与日生举事太湖，事败奔泖湖，哭于黄蜚军前，求济师不应而去；某所亲见也。家室丧亡，一身狼狈，仅而达闽；上书言事，慷慨淋漓，论恢复之大势，凿凿可据。自执事视之，岂非奇才乎？蒙上亟赏，即日擢为御史；邦芑辞不受，执事请改兵部司务以成邦芑之美。而今论者，谓执事实用资格抑之也；某独明其不然。夫资格以绳庸人，不足以待奇士；可用于平时，不可用于乱世。况上破格以用宰相，执事独不能容一破格之御史乎？且今台班中进士无几，为一榜明经者比比而是，未闻皆历任而考授者；何独于邦芑而靳之！鄙意以执事殆欲澄汰台班之冒滥者，并特授亦格不行，而后可以罢题授之例；法自上始，故因其辞而出之，以明执法坚也。虽然，此亦承平时循职守正之务也；以用于今时，则固矣。今邦芑甘为司务，有旨「许非时言事，补朕阙失」；是仍御史之职也。主上行破格之事、邦芑有辞官之名，而虚使执事蒙沮士之讥，窃为知己惜焉！先生秉钧持宪，一任虚公；岂因勿惜人言，遂致坚持己见！前因邦芑之辞，成其让德；今从班列之议，题复台员：本无成心，有何窒碍？

某■〈鱼且〉鮒小生，甫授一职；计日之官，不敢扫门求见。诚荷忘分之交，不欲有盛德之累；辄敢触犯忌讳，私布腹心。惟执事其鉴之！

与开少御史书（丙戌二月）

奉别后，度岁芋园；即以元日首路，灯节始出闽关。入赣州，知吉安司李已经万督台题补有人，即日回行在改选，为刘远生中丞暂留幕中，亦不拘其出入；此中事势，见闻颇确也。

临江复失，虜长驱至吉安，赖滇、广二营将士力战，虜随败退；恐仍增兵以来，吉安势甚危急。羽书狎至，杨机部、阁部驻舟章贡城外，日催四营兵下。四营方自相争斗，杀其头目李春，召募者百计调辑；顷甫入赣界，所至焚掠，鸡犬俱尽。赣人畏其来，甚于畏虜；昨一哄而毁曾给谏之宅，以其主召募之议也。阁部不得已，驰檄令出湖东；赣人始定。大抵四营本峒贼，杀掠百姓是其所长；素无纪律，从未见大敌，岂足以抗百战之虜！江右诸公，徒见彼党张安一军从永宁王敢战深入以复抚州，遂恃以为鸦军，欲建收江之功；恐未能也！今抚州复陷，张安军亦散归矣。吉安滇、广二营颇立战功，而滇尤骁锐。阁部言其对垒时，在城上望见其挥刀欲刈、白刃出火，虜众披靡，各城呼噪，言之如见屋瓦皆震时也。今阁部奉诏入直，万督代之；与诸将讲体统、申约束

，日望四营兵下，极称四营之勇以訾诸将之骄；恐从此皆解体矣！虏再至，有颓然而溃耳。此公素称知兵，观其举措，必有僨事之虞；吉安失，赣州不守，东南事去矣！

弟前拟上书请车驾幸赣；今事势如此，诸公必以弟狂谬失计，其言果不足听也。若以愚见，据今日之势，尤宜急幸赣也。乘两营之未散、敌人之未来，大驾趋临，命杨阁部星驰吉安，上手诏两营，许以爵赏、重以帑赐；召万督赴行在，即以阁部暂领其事：则两营士气鼓、将心固，虏虽至，吉安可坚守也。一面催粤饷过岭，接济吉安；一面檄长沙何督师，由长沙出袁州，攻取临江：彼不敢舍临江而尽锐于吉安，审矣。赣抚刘中丞驻建昌，合关外诸军进图抚州；乃令万督率四营兵出湖东，直趋江省。根本所在，彼必返而自顾；我东南并进，天下事尚可为也。兄虽辞御史而受枢司，然奉有「随驾从征，许非时言事」之旨，此正吾兄言事时也。计今日所言，莫急于请上亲征，亲征则自蹕赣始。考汉史：光武即位以后，凡诸将成功，皆由世祖车驾将至，而将士奋勇恐后；耿弇所谓「乘輿且到，肯以虏贻君父耶」！庞萌围桃城，城中闻车驾至，众心益固，卒以灭萌。宋真宗澶渊之役，辇驾渡河，而三军齐奋，虏以夺气请和。夫亲征，岂非危事哉！至尊不履危地，则将士不奋、军气不振。宣王「常武」之诗所谓「如雷如霆，徐方震惊」；言亲征也。闽中既非形胜之地，郑氏亦决不足以守闽；今无进取之志，亦宜为割据之图！此地南接八闽、左据湖南，两粤在其背；财赋所资犹囊篋中物，探手而取之也。且地势险隘、城郭坚固，扼东南之上游；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即闭关自保，亦未有踰于赣州者。上英明同世祖，兄当效马援于上前聚米为山、指画形势，上必了然；但在决断速行耳。

弟一官无所，进退狼狈；不暇苴栖之图，深切杞忧之虑！可与言者，惟大兄一人；亦惟兄可以言之上也。率布区区，不胜激切！

在赣州与徐闇公书（丙戌二月）

洪塘分手，倏历五旬。吉安司理，业题补有人；弟应回部改选。日来吉安报警，虏氛渐逼；此中情事并区区管见，具载家开少讯中，可取视也。

弟入关一书，为诸君子所沮；其击节叹赏，以为必可行者，惟开少与年兄两人耳。及今为之，犹未为迟。但上决计出闽，减去仪从，轻骑赴赣，则人心争奋，吉安可守；驻蹕赣州，犹有恢复之机也。大札至，知改垣銜，从张大司马朱选君等由海道出募舟师以图吴会，此固今日制胜之第一策。但弟初议，以郑氏习于海，现有海艘千余乘潮驾风，森忽千里，本其长技；车驾出闽驻赣，专以海师任郑帅，而檄湖南何督师之兵分出江、楚；海师可以直抵崇明，坚驻不战；江南义师自当闻风蜂起，时以轻舟出没瓜、润，拘其船艘、绝其粮道

；俟上流师出九江，东西并进，则留都为囊橐中物矣。已知朝廷失驾驭之法，郑氏决不肯出师，亦决不容上出闽；弟之所陈，徒为书生之妄议而已。然海师之出、不出由郑氏，而车驾之行止宜自断也。今诸君出海募师，恐数百艘数万之众，非一时可集；亦非空手可驱使也！需之岁月，声息传闻，彼亦自有备矣。以郑氏之众，顷刻哨聚，捩柁张帆，数日便至；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令其措手不及，可以得志。然使上流无合举之势，徒恃水师亦不足以成功；惜哉！失此机也。今即使海艘可募，势力单弱；只可屯泊舟山，未能前进。然舟山之兵肯时出入于海门一带，以为江东之声援，则江东人心益固；江东固，则闽可无虞。是此出，亦保闽之上策也。外议谓此行，直吴人借名泛海还里耳。在闽中久官者，室家相随，不胜故土之思；此志容或有之。若闇公，与弟震泽遇难时，子息俱尽，仅一老妻弃之不顾；崎岖百折，死犹南首者何心！今孑然此身，复蹈不测以回，有何家室之可念、田园之可恋哉！

宁都曾青藜，给谏仲子也，弱冠文秀；直造贼中，招抚四营数万众出。四营背盟，自相争杀；青藜复单骑入其军，抚定成盟而还：诚奇士也。弟亦未免见猎之痒；倘上毅然辟赣，愿衔一命造湖南新附之营，效申胥之哭，请师出楚，据东南之上游，以俟督师之收江右、兵下石头，亦不负入闽之本怀也。兄既不肯自逸，弟亦岂能偷安乎！

时事如此，上下宴处、祇事虚文，无一实务；不但恢复无期，亦且逃死无地！转念去年与兄艰危万死，望阙宵奔，委妻子于波涛，睹尸骸之枕藉；彼何辜哉！目今所为，益增其痛。

行矣闇公！努力乘风。吾两人相见，正不知在何时、于何地也！临楮酸咽。

上留守相公书（己丑三月）

窃睹今日之事势，据天末之一隅、保凋残之数郡，事权尽去、法令不行；既已无可复为而海内忠义之士犹喁喁有中兴之望者，徒以有留守与督师两人在耳。昔汉高之取天下，惟资三杰；句践之沼吴，祇恃种、蠡；昭烈之能鼎立，亦定策于武侯一人而已。以今日任事有两君子，岂为少哉！又况两人者志同道合，彼此相济如左右手，是两人犹一人也；是则于无可为时而大有可为之机也。

督师远在湖南，身任封疆之事，朝政多不与闻。惟相公为主上所倚毗、为廷臣所崇奉，政事之得失、人才之进退，得以非时启奏；虽膺留守之寄，犹是密勿之任也。凡士之由楚、蜀而来，未有不过桂林谒公者；公得一佳士，未有不急荐诸朝者也。即江、浙之士，既抵行在，闻相公好士之风，未有不思望见颜色而后去者；而执事荐士之疏，亦无日不至。诚以当今之务，莫急于人才

；而以人事君，固大臣之本职也。而窃欲效一言于左右者，则望于所好之士惟求其实，勿徇其名也。夫执事之欲得士而荐之者，以为国也；士之欲见于执事而冀荐者，以为官也。其始见之时，盱衡抵掌，无非忧国之事；指陈利弊、辨别邪正，亦实有可以图国之才。而执事力荐之于朝，使之受美官、居要地，然后得行其志。既得行志矣，察其行、听其议，无一有裨于国者；然后知向之所以见知于执事者，皆虚言也。虚言之士，志于得官而已；志于官，未有能谋国者也。于是天下之士以为执事之所推，其士止于此也；贤者渐失其趋向之志。而不肖者承流踵辙、益务为虚言，希揣意旨以谒相公之门；执事之所荐愈多，而可用者益少矣。夫人不易知，知人惟帝其难；于朝廷之上、宰相吏部之堂听其笃论，睹其色庄，不过立谈之顷，诚有难得其虚实者。以执事之虚怀延揽，凡至于门者未尝不坐而与之谈，而且置酒款燕，或数燕焉、或有无燕不与者焉，盖已略尊卑之分、通彼我之情，饮酒赋诗，唱和为乐；愚谓此中正可以求士也。夫士之至于执事之前者，其言语既极揣摩，举动瞻视之际必多矫饰，无非有意以自炫也；然而作伪者心劳而情必露，苟阴相之于其不经意之处，而伪败矣。是故其始见，皆完人也；数见，则示以罅矣。接之以礼，所见皆其长也；与之狎处，则所短见矣。何则？始则处处着意；既久，则有时而不经意，吾可以得其真矣。夫言之能独持其是而与吾意拂者，正士也；迁就其说以曲徇吾意者，小人也。言天下之事而责人以所难，试以其难者令图之，其能者必毅然敢任；不则，口承而神不许也。以事业自期而谓志不在一官，试以美官饵之，其诚者必夷然不屑；不则，口却而神欲之也。此非于不经意之时，不足以得其真也。夫士苟有益于国，则美官何必不受；而今之好美官者，甚可丑也。既以冒滥貽讥，且仍贪进不止；居其一，而又欲兼其一。如小儿之左搯转黍而右不舍饧，两手兼持；斯亦贪鄙之至，为贱丈夫所羞称者矣。有如此辈，执事亦安取其出于门下哉！某昔读谏草，久切归依；既入行朝，时思瞻仰。顷者浮沈郎署，未遂扫门之愿，屡辱荐贤之章；此亦执事徇名之一误也。然而皆小生之流，彼乌知所关系者大哉！

至于票拟之体，一以简当为贵。只字之温严，即千秋之褒贬、人视之以为荣辱；宁有不重者乎！纶言重则主权尊，而戎索渐可操之自上矣。今虽不能为过严之语，但不轻予之以温；而予之必得其当，则温者为赏而非温者即寓罚矣。夫今之藩镇，弁髦大臣而独知敬惮执事者，以执事之清节足以服之也。今诚请于上切责政府：以票拟诏令，从前俱失言体，以后悉遵典制。执事奉之，一切更始，言简而情当；虽有恶执事者，亦无以议也。以执事一尘不染、更肯不徇情面，而加以上意之郑重，则人知温纶之难得；因其难得，益思得之以为荣；斯戎索在上，天下事尚可为也。执事之从龙，不为不久矣、得主，不为不深

矣；萧然一榻、食无兼味、苞苴不至于门，不为不廉矣；若事不可为；祇办一死，不为不忠矣。外廷之称之者，曰不爱钱；其议之者，曰不任事。谓不任事者，因执事之存心大宽也。夫宽，本宰相之器。汉丙吉称为能宽容、有大度者，然宣帝综核已甚、又当守成之世，济之以宽，斯得其宜；故吉称汉贤相。今何时乎？上天资仁厚，惟大臣是听，而政府复一切从宽；毋怪乎纪纲凌夷、臣僚无等而藩镇益以褻视朝廷也。然执事生有容人之度，不能强使勿宽。惟于丝纶之出，稍加矜惜，不以一字假借，则人外乐其宽而内惮其严，实心任事，莫大于此者矣！

谬妄之见，不识忌讳，辄思有以效于左右，是犹捧壤而增泰山、泻铍以益沧海，诚不自知其不可也。知己谊深，寸草心切；惟执事其鉴之！

又寄留守书（庚寅七月）

月来屡承手讯，随奉报章。辇下时政日新，于邸报应已具悉。

小疏为道隐乞宽，业奉俞旨；诸公虽侧目无以相加，然某亦欲因此遂「浩然」矣。

诸公远迎忠贞驱山阴而杀五虎，召对之时，尽反其说；就中本末，彭然石来，想已详之。此君虽武人，资质明爽，一拨便转；解人也。

山阴虽出，押班而已。金溪为政，悉由诸公主张；晋封一案，尤骇见闻。往时惠国封公，已失之太骤。陈邦傅比例进爵，令惠国耻与为伍，以其无功而封也；而今乃大封败者乎！封爵滥觞已极，惟鄂国新兴，稍为不媿；今新兴无故进公，是又予之以媿矣。

自督师之歿，湖南尽失，诸将皆罪人也；不夺其爵已为失罚，而且封焉，是赏败也！国家仅存虚名，惟有赏罚；弃其赏罚，何以存乎？掌枢者万九皋，倡其议者鲁孺发。孺发以「粤国」许新兴；今得「宣国」，恐其不乐，欲奏请改正，以「宣」字犯宣宗谥。某语之曰：『古不讳谥』。不信，持议如故；其固陋不学至此！思文时，以诞一元子，悉封从龙诸臣；家开少为御史，力疏争之。虽不能阻，而一时幸封者为之色削；边镇称焉。今兹之举，无有一人议其非者；盖欲以是媚诸帅而大树党援耳。公闻之，初无一言；何也？言之固无益；彼固欲公言之，使构怨诸帅也。新兴之封号以省不以郡，以新兴为相公之心膺，故欲重市德以结其心；使公有言，则益携矣。国事至此，无可复言；传之异时，徒资笑柄。公宁以众怨难任，遂默而已乎？今日之势，譬如以敝舟遇飓风，欹侧于波涛之中；舵师叫呼不应，覆在顷刻。而犹思市恩于断木虜亡篙之辈，冀其临覆而独肯拯予也，岂不愚哉！然舟覆之后，咎归舵师，正赖此叫呼之语传之于人耳！及今言者，不图有救于目前，且期免笑于异代。宋李纲何能为哉！然至今，其言在也。「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某之忧惜，嗟其及也。

即日乞假西来，面有所陈。率此附报，并以小疏奉览。不宣。

——以上见原刊「藏山阁文存」卷二。

书（二）

上皖抚郑大中丞书

寓武水为家塞庵阁学复贝勒书

与汪辰初书

上皖抚郑大中丞书（崇祯庚辰）

伏惟执事以中土之正气，号当代之清流。顷者建节维扬，仁惠之誉，远被江表。今为帝心特简，膺兹节钺，专制上游，属在宇下；士民莫不踊跃称庆，幸福曜之来临，指妖气之将灭也。下车之日，虚怀咨询，无函不采。某以章句小生，猥承物色。而乃召至轩墀之前，略其上下之分，使得从容率意，尽所欲言；听其狂瞽，谬加奖叹。退而深维，以执事之实心任事如此、虚怀礼士如此，敢不陈其管蠡之见，以佐群策之一得。

生长南土，足迹未踰大河以北；中原情势，非所习知。请即执事所辖之郡邑，目睹贼所过之地势民情言之，未策战，且策守；欲议守，先议防。今之为防守者，计惟守城；而以四乡尽委之贼，甚非计也。贼起秦中，迄今十有余年。官兵截杀，所有老贼无几；而贼益众者，皆所至饥民附之、奸民乐从之也。贼频年搜杀穷乡，人民略尽；庐毁田荒，一望皆为墟莽。以是丁壮随贼去者，为贼效命，无返顾心；凡今之与官军力战者，皆是丁壮也。故贼计不急于攻城，而惟务掠野；其言曰：『野空，城亦空耳』。即城之破，往往皆由内应；皆是此辈气类勾通，暗相招诱，致城以不守。由是论之，野之不清，是资贼以粮也；乡之不保，是驱民为贼也。贼因我乡之粮、用我乡之民以攻我城，是自助之攻也。生故以为：必保乡而后可以保城。乡保，则贼无所掠食，而其众有饥而欲散之势；乡保，则民渐可以复业而从贼者有悔而欲归之心。使郡县各知所以保乡，贼可以渐尽，岂惟足保城而已哉！

且夫守城之法，今亦太卤莽矣。古者城外有郭，即今所谓关厢是也。今守城者，但闭城门；至于关厢，恐贼得据之以为困我之地，为计者但先期焚之而已。生以为宜益广其址，使足容数十百家，招近城二十里内之百姓各自占基为庐舍囤仓，与为世业；筑墙环之，高与城等。城内居民，助之兴工；官府及大姓量给之食，非甚难举也。有警，即令移家入关，一草一粒尽括以随。因编为伍什，籍其壮者给以腰牌，专习火器、药弩；贼近，则据险凭高而守，城内民亦出助之。非为关守，所以守城也；亦非为官守，所以各守其父母、妻子也。彼近城之地，藁粟已空，贼能与我持久乎？离城而远者，又且各保其乡，使一

无所获。一县如是，县县如是；虽未能大创，亦足以困之矣。

今夫平原四达之地，无有险隘；贼骑驰骤而至，如入无人之境，不足怪也。若执事所辖之各郡县，则皆阻山濒水，有险可据；而今山之隘反为贼所踞，吾民人恃以遗种者，独近水之乡耳。「易」曰：『地险，山川邱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盖因其险以利用也』。今山失其险，而险在于水；则保乡者，亦因水设险而已。当夏水泛滥之时，审其水势常年所必至之处、旁有险隘而中为孔道者，就筑高垒，外堑深沟，周以棘刺；开垒门启闭，通以水桥于旁。险者使益险之，峻者使益峻之。乃悉召垒外之民依垒造屋，尽移其家入居；垒外之耕如故，秋收则悉括入垒内。择其壮者给以腰牌，公举一人为之屯长；时加练习火枪、药弩之技。无事，则以护耕；有事，则以守险。然而水不可落也，众水之出，必归一口。凡是水口，峻筑堤障，设兵守之；而蠲河主之鱼课，许以网船取鱼，务使水冬夏常满，可通舟楫。凡在垒内者，临水人家各备小船，以防不虞。贼至，则近垒之老弱皆借寓临水之村落，而垒以内一应丁壮尽赴屯长，协力守垒；远为侦探，多为防备。夫守者，自守其身家与其父母、妻子也。有险可凭、有众可恃，宁肯不尽心竭力者哉！今夫贼至之时，民不远邈，遭其屠戮者无论。即幸而近水，以舟获免，而家之所有，奸民乘机掠寇，荡扫无遗；重以迁移之苦、侨寓之艰，彼知之熟矣。是以近山之民，结寨死守；然而多失事者，寨固死路也。若此近水有舟，父母、妻子既无可虑，而有不一心坚守者，非人情也！或曰：筑垒筑堤，所费不貲；于何取之！夫兴筑之工，取之居民；但须给之食耳。今试号召于垒内有身家之民、能出米食于工者，许其网船一只下河取鱼，以例递增，酬其所费；而益严窃取之禁，有一罍、一竿入水者皆纳价于河主，惟此船在外；以俟贼平后，始罢；则人争思为之矣。至于宜垒、宜堤之处，堤之深浅、垒之高厚广狭、工之多寡、筑之坚固、守之严密，水过堤而使鱼进不出也，垒不足而为阱为堑也。其中为箭楼、为营房窝棚，以时眺望、以备风雨。守垒、守堤之众于何取食？为之长者何以赏罚？约长何以相约束也？保长何以查点也？屯长何以团练也？昼夜之稽察也、侦探之远去也，就中有利无弊，彼居民自能酌量得宜，条陈以请。上之人，但为之主张依行可也。夫民所甚便者，非官为之主，则不能行；非出于实心为民之官，则民不信。若执事，则士民所共知其实心为民者也，朝发令，则夕趋事恐后矣；而况身家所恃以万全者哉！凡执事所辖之郡县，皆令因势择便，仿其法以行之。行之数年，则吾之人心固而食以足，贼野无所掠而众必饥；向之从贼去者，闻吾民既饱且安，能无悔心乎？于是设一招怀官，给以关防；凡被掳之人，其家书其姓名年貌及掳去年月以报于官，遍行招谕，有来者与所报符，即给以关防路引，归农无阻。如是，则归者益众、贼益少，盖不俟剿杀，固渐以

解散矣。

夫贼本无技勇，吾兵望之辄奔者，畏其众也。处处清野守险，贼众不得食，则众不足畏也；处处凿水沟堑，马不能长驱，则马亦不足畏也。又贼马有限，皆掠诸驿递、取之民间。凡富家子弟被掳，得马即与放回，有赎一马以至数马者；贼得马即为骑兵，而步为之役：故急马，甚于急子女也。由是民间之马，尽归于贼；因有贩马贼营以为利者矣。诚下令士庶之家不得养马，马悉归官；官马失者，与失伍同罪；贩马与贼，处以重刑。贼无所得马，其势渐衰；步贼虽多，吾守垒久练之众可制梃以撻之矣。

贼以英山、罗田一带为之巢穴，今闻其耕田为久窟计；贼岂耕哉，耕者皆英、霍近山之民，近山之民皆贼民也。诚以大兵临之，尽驱以出，毁其庐、荒其田，察其有农器、牛力者散之近水之乡，编入伍什，佣耕垦荒；贼食窘矣。贼窘而出，出无所得食则散；然后相机剿杀，不难尽歼也。

生之计，惟在绝贼之食、散贼之众；保吾之乡，乃所以固吾城也。然非念切救焚、志存久安如执事之一视同仁者，必不敢以此迂阔之见上干清听也。唯采择万一焉！

此书拟而未上，中丞旋被论以去。予避寇，移家白门，不复见公。公初莅皖时，观风谬采虚声，置予第二；实未试也。往谒谢，忘分深谈，大加赏叹。先君子歿，特赐旌匾于辅仁会馆——先君子讲学处也。感激之私，不知所报。比公亦侨寓留都，予以四方求食，未获造谒。而予「移家诗」有云：『所赐尚方剑，诛杀徒自专』；有中予于公者，谓此指公；公不悦。今漳浦黄先生遣戍南还，予往见，值周仲驭、沈眉生两君在坐，急避去；予讶之，漳浦手是诗，指问予曰：『此何指』？曰：『指理台熊某也』。先生曰：『有云指郑潜庵者』。予曰：『公未赐尚方剑，何以云然』！先生亟呼两君曰：『潜庵误听』！夫以公之遇我如此，而忍狂悖丧心以妄讥公哉！今皆隔世事，回思当时谗口可畏而知己关切之深，可为痛哭也！偶检得此书，不禁凄然往事。一时未议，本无足存；存之，以见当日于公相知之谊也。公讳二阳，号潜庵；河南鄢陵县人。

寓武水为家塞庵阁学复贝勒书（乙酉六月）

伏惟贝勒元帅麾下，功高杖钺，位极分珪。跃马而定中原，卷旆以收江左；不遗一矢，直下三吴；威德所加，颂声布道。忽承钧谕远颁，侑以礼币；煌煌礼贤之盛典，俨然施诸亡国之孤臣。且欲召赴省会，面承尊旨；惶惧无端，席藁待命！敢掇鄙志，兼效微忱；上冒虎威，仰祈睿听！

来谕云：『大清取天下，取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本朝也』。诚哉斯言！某且据此，以答明谕。伏以本朝二百八十年之德泽、先帝十七载之忧勤，一朝不

戒，遂使金堤溃于蝼蚁、天柱摧于蜻蛉，帝后同时身殉庙社；古今惨异，薄海哀号！为臣子者，不能号召义旅沥血报仇，剽王莽之秽尸、啖侯景之腐骨！而贵朝念先世之旧德、弃近日之小嫌，因蓟国之请援、开关延入，长驱京邑，涤荡逆氛；凡我臣民，谁不北望瞻呼、称仁诵义，谓贵朝必随访求太子、二王继我正统，抚定人民、奠安城阙，而后成盟而退，永为邻好：则是贵朝再有造于我宗社也。载之史传，名美千秋。不谓贼去而遂奄为己有，使向之企踵者空悲失望，而称说者自悔失言也！春秋狄人灭卫，齐侯驱狄而存卫；吴师灭楚，秦伯破吴而兴楚：君子义之。未闻狄遁而齐遂有卫、吴败而秦遂据楚也！惜乎！贵朝以义始、不以义终也。譬如大盗入室，戕其主人，窃踞其第；有干仆力恐不敌，求救于壮士，壮士毅然许为同仇，奋臂助斗。大盗授首，仇以报矣，而主人所有尽归壮士；则是干仆有功而无功、壮士有义而无义也！然犹有辞曰：『吾所取者，已非主人之有，直取诸盗也。主人之后不可复觅，吾虽无义名，不得加以「不义」』。如今日来谕之所云是也。至于东南半壁，闯贼未尝有也。神宗之子孙于先帝为同祖，兄终弟及、北废南兴，神器不容久虚；与邻诟宜请命！擅立之罪，所据何典？日进之兵，所执何言？恐非古王者所以取天下之道也！而今者旌麾所指，开城以待；未有一旅，敢抗戎行。——传闻贵朝仗义，闻南都失道，问罪贼臣；改建潞藩，比诸赵宋：黜昏立明，古容有之。以是望风归附，冀贵朝之仍存我宗社、还我疆土也！此望既虚，能无愤叹！窃观周、汉、唐、宋以来，历世既久，其后未有不再兴者；人心天意，自古已然。天不可违，人不可逆；麾下上考往事、下察輿情，急宜以存亡继绝之义力请于朝，画疆分国，以慰东南之思！即今天气炎暑，戎帐未堪久驻；地势沮洳，弓马非所聘长。思如向者控铁骑以凌波、遣遍师而略地，恐未易言也！是则区区之所欲效微忱于麾下者也。

至于某谬以谏才，忝窃上第。先帝察其朴谨，擢致政府；一无展布，归老山林，今年七十一矣。一闻国变，分应从死；腴颜至今，宁望久活！文信公之矢志报国，力所不能；留梦炎之反面事人，义有不可！妻丧已殒，儿病垂亡；朝露余生，惟视日晷。倘因触讳之语，加以逆命之诛，则浩浩清流、惸惸白首，指汨罗以自誓、追鼎湖而非遥，固不用膏麾下之齐斧矣。谨布腹心，早晚惟命；不胜悚息之至！

时寄家武水，闲游鸳湖；见有双■〈木虜〉快船，星驰而至。至即邀予入舟，不及一语，即急掉以去。再三询之；至中途，始言贝勒遣使赍书，邀相公入京，并述书中大旨云云；欲予急回，代作报章耳。予曰：『若尔，即可为之』；据船属稿。稿甫就，舟已达岸，相公迎述其故。予出其稿于袖，相公惊喜；徐曰：『得毋过激乎』？仲芳先属一稿，取示之；属为斟酌，期于不激、不

随。予辞曰：『如台意，直用仲芳稿可耳；此稿不能改也』。相公不肯；已曰：『往索徐虞求太宰书观之』！太宰，亦贝勒所聘请者也。书至，即太宰手自录稿，尽一幅红纸，文数千言；词气激烈，惟誓一死。相公曰：『视此，则足下书固婉甚也』。欣然命书；亦不知其果用与否。未数时，太宰殉节以死。聊志诸此，见太宰之志果早决也（自记）。

与汪辰初书

辰初足下：

不相见者，二十三年矣。弟以庚寅之秋，乞假西上。十月舟回，去梧州仅四十里，闻广州之信，乘舆已上趋左江；乃驻舟平浪，命小儿轻舸下探，得足下与李我贻讯，促弟同行。正发棹间，而溃兵蔽江而下，沿途大掠；不得已，舍舟趋岸。望见行在烟尘障天，无由前进；车驾从此相失，足下与我贻诸子从此隔别矣！足下崎岖挈家以南，百折不回，卒追及龙舟，扈从天末；烈丈夫哉！天不祚宋，从龙者无一生还。足下且留滞十余年，乱定之后，尽室还，妻子无故；此世间希有事也。壬子冬，北游过扬州，舫舟造谒；值兄有楚南之行。弟到门，门内无一人识者。及自陈本末，托令亲转闻于嫂夫人，彷彿记忆；随令两公子出相见，居然丈夫。问之，皆别后所得也；悲喜何如！

弟困顿梧州者数月，浔师梗道，无路可通；展转菁峒间，濒于死者数矣。以次年初夏，披缁度岭；腊尽到家。所幸亡妻旅榱已回，小儿旧聘仍在；妻既归土，儿亦抱孙。戢影江潭之上，混迹僧俗之间；回首同游，有如噩梦！曜灵西没，望眼空穿；惟祈早死，毕此一局。不意身即不死，反令小儿无端殁于盗手；复遭虐令，诬盗仇死。儿冤未伸，身辱已甚；天之于弟也，亦过毒矣！盖留弟不死，以遍历危苦之事，备受人间骨肉伤心之痛也！以足下视弟，岂非完人哉？

闻在滇时着有「日记」，樵李曹君托弟觅致之。此君留心野史，采录颇广；但皆得诸传闻，信者少耳。今日野史，即异时正史所据；惟存心虚公忠厚者，能为此事。不虚，则中有成见，而其言不信；不公，则意有偏私，而其言不信；不忠，则情实不核，而其言不信；不厚，则求人过刻，而其言不信。惟足下之盛德，足以具是四者。故弟以为日纪出自足下之手，必可据也。主上以神宗之嫡孙称号十有六载，天命虽移，人心犹系；虽僻处天隅，实正统所在也。惮狐聚一日不迁，则正统一日在周；崖门舟一日不覆，则正统一日在宋。足下日纪，正未可以偏方小史视之也。譬之故家遭难，第宅已为他人所有；子孙仅存，寄身蘧芦：无知识者以宅内为主人，而有知识者终以蘧芦中为主人嫡派之所在也。足下日纪，不过蘧芦中语；异时重之，固有胜于金匱石室之藏者。彭然石言足下不甚秘惜，容易示人。虽今代不深忌讳，然恐笥无别本，一有遗失

，后欲追记，未免缺如；珍重、珍重！

足下已八十，弟七十矣。余生更几！聚首无期。何时得面论耶？言之惘然！

——以上见原刊「藏山阁文存」卷三。

序

汪辰初文集序

生还集自序

汪辰初文集序

予与辰初交，盖于乙酉冬闽中行朝同试天官时也。既同官同选，君得琼州，予得延平。闽败，皆弃官守初服；为居民所怜，匿之山中三年。端水再兴，两人同时至行在，例得擢用。当事有嫉予者，并抑君；因资俸悉同，故不能独异也。于是，浮沈郎署者一载。其冬，予以御试入史馆，君亦旋补勋司。居止相并，舟亦联檣；盖无时不聚首云。庚寅之秋，予西上桂林。冬十月，返；不及梧州者四十里，东西交溃，望见行在烟尘蔽天，榜人不敢进。急命小儿拿轻舫造君问故，则驾已南行，君与李我貽亟招予移舟同行；乃溃兵截江，无由前发，遂舍舟趋山。从此，与君相失矣！

据君「日纪」：随驾过滕江，值陈邦傅叛，道阻；同行者皆止北流，君独随夷陵相国文公安之冒险进。既至南宁，即命以司官行部事。上在南宁岁余，孙可望遣其将贺九仪、张明志拥兵迎驾，杀从官吴霖、张载述，因问大学士山阴严公封爵事；公责以胁封非礼，明志不逊，遂赴水死，行在大乱。会宾、迁告警，上由土司入广南，再移新宁州，蹕濊滩；南宁不守，孙可望请驻蹕安隆，从官皆舍舟楫，徒步行两月始达，君挈家以随。而夷陵公为督师，时与可望抗礼，可望憾之；至是，诬以卖扎鬻官，请加显戮。君力持考功法，得免死，遣戍；遂遁迹湖湘以去。陈邦傅既叛降北，及西府破复桂林，获之；槛送行在，可望用剥皮法伏诛。御史李如月请加谥，加恶谥也；可望不察，以请谥为恤典，与己连，请以诛邦傅法诛之。阁臣不以如月疏封示，即如所请；君力救，仍以考功法求从轻典，不从。如月临刑，呼曰：『知我冤者，汪考功也』

！可望跋扈日甚，上与大臣吴贞毓等十九人密议召西府李定国入卫，本夷陵公指也；而卫臣马吉翔为可望私人，谋先出之。会南宁新复，因加吉翔重衔留守；夷陵忧曰：『出斯人以防内应，保其不为外患乎』？已遣敕使赐西府图记，文曰「屏翰亲臣」；实密召勤王也。所遣员外林青阳、待诏周官，辄用使臣例，张皇驰驿；可望闻知，奏问发敕之故。贞毓知事泄，乃归罪吉翔；以留守南宁，给有空头敕便宜行事，朝廷实不与闻。于是可望故令其都督郑国肘械吉翔赴行在质对，吉翔以头击贞毓者再；而郑国随领兵收缚贞毓等十九人至其营

刑鞫，备诸楚毒。十九人恐逆犯乘輿，同声引罪曰：『此吾等盗宝矫诏，上不知也』！报闻，可望悉杀之，而益厚吉翔。初，贞毓与御史周允吉以敕稿及札谕密付君与都督张日升；至是，贞毓妻裴氏亦缚去，诘问敕稿所在。有王长班泄其事；君闻变急回，尽焚之。焚毕，兵拥门入室，遍搜不得，始罢；危矣！先是，职方赵赓禹寓城南市，十九人常聚议其所；吉翔与庞天寿时令人窃听，以报可望。君以典选回避，独不与，故得免；岂非天哉！甲午冬，可望遣将军白文选及亲将叶粲劫驾移贵州，宫中哭声彻外；文选料西府且至，延留数日。忽报有兵从东来，文选请自往视之；越日五鼓，城上望见数十骑珥至，遶城呼曰：『西府大兵至矣』！城上欢声如雷，劫驾兵实时随粲遁去。定国入朝，拜舞奏事毕，即请上移驾滇南；自选帐下五百人卫宫眷先行，自安隆至滇。凡可望所属郡县望风开门迎降，从官皆安驱以从。于是封定国郡王、刘文秀蜀王，徙可望妻子于黔；可望愤甚，悉其众发贵州，先遣前锋张胜以精锐间道袭滇，贼心腹王尚礼在省将内应。是时，定国未至；君急请沐天波出不意，倒曳尚礼，围守禁中。张胜至，纵火焚城外，烟焰甚烈，上登城祷雨，雨如注，胜人马俱陷泥淖中；而定国兵早至，生擒之。可望败窜，投北去。君升詹事府詹事，与杨在同主云南乡试。踰年，可望导北兵破贵州入滇；上决计迁蜀，为浮桥金沙江以备移蹕。值定国兵溃于磨盘山，道阻；遂移缅，从吉翔议也。君追驾至楚雄，闻之叹曰：『舍汉而夷，失策甚矣』！至玉龙关遇掠，溺水几死；因遭重疾，遂止。而缅甸一至于斯，天乎，谁实为之！君幸脱缅甸，留滇十余载；路通，仍全家以归。嗟乎！君濒死不死，且入闽时，孑然一身耳；今乃有垂白孺人与丈夫子三，于万里蛮荒之外，穿锋镝、冒瘴疠，相扶以归。虽里中故物俱尽，僦屋以居、卖文以活；然回思偷息虎穴、朝夕莫保时，其幸何如也！予不及君远矣；予既不能冒死以从，仅存一子度岭，无端惨死，公私皆愧君焉！造物之所以报君者，厚矣。

今年三月，访君扬州；是时君年八十四，予亦七十三矣。凡别三十五年而再见，涕泗久之；因出诸集，属予序。君为人忠厚虚公，所言足信，其著述皆必可传，世共知之，予故不序；而特序予之获交于君与君之生平遭遇本末如此。

生还集自序（己丑七月）

予自总角学诗，迄今二十年。其十年，茫如也；戊、己以后，始能明体审声，一窥风雅之指。所拟乐府，以新事谐古词，本诸弇州新乐府，自谓过之。五言诗，远宗汉、魏，近间有取乎沈、谢，誓不作陈、隋一语；唐则惟杜陵耳。七言诗及诸近体篇章尤富，皆欲出入于初、盛之间；间有为中、晚者，亦断非长庆以下比：此生平学诗之大概也。每岁春花零乱、秋风萧瑟，即无日不诗

。大约笥中过千首，家贫不能梓；梓者或游草、或咏物，皆一时兴会、率尔而成，非为工也。癸未居白门，与吴鉴在集同乡诸作，为过江诗略一选。予诗属鉴在点定，信手抽取，得意者殊少。党祸之日匿复壁中，有咏怀、拟古、咏史诗百余首，颇多风人遗意。合前此诸作，日置案头，将反复改订，欲以是名千秋也。岂意震泽之难，竟烬于一炬乎！

难后无赖，遇境辄吟；感怀托事，遂成篇帙。既困顿风尘，不得古人诗时时涵泳，兼以情思溃裂、夙殖荒芜，得句即存，不复辨所为汉、魏、六朝、三唐矣。间道度岭，悉索敝篋，断自弘光元年（乙酉）、迄永历二年（戊子）冬止，约计四载，共得诗若干篇，为六卷；付诸剞劂，目曰「生还集」，志幸也。其间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

——以上见原刊「藏山阁文存」卷三。

议

上政府滇封三议

上政府滇封三议（己丑五月）

某上言：顷见云南孙可望遣使请封，给事金堡引祖制「无异姓封王」之典，连上七疏，力阻其请；下诸臣廷议。某以末僚，不获与会议之列；辄有谬见，敢私布于执政。

某听滇使杨畏知所言，此中要领不难得也。畏知见堡疏，不以为非；见江西宗室议云疏诋堡把持误国，乃曰：『朱君谬矣！给事引祖制以争，使知朝廷有人，法纪尚在；主上破例封之，使知出自特典，益见圣恩。盖难其封而后封之，斯知感激而尊朝廷，所谓「怀诸侯」者在此一举』。又曰：『请封，可望一人意也；其意欲得封爵出刘文秀、李定国上，足以驾馭两雄，使受其节制耳』。李定国为人直朴无伪，初遣使请封时，定国不悦曰：『我自为王，安所用请』？可望再三谕以『封爵出自朝廷者为真，今皆假号也』！定国曰：『若是，则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贼矣；勿反复也』。审知可望之情及定国之语，固可假封爵以术馭之矣。助夫异姓不王，汉制也；唐中兴，以功封者，不一而足。况今滇非我有，贼号僭窃已久，石勒所云「赵王、赵帝，自我为之」；吾又奚吝此虚名哉！但须受封之后，使能就我戎索耳。

今阻封之争，唯堡一人而已。愚谓举朝皆宜争之，皇上赫然下严旨切责；乃违众议，用特恩赐以国姓，予以郡王名号。而定国、文秀如畏知之议，爵以上公，阴使人语之曰：『此可望指也』；敕书内极其奖厉，许以出滇有功之日，即锡王号。而又敕可望居守，定国、文秀分途进取；两雄本不欲听其驾馭，固利于专征、又出邀上赏，必踊跃奉命。若可望不遵朝敕，彼亦弁髦可望之

封爵矣：此一议也。

某又闻可望所以强于两雄者，以有艾奇能一军佐之也。奇能死，中军冯双礼领其兵，与可望合；故可望独强。今请封之疏，未尝及双礼也。诚令定国、文秀受封之后，合疏为双礼请；朝廷只坐不知，但据所请，量加五等之爵。已乃敕问可望，是否应乎？使以为可，则德归两雄而离心于可望矣；以为不可，则怨归可望而三人共与为敌矣。可望之势既孤，自当仰藉王灵以行其威令，而朝廷尊矣：此又一议也。

某考唐世功臣封王，其上必多带官衔及功臣名号、食邑若干户字样，非子然某王也。今召其使者，示以唐制，加以崇衔，其「便宜事权」待请而后予；彼未有受爵而辞衔之理。既有官衔、复请事权，虽称王爵，仍是朝臣；则戎索操之在我矣。至于两雄官位，直令可望拟进予之：此又一议也。

今以可望不可信，欲两雄为我用；则前二议似亦可行。若以滇南委之度外，听其进止，朝廷以虚号羁縻之；则后议亦觉得体。惟在君相决计速行之！

今滇使入朝数月矣，畏知求去不得，乃作转语，请封可望为公、两雄为侯，稍异其等级，以图报命。闻将以此定义，恐非请封本指也。若果行之，愚恐徒失可望之心而损王命之重也！谨上。

——见原刊「藏山阁文存」卷四。

论

南渡论

闽论

粤论

南渡论

苏子瞻谓周计之失，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具论迁国之谬；此妄论也。当时幽王被弑，西京为犬戎所据；平王以赐秦襄公，令自取之。再世以后，至文公始逐戎而有其地。

周民自是，始得见锦衣狐裘之为君；「终南」之诗所由作也。当骊山覆亡之时，不有王城，何以立国？晋、郑诸侯，能以兵力克复旧京，迎立新主乎？迁国之后，遂以不振；此亦其大势然也。

东晋、南宋，仅能偏安；要未有如今日败亡之速、失国之丑者也。史称宋高宗忘亲事仇、信奸邪而杀忠臣，极人主之不肖；而能苟全于一隅，延赵祚百余祀，盖有天幸焉。今者封疆虽蹙，未甚减于建炎时也。诸镇战兵不下数十万，宿将犹有存者，不仅黄得功辈骁勇可恃也；东南财赋之地未尝少亏，转输固便也。但得一中才之主，有乃心王室者数人以为之佐，上下一体，封疆为念；收四方之能士、因思汉之人心，练军实、广招募、慎名器、惜赏罚，根本粗

立，守险固圉。毋论报仇雪耻、恢复旧疆，即使画淮而守、截江以战，宁不足以支持岁月！岂有铁马长驱，挥戈竟渡；君臣奔窜，空国迎降；不发一矢、不阖一城，而半壁之江山拱手以献；一年之天子，囚首就俘，极南朝之辱、貽万世之羞如今日之事者乎！

夫亡国者，主也；亡主者，马士英也；而令马士英至此极者，阮大铖也。推而论之，东林诸君子攻击大铖之已甚者，亦与有过焉。马士英以戍籍起废为凤泗总督，特出于周延儒；大铖为之也。其后士英藉是爰立，遂以登庸；大铖以为己功，即士英亦以为大铖德也。而所立者，又福王之子；东林当日国本之争，非以福王乎？京师陷后，留都当事会议立君，士英贻大司马史可法书，请所欲立。是时称福世子者已在士英军中，大铖与之谋久矣；而可法不知，犹且议亲、议贤，未有所决。报书甫达，新主业已拥戴渡江，不俟南都迎驾之疏至矣：此士英入直、可法督师之张本也。方主未南渡时，诸阉自都城逃来者，皆主于内守备韩赞周。赞周与大铖交好，凡阉至，即与深相结纳，以当日所争国本一案详细演说，以重言者之罪；而与己为难者，皆其党人也。及新主御极，诸阉入侍左右，则大铖之才能与东林之旧怨，早悉于宸衷矣。是以士英疏荐，举朝排击，竟由中旨起用，即士英亦不知其所自来也。当时诸君子曾不却虑及此，唯据「钦案」为先帝所手定。夫新主之念先帝，岂胜其念先王乎？且终日以门户之见，分别邪正。夫门户之正人，皆异时争国本之气类也。此正足以信左右先入之言而坚当宁任用之志，其为大铖窃笑久矣；何诸君子见之暗而术之疏也！士英，鄙夫也；唯贿是求。由边吏起家，不与时局；未尝切齿于诸君子，而有欲杀之心也。大铖虽甚暴厉，然志量褊浅，好权势、喜夸张，少有得失，悻悻然见于面；小丈夫也。以十七年废弃在家，百计求出不得，谈兵结客，思以边才起用；但假虚衔、还其冠带，俾得以夸耀于乡里僮仆，志亦足矣。当立国之初，知其势不可阻，于士英未荐之先，诸君子概置往事不论，倡为使过之说，显称其可用之才；廷缺节钺，请授以边方督抚之重寄，则其志已伸而愤已平。何则？其始愿固止于此也。待士英荐而补牍，已属后图。而乃一剡甫出，百疏交攻；攻之愈众，则用之愈坚，而彼之愤益深、其毒益甚！宋叶适谓赵汝愚曰：『侂冑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不从。适叹曰：『祸自此始矣』！且士英与大铖，皆小人也；恩怨沾沾，以一荐报其当时起废之谋，情有难已。大铖居然以其官皆由己，于未出时业已干预朝事，掣士英之肘；动需关白，两人间已生矣；而乃使之复固者，诸君子固之也。当是时疆场孔棘，诸君子当道，未闻有荐一奇士、画一奇策为国家御侮定难者；惟日夕争此一案，亦岂足以服二竖及诸党人之心乎！

宁南左良玉兴晋阳之甲，虽启自黄澍，其实上为贼锋所逼，骄弁悍镇挟以

东来，以清君侧为名耳。而适当扬州报警之日，督师请援之疏，日夕狎至；呼天泪尽，望救眼枯！君臣相顾，褒如充耳。诸将仅一黄得功勇猛堪战，二竖董之以御西师，而置扬州于不问；其言曰：『师北来者，国亡，死者众；西来者，志在吾两人耳。宁亡国，不两人死也』！乃西师甫还，而北师已渡江矣。或谓上流犯顺，致使江北援孤。以扬州之不守，罪尽坐良玉；是殆不然！当督师去国之始，君若相固已弃之度外矣。彼其意，未尝不幸扬州破、督师死、良玉挫归而北师不渡；则以召逆帅、误封疆为名，诸君子屠杀之祸正自此始也。虽然，良玉乌得为无罪也！良玉弃其守土，称兵畿内；名为问罪，实且无君，与叛逆何异！而实因大钺、士英有以召之。士英之恶，又因大钺益以甚之。则是亡南国者，一大钺而已！

其何以使大钺衔愤肆毒，以至于此哉？以先帝之圣明，为门户所持，致使用舍莫知适从；乃尽信小人以亡其国，车覆而辙不改。春秋责备，何以辞焉！

闽论

闽立国一年而败，虽曰气数为之，盖亦人事使然焉。夫闽所建，非孱主也；所有之地尽两粤与黔中、楚之湖南、江右之半壁，截长补短，地连六省，非甚狭小也；山川地势，皆极东南之险阨，可以扼守也；米谷不取给于他，物产富饶，开采鼓铸，可以济军国之用也；其兵虽不能决战于平原广野，而乘高伏莽、超距跳踯于丛棘渐石之间，援崖蹈险，虽孟贲、庆忌不能与之争追逐也。又有火器、毒弩，与北方弓矢足以相当也；北方所恃者弓马，其地马不得驰、弓不得施，不战而守，闽固未易破也。然而一年辄败者，则三山非驻蹕之地、郑芝龙兄弟非可倚之人；倚非其人、据非其地，如坐井而求出、媚虎而思骑。当其驻闽时，固已失天下之大势、阻兴复之雄图矣。

说者谓当弃闽而入楚，舍郑芝龙而依何腾蛟；是时湖北贼新降腾蛟众数十万，拊而用之，即光武铜马之众也。然而，闽可弃也，楚未可入也；腾蛟可依也，新降不可用也。夫铜马之众，惟光武有以大创之而后降，降之而后能用之。今之降者皆有所逼而来，非我能降之也；狼子野心，其足信乎？江东于闽为唇齿，保江东乃所以固闽圉；易明之理也。而以不奉「改元」之诏自生嫌隙，此其过在江东；闽虽屈己讲和，所以保江东之策未之讲也。当日形势，惟江、楚据东南之胜，惟赣州扼江、楚之要；诚使早蹕赣州，而用何腾蛟之师以收江右、用郑氏之海艘以扰江南，使北师不得尽锐于江东，而江东可保、江右可复，天下事尚可为也。腾蛟为偏沅旧抚，善驭将、能得士心，其时军声大振。守江右者，左良玉之部将金声桓也；左师溃，声桓势孤而降，其志未固；与腾蛟共事久，以湖南之胜兵临之，可不战而下也。郑氏之兵，陆战非其所长；跃马弯弓，则鸟兽散耳。至于驾风乘潮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舟侧不仆、舟覆不

死，倏忽千里；此郑氏之长技也。由闽趋浙，风便不一日可到；乘间抵罅，蹈空虚而出无人之境，可以直抵京口；往来飘忽，以绝南北之渡，以断漕运之艘。旬日之间，三吴之义师云起，而上流之羽书狎至，敌人措手不及，其势可以得志。而湖南之兵出江右者，闻下流有师为之声援，则其气益壮。东西并奋，留都有可复之机；就使南昌未能遽复，海师未可久留舟山、崇明之间，进退无时，江东足保无虞；江右之湖东、西，亦皆为所有矣。是故驻蹕赣州，调湖南收江右、用海师固江东，虽不足以中兴，亦偏安割据之胜算也。

然此于初入闽时即行之则可，彼郑氏自谋之策未定、君臣之嫌未生，甫为拥戴，决志进取；以江、浙之戈船委之郑氏，而自任江、楚汗马之劳，悬不次之封赏，期相见於孝陵。郑氏虽未见大敌而用其长技，固所乐为；且其志气方新，知雄图远略之将大有为也，亦勇于从事矣。计不出此而乃久驻于闽，备百官、设朝仪，用太平天子之文法，讲光武功成以后之张施，彼郑氏固知上志之重去闽也。重去闽，则其权不得不归郑氏，而其志益骄；既素为闽士大夫所贱，又数攻击其无礼，遂有贼害大臣之事；上之所以待之者，外示隆重而太阿在握，未尝稍有假借；衅端已开，而复戮其旧恩陈谦于市，芝龙叩头争之不得，伏尸痛哭，收其血以去，心已离矣；岂犹肯为之用乎？能即于此弃闽出赣，召腾蛟入援，分师以下袁、吉；移粤督驻岭上，设重兵于汀、漳，合江、楚之众，用两粤之饷，虽闽、浙不守，犹足以支持数年以待天下之变，何至一败遂涂地乎！

迨江东报陷、闽关已虚，始仓卒为幸赣之计；就能达赣，而敌骑已充斥于赣州城外，虽无汀州之变，事已不可为矣！夫此两路之师，是我所宜用之以制敌者；反使敌用之以乘我，至于君亡国覆，岂不悲哉！

——以上见原刊「藏山阁文存」卷四。

粤论

当江西反正、粤东继起，天下争讴吟而思汉。是时湖南已失之城，一时顿复；人争荷戈而求敌，破竹无前；天意人心，駸駸乎有可以中兴之势。而卒不能有为者，由其举事者皆介冑一勇之夫，与谋者迂儒小生、无所识见，惟能始事而不足以成事也。

且夫南昌当烟销灰冷之时，无端一炬，海内鼎沸；其功不为不奇矣。不能乘时东出而尽锐以攻赣州，赣州未下而北师已进湖口，舍而去之；又不能分驻湖东、西以为犄角，共守一城，坐待围合；其计之失，有不待言者矣。粤东，因南昌而起者也；有南昌而后有粤，辅车相依。南昌围而粤东救，盖不容缓之须臾者矣。而粤之救南昌也，又以必取赣州而后进；赣人语之曰：『盍先解南昌围乎？围解，赣安所往！今且速去，吾终不议其后』。此实语也；粤不听

。于是赣乞降以缓师，而坚壁清野为固守之计；粤不之悟，信其降书，退师岭上以待其撤备开城、前歌后舞而入也，岂不愚哉！夫南昌初起必欲下赣州者，鉴于宸濠之覆辙，恐兵出而上流捣其虚也。若粤东又据赣州之上，以偏师驻南安，而由间道径趋南昌；度赣之兵，仅足自守。若虑其蹶我之后，彼独不虑我之捣其虚哉？是故救南昌，正不待破北师赣州而下也。迨次年再出，则赣守益坚，南昌已乘胜西上；信丰兵溃，主帅没于中流，粤东事亦去矣！是时湖南之兵壁于长沙城外者数十万，闻江西之败，长沙死守将心已解；重以忠贞营之出，自相惊疑，全师溃而督师死。湖南民裂，国事遂不可为。然吾观粤东之师志在得赣，非真有救南昌之志也。彼反正初心，本以同事者攘其功而位踞其上、已反俛听节制，以此怏怏而反；既得其位而全省皆为所有，志愿足矣，岂知因时举事，为国家收李、郭之勋哉！其志在图赣，特借救南昌为名，实欲自广其土地而已；未尝念江西亡、则粤与俱亡，而救江西为自救之计也。

夫同类者，必相助也；同仇者，必相亲也。义兵为地方之害，诚宜禁止。然如临川之揭重熙者，崎岖险阻，百折不悔，以维系江、闽一线之人心；虽无功绩，亦可为忠臣矣。入粤陞见，赐以旌节出岭；粤帅恶其纠合义师也，遣骑追杀之，赖其吏卒力战乃免。同为报国之人，岂有此去而追杀，于彼困而肯急救者哉！

然而粤师之溃，未尝失一将、折一兵也；特帅醉马陷，而没水身亡。中军杜永和挈其印，倡诸将逃，弃岭不守，直走广州；印在其手，遂据成栋位以请成。朝廷不能禁，因贿诸将各得一郡以去，惟弃南、韶为边郡耳。于是，庾岭空无人者一年。已见北师不进，乃重贿罗成耀，使往镇其地；匹马度岭，成耀望风先奔。盖永和与诸将等夷，虽据帅位，不相统属，故其号令皆不能行；以是而望保粤，得乎？

当时诸将，惟成栋子元胤可用；使闻变之时，即令李元胤驰入其军摄行帅事，而召杜永和入代元胤禁旅之任，彼即拒朝命，无以拒元胤也。元胤果断、有智略，又其诸弟李元泰、李建捷皆军府要职，最称骁健；元胤至，诸将即有异志，元胤亦足以制之矣。于是移军府于南、龙，宿重兵于岭上，北师虽锐，未可长驱而入也。北来之师本非劲敌，以十万之众坐守广州城下者一年，每战辄多杀伤；非范承恩开门迎降，广州不破也。城破之日，诸将全师扬帆以去，北师望之，未发一矢；所屠戮者，合城士民而已。以此观之，其师之才略，固远出元胤下也。当广州受围之时，元胤独以禁旅数千留守端州，忠贞营数万之兵阑入其境，元胤悉守险隘；移檄其将约束士卒，不令擅动一草，由是秋毫无犯，郡以获安。悍将杨大甫、逃帅罗成耀拥众放恣，元胤密请于朝，即席称诏斩之；声色不动，内外帖然。度其用兵，必大有过于成栋者；而未能竟其

用，诚可惜矣！即使元胤得用，粤东可保，支持数郡，亦不足以有为；然未有火未及然而遽烬之，如此其速者也。

至于行朝之上，本无一事可为；当事者亦惟藩镇之意是从，固无智谋之士、亦无所用其智谋也。虽分立门户，所争者口语耳，无关于国家之大计也。一、二徇私植党之徒，思结援藩镇以固其权，其谋适足以败国；究竟国事之败，亦不由其谋也。大势已去，谓之何哉！

——见原刊「藏山阁文存」卷五。

传

吴廷尉鉴在传

吴廷尉鉴在传

鉴在吴氏，名德操；桐城麻溪人。吴固望族；祖三爰、父瞻苏，皆有名称。鉴在资性沈敏，下笔千余言立就，苍苍莽莽，一往有秦、汉之气；作为诗歌，沈郁顿挫，有老杜风。年二十一，补邑诸生；累试高等，食饩称名士。己卯在都下，值同里方中丞被逮，君周旋西库，因得侍黄石斋先生教；先生器之。

辛巳，避寇乱，流寓白门；与予比屋居，贫甚。入闽兴化司李幕，归途，奴舡篋以逃，踉跄走武塘；知予在武塘家仲驭所也。仲驭资之还，因约次年共予读书其家南园。次年春，至南园，三人键户读书，著作颇多。三月，贼陷京师，同予返白门；予妻方氏业已挈子女归里。予知时局且变，不可归；独返武塘。未几，党祸作，君亦东下；予适在嘉定署中，令将羁予以竣逮，君与仲驭泊姜如须计出之。而予妻子亦以里中搜捕，不能容；腊尽，寻予武塘，仲驭推南园以居，而与君移馆郊外；予亦不数见君矣。乙酉夏，南都失守、三吴鼎沸，仲驭承相国命起义兵，予两人皆入其军。秋八月兵溃，仲驭遇难震泽；君与同赴水，独不死。奔赴闽，为黄石斋先生疏荐，与予同下部试；予得推官，君知县。丙戌春，补长汀令。汀州陷，奔粤东。端州正位，改中书；旋以从龙之劳，简授御史，扈蹕武冈。言事忤逆帅刘承胤，与同官刘湘客、毛寿敦、给谏万六吉俱逮下廷杖；承胤复上疏救免。承胤叛，上奔靖州；君随驾相失，狼狈柳、庆间。戊子，粤东反正，驾旋端州；上念君有直节，命巡按广西，兼摄学政。事竣，升大理寺丞。己丑覃恩，赠祖、父如君官，母、妻淑人。己会推广西巡抚，不果用；闻母忧，请守制桂林。庚寅冬，桂林陷，被縶不降，尽其所有以免；寄家瑶中，身依梧州兵备道彭爌，吴氏戚也。癸巳，李定国破桂林，粤西尽复，梧州将吏皆东奔。君避居苍梧村中；定国至，檄君出，以原官待事。君入城坐门楼，稽出入，全活当事家口甚众；为彭氏也。会孙可望忌定国功，矫旨撤回。君随以西山间道，奔回其寄家，劳瘁悲愤，病以死；死时年四十二。呜呼！君死名没矣。予之外，谁知君者！故私志之，留示其后人

君为人落落寞寞，造次不能以言语自达；顾有识见，坚定不移；予不及也。初，癸未春入闽幕时，语予曰：『同舍某子，恶直好佞。将信某言，构怨于诸父，必有内难；难作必求援于子，慎勿出！即出，事已后，将以衅端坐子；某父兄皆归咎焉』！予唯唯。然性勇于急难，卒违君言；果一一如君所料。尝与予共司里中选事，去取之间，不出一语；而予任怨独多。予盖心服君之简重足以任大事，然恩怨特明，其所不合者，终身以之；顾以予率易，独相友善。君大父三爱公，与先君子垂髫交；君翁瞻苏公，视予犹兄弟也。予与君同年生，瞻苏公尝靳君不得与雁行；予不听。予于四方，逢人极口鉴在。或曰：鉴在不数口子。夫人各有能、有不能；若口，非君之所能也。君文不加点，予尝劝其苦思；曰：『思路浅，即苦，所得亦无以加』！已同予课文，久不就；及就，反居予后，文乃大进。诗思颇艰，乐府、歌行，自然逼古；尝自评其诗曰：『经其手便重，出其口便晦』。然其似老杜处，正以此。在都门，有「北征草」、「武塘诗文」成帙，亡于震泽；粤西宦游有「臆草」，不及百首，臆往事也。仲驭起兵时，君夜梦骆宾王题句其宅；语予曰：『梦不吉，奈何』！及震泽之难，予适以事登岸。仲驭死，君沈水底；见一人前行，挽其裾，得达岸以免，人遂不见；异哉！命长汀，予过其地，官舍萧然。留予饭，盘盂不备；予怪问之。曰：『例皆民备，意不欲扰民；但与相安，使不知有令可耳』。予笑曰：『时事孔棘，若民不知有令，恐异时有事，亦不听令，奈何』！已而，上由延平趋赣州、过长汀，需役数千名，民逃不应命；大为卫士所窘。君固志为循吏，其实于吏才非其所长。为御史，好持正论，立名节。武冈累疏请上还蹕桂林，语侵刘承胤，几不免；又分别气类，有崖岸，不为同乡人所善。刘湘客等用事时，与呼应颇灵。湘客等败，攻之者语及君；君持服桂林，抗疏为罪人争，且请入覲面陈。予力阻之，乃止。先是，君巡方时，同里有小人汪某随粤西诸属吏上谒；君不察，待如属吏礼；其人大恨。及是，肆口诬谤；恶君者引为左证。予面斥其妄，因并诬予；闻者旋亦觉其妄，谤不行；然予亦孑然无与矣。湘客等受杖，金给事堡伤独重，垂死；寄卧其同难某给事舟中。某楚伧，心不乐，私自鬻舟。予适至，闻舟后有较锱铢声；入视之，则业已成交价矣。予语其人曰：『约成，须俟金君疮愈，乃过舟；不然，将移至何所耶』？其人悟，急毁约。某大诟曰：『若能如价买此舟以安金君，乃成丈夫；奈何以人舟为己义也』！予搜囊得百金，犹不足；而君颺适至，脱手相付，正满其数；快哉！某即日自移去。即此一事，两人志气，可谓千里相感者矣。庚寅秋，乞假西上桂林，方阁学密之亦至。自入行在以来，彼此皆书札往还；至是，始得聚首云。比知时事已不可为，放舟漓江，相与言志；君曰：『吾死生随

驾耳。脱追随不及，即觅路东回，仍返武塘；终不归故乡，为乡里小儿所轻薄也』！呜呼！死不首丘，君志也夫！

君元配方氏，无子，有二女；君远出，依兄拙存以居。官粤西，娶新安汪氏，寄居猺中者是也。闻君歿后，有人自苍梧署出，冒称兄拙存往收其资，将嫁汪氏；氏不可，乃縶其仆婢数人以还。有仆朱三，曾识予，为哭陈其事；言君死，殡山中，汪氏有遗腹数月矣；天殆不绝其后也。自后道里隔绝，君兄弟贫，不能远访；拙存乃以己子为之嗣。而汪氏生子与否，竟无音问云。

——见原刊「藏山阁文存」卷五。

纪

闽粤死事偶纪

闽粤死事偶纪

闽、粤再失，死事者不可胜纪。以吾所亲知灼见，决志于死而死者，得数人焉。

自瞿留守、张司马外，死闽难者，在汀州有熊纬。纬，江右南昌人；中丙子河南解元、崇祯癸未进士，授行人。丙戌春，与予同寓赣州。每酒后，哀吟先帝，涕泗横流，辄求死；予语曰：『狼蹠所云「未得死所」；子有死志，盍求死所乎』？已到延平，以给事中扈驾。至汀州，敌入城，从官逃散；纬独衣冠赶赴阙，遇敌大骂而死。又，赣州城破，死者数十人，褒恤不等；有杨文荐者，至今人无称焉。文荐，长沙人，亦崇祯癸未进士；赣州总督万元吉门生也。丙戌春，元吉失守吉州，退回赣；北兵随至，署郡事郡丞刘某闻风先遁，士大夫争避出城，元吉为兵民所不附，人情汹汹。文荐以兵垣监湖南何督师军，道出赣州；进谒元吉，慨然曰：『城可守也』！遂以守城自任。士民拥入城，文荐登陴布置，方略整暇；北兵攻围半年，时出壮士缒城下，多有斩获。文荐体本羸，竟以劳瘁咯血，卧榻不能起。城破执之，舁往南昌，不食而死。论者以其死于南昌，不列赣州死事中。夫许远、张巡同一死耳，但少后，未有优劣也；且许远本有守土之责，义无所辞。文荐，过客也；有司弃城而出，过客入城而守，守城虽不料其必死，亦知死其所必有也。人孰肯舍其逍遥自在之生，而求万分有一之死哉！使文荐非病不能起，城破之日，必明白慷慨，烈烈以死。何则？其死固自求之无所悔也。此二人之死志皆素定，岂与夫逃死无地、溷为乱兵杀者同日语哉！

死粤难者多人，其大者如相国严起恒，死于左江；南阳伯李元胤，追车驾不及而死：皆可纪也。起恒，山阴人；崇祯辛未进士。以部郎出守广州，一尘不染。迁衡永道，猷贼扰湖南，诸郡尽逃；公在永州，吏民去尽，独公一人端坐堂上，谕鼓吏早暮击鼓如常；贼亦不至，城赖以全。丁亥，擢户部侍郎，督

湖南兵饷，饷不匮。上在全州，召入内阁；从上崎岖锋镝、出入烟瘴者数年，不离左右，如陆贄之于德宗也。诸将虽跋扈，皆以其清廉重之；异于他相矣。自出守时，即不携家；已至端州，萧然独处、食止一味，终日与故人、门生诙谐小饮。予尝问公何恃而暇？公笑曰：『更何恃哉！直办一死耳；焉得不暇』！会孙可望请封，陈邦傅阴令胡执恭入滇矫诏封秦王，朝议不允。庚寅冬，车驾南幸；明年至南宁，可望遣其护卫张明志领铁骑五千迎驾，径登公舟，问封滇是「秦」耶、非「秦」耶？公正色曰：『汝以迎驾来，功甚大；朝廷自有重酬，固不惜大国封。今为此语，是挟封也；岂有天朝封爵而可挟者乎』？明志语不逊，公出舟大骂，跃水而死；可望兵皆哗。从官后至者，土人为言公死状如此；又言：公尸沈水不起，倒流三十里至青山下，兵去后，虎负之出诸岸。元胤，河南人；本姓贾，李成栋养为己子，犹称贾相公。成栋反正，元胤以金吾提督禁旅，封南阳伯；喜与士大夫游，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所为五虎者，其交好也。为人面如削瓜，有谋略果断；斩悍将杨大甫、叛将罗成耀于坐上，声色不动。庾岭失守，移蹕梧州，命元胤留守端州。忠贞营刘国昌溃入粤，将向端州；元胤御诸境外，敛兵而过。庚寅秋，广城破，端州不守，将吏皆叛降去；元胤闻上幸江左，单骑追之。以一妾随，中道度不能达，则杀妾；已又杀马，将从间道奔海，为逻所获。至广城，与元胤同事者皆无恙，劝其降；元胤大骂，不屈以死。死时，冠帻如故也。呜呼！可谓烈矣。

——见原刊「藏山阁文存」卷五。

杂文

南渡三疑案

皖髯事实

南渡三疑案

甲申年，南渡立国。十二月，有僧大悲，踪迹颇异；至石城门，为逻者所执，下锦衣卫狱，诏府、部、科、道同法司会审。据供称：先帝封齐王，又云吴王；以崇祯十五年渡江。又言：见过潞王。其语似癫、似狂，词连申绍芳、钱谦益等。于是阮大铖、杨维垣等令张孙振穷治之，欲借此以兴大狱；罗织清流，遂造为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陈子龙、祁彪佳等，皆将不免。东林、复社，计一网尽之。孙振审词有云：『大悲本是神棍，故作疯癫；主使实繁有徒，阴提线索』。又云：『岂是黎邱之鬼，或为专诸之雄』！语多挑激上怒。上意不欲深究。御史高允兹疏言：『大悲状类疯颠，语同梦呓。先帝绝无十二年封齐王之事，诸王亦岂有十五年过镇江之理！且亲藩贵重，寺人骄蹇；招内潞王下位迎接、李承奉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风影否？至如申绍芳、钱谦益现任宫詹卿贰，敢有异图？且此何等事，而议之孔圣庙耶』

？谦益、绍芳各具疏辩；马士英亦不欲穷其事，遂以弘光元年三月弃大悲于市。

是时，方有北来太子一案，真伪莫辨；而又有伪妃童氏之事，命内臣屈尚忠、锦衣卫冯可宗严加鞫问。童氏初自河南至，云为上元妃，广昌伯刘良佐令妻子迎候；询其始末，言之凿凿有据。良佐奉之如后，以仪卫送至都下。上不内，下镇抚拷问。据招：系周王妃，误闻周王为帝，故谬认耳。上初封德昌王，娶黄氏，早薨；继李氏。再继童氏，封王妃，生子不育。洛阳陷，逃民间，与王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巡按御史陈潜夫奏妃故在，上不问；至是，自诣巡抚越其杰所，具陈本末。刘良佐以闻，上大愠。既至，下诸狱。冯可宗奏其病，命善视之。童氏在狱，细书入宫月日及相离情事甚悉，云以某月日城陷，争出宫，妾具馔，奉帕裹上头，逾墙而逃；求可宗为之转达。上弃去弗视，命屈尚忠加酷刑；氏号呼诅詈。寻瘦死狱中（或云在狱未死，南都陷，不知所终）。有言：童氏，周府宫人；逃乱至尉氏县遇上，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岁。京师陷，上南奔，各不相顾；氏遂委身民间。马士英劝上迎童氏入宫，密谕河南抚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上不听。刘良佐奏：『童氏实非假冒；彝伦所系，恳赐曲全』！上谕：『童氏妖妇，冒朕结发。朕初为郡王，有何东、西二宫？据供系熙宁王宫人，尚未悉其真伪。朕宫闱风化所系，岂容妖妇阑入！法司即示情节，以息群疑』。览上谕，未尝斥其假冒，但言「冒朕结发」耳；则为继妃童氏无疑。岂上恶其失身，遂弃如敝屣耶？士英据外讹传，谓逆旅生子，业已六岁，劝上迎致；此语大妄！洛阳以崇祯十四年（辛巳）正月陷，距今甲申纔四年耳；安得有六岁子哉！宜上不听也。

至于大悲，踪迹始终不明；即高御史疏详之，句句是驳、亦句句是疑。据称「状类疯癫，言同梦呓」；既入狱，受当事意旨，不得不托疯癫；其招词必有骇听之语，当事不得不加以梦呓。先帝无十二年封齐王之事，信矣；然张孙振称「大悲本系神棍，主使有人」，则皆系朝臣，岂能不谙典制，而令妄言自呈败漏以取诛夷耶？若云「诸王无十五年过镇江之理」，自流寇蹂躏、中原被陷，各藩诸王不及奏请而南奔者多矣；贼以十四年正月陷洛阳，即移兵攻汴，河北路阻，中州诸宗侯大抵流寓淮、泗间；且今上既可以渡淮而南，诸王独不可以渡江而南耶？至云「潞王下位迎接、承奉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风影否」？潞王近在杭州、承奉一召即至，风影有无，真妄立辨。况潞王方忧谗畏讥，讵敢异同！何以付之默然不问，但坐以疯癫，急诛之以安反侧耶？事干反侧，词连东林；阮大铖、杨维垣业欲借之以兴大狱，张孙振方图百计锻炼，岂绍芳、谦益一辩疏可免！马士英何所畏惮，劝令中止？上意复何所顾惜，不欲深

究？其中颠末，恐士英未免窃疑，大铖、维垣辈固不能知也。

初，福世子歿，德昌郡王以序当立。士英抚凤时，有以居民藏王印者；取视，则福王印也。询其人云：『有负博进者，持以质钱』；士英因物色之。上与士英初不相识，但据王印所在，以为世子；甲申国变后，遂拥戴正位，以邀爰立之功。大悲者，或云徽人、或云齐庶宗，或有见诸苏门某桥傍者。自中原寇乱，诸藩流离南来，改名姓乞活者不可胜纪；到留都，与齐宗室序行辈者，往往有之。今为齐庶宗，又诬为妄称齐王；岂即以此耶？闻会审时，以帕蒙其头，人不得见；所供语秘密，无人闻知。有言其供称曾封郡王，未尝言封齐王也。若但以郡王叩阍乞封，岂繁非分？何至斥之为妖僧，致之于死！御史谓其语似梦呓，则必有深犯忌讳，不可以上闻者。士英不肯穷治，或止知德昌之当为世子，犹未能实信上之果为德昌也；上不欲深究，亦有自知之明耶！当时但使童氏得遇大悲，其事即明矣。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诣阙求见；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者之德昌也。大悲但知福王世子应属德昌，而不知今上之业已为德昌也。童氏既已下狱加刑，自言：『失身之妇，无敢复生！非望上偶圣躬，但求一睹天颜，诉述情事，归死掖庭』！夫童氏陈情愈切，则天颜愈远；何不求太后召入永巷而讯之也？岂不惟上不可见，太后亦有不可见者耶！童氏既不容见，则大悲之死固其所矣。

北来太子一案，当时藩镇、督抚皆有疏力争；上虽晓谕再三，至今人不见信。少年初至留都时，马士英亦未耿决以为伪，但设疑三端，以迎合上意；而首斥其伪者，王铎也。铎不过效顰隼不疑，以自附通经足用者耳。至于方拱干辩认，面质其伪，反滋人疑。拱干是时方以北来，挂名「从逆」之案，待命吴门；一旦召之入都，许为湔雪、还其原官，有能不奉马、阮之意旨者乎？东宫出阁，去弘光元年无几时。岂有少年于众中望见拱干，即指彼髯者，呼为方先生；而东宫面貌言动，拱干反不识耶？其真与伪，一见立辨。果伪耶，即宜叱下；如隼不疑之叱收伪卫太子，岂不直捷！乃漫不置一语，顾以讲读时琐事为问；凡问答十数条，曾无一语偶合，斯以异矣！盖当时东宫讲官止拱干一人在列，旁更无一人为之左证；即少年所答尽是，拱干尽以为非，谁从质耶！盖诸奸熟商之，以无凭、无证之事坐之以伪，使无从申辩也。及再审时，置禁城图于前，指宫殿名目及帝后所御居，无一差谬；闻有应天推官与讯，出语人曰：『即非真，亦深谙大内事者』。士英初请令大珰卢大德及旧东宫内臣于城外僻处，以先帝并永、定二王庚甲及宫庭制度诘之；如假冒，必不能悉。今既皆悉矣，鞫问计穷；杨维垣乃扬言于朝云：『驸马都尉王昺侄孙王之明貌类太子，固悉宫中事』。马士英遂以其言入奏，从此遂称为王之明；前屡审时，何未闻称是语也？江督袁继咸言：『王昺原系富族，高阳未闻屠杀，岂无父兄群从

；何事只身流转到南』？楚抚何腾蛟亦疏言：『王昺侄孙，何人举发？内官、公侯多北来之人，何无一人确认，而泛云自供？愚谓王之明既云系驸马侄孙，本非国戚，安得入宫，备悉大内事体？之明貌似太子，内庭诸阉及东宫旧使，岂有不知？曾未言及。维垣以「逆案」废锢十七年，一切国事不与闻；宫闱亲密，何由悉知？而此说独出维垣之口！闻维垣扬言时，亦祇系揣度之词；何以遂据为定案』？惟士英疏有云：『闻东宫睿哲凝重，不轻言语；此人机辩不可方物，以此致疑』。固可疑耳；然凝重机辩，方拱干所当知者，辨认时何不判其真伪？乃取漫无证据者以为伪，人谁信之！北兵至，豫王命少年坐圣安上；携以北去，不知存亡。即使与圣安同死，终未尝正其为伪也。

吾尝谓大悲本末不可知，而决为中州之郡王也；童氏出身不可考，而决为德昌王之故妃也；少年之为东宫不可信，而信其决不为王之明也。三大疑案，漫纪诸此，以俟后之论定者（「传疑诗」三首，载集中）。

皖髯事实

皖人阮大铖，少有才誉；万历丙辰通籍，授行人。考选给事中，清流自命；同乡左公光斗在台中有重望，引为同心。其人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面；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

天启四年冬，将行考察，会吏掌科缺，以次应补者江西刘弘化，在籍有丁忧信；后资夫踰大铖，大铖亦方假回。左时已转佥院，急招入京。大铖既至，而当事诸公意属魏公大中；以察典重大，大铖浅躁、语易泄，不足与共事也。左意遂中变，语大铖曰：『某公艰信已确，但抚按疏久未至，奈何！现有工科缺出，且宜暂补；俟其疏至，再行改题可乎』？大铖业心知其故，谬曰：『可』。于是具疏题补工科都给事中；凡再题而命不下，诸公怪之。而外议喧传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请。疏朝上而命夕下；盖大铖于此时始走快捷方式、叛东林也。大铖到任未数日，即请终养归；以缺让魏公大中，与杨、左诸公同掌察典。归语所亲曰：『我便善归，看左某如何归耳』！杨、左祸机伏于此时矣。次年春，难作，毒遍海内。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

丙寅冬，召起太常寺少卿；数月，即回。心知魏阉不可久恃，凡有书币往候，随即购其名刺出；故籍阉时，无片字可据，但加以「阴行赞导」而已。先帝即位之初，举朝皆阉余党，东林虚无人；于是杨维垣乘虚倡议，以东林崔、魏并提而论，盖两非之。不意倪公元璐于词林中毅然抗疏，极诋其谬；分别邪正、引蝇批根，维垣为之理屈词穷。而大铖在籍，既闻阉败，急作二疏遣赍入京。其一疏特参崔、魏；一疏为七年合算——以熹宗在位凡七年，四年以后乱

政者魏忠贤，而为之羽翼者崔呈秀辈也；四年以前乱政者则为王安，而羽翼安者东林也。谕役特示垣：若局面全翻，则上前疏；脱犹未定，即上合算之疏。是时维垣方与倪公相持，得大铖疏大喜，即上之；从此东林诸公切齿大铖，倍于诸阉党矣。

崇祯元年，奉优旨起升光禄卿；旋被劾罢回。已为魏公大中子学濂血疏称大铖实杀其父；用是削夺配赎，列名「钦定逆案」；十七年不能吐气矣。大铖虽里居，凡巡方使者出都，必有为之先容；到皖即式其庐，地方利弊或相谘访。大铖随以夸张于众，门庭气焰依然熏的。最后有温御史应奇者，江西宁都人；出都时，语大铖所知，极陈向往之私。大铖闻之，逢人辄述新直指语。迨直指莅皖视事毕，当谒客，大铖洒扫门巷，敕庖厨、音乐以候；谓出必先过我，即留饮也。而直指往返再经其门，竟不投一刺；乃大恨，无以对仆御及里人矣。已御史被论降调，大铖即以「下石」自居；实不然也。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惟时白门流寓诸生多复社知名士，闻而恶之，公出「留都防乱揭」以逐大铖；大铖惧，乃闭户谢客，客亦无造其门者。贵州马士英固与同谱，谴戍寓白门，同时失志；两人者终日往还，互相慰劳耳。宜兴相公周延儒为髫年昵友；既回籍，大铖过其家。延儒与约曰：『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祯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铖遣使往候，以金杯为寿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举杯酹者三，仍令持归；语使曰：『饮此，如与尔主面谈矣。旧约不忘；但今兹之出，实由东林，先与我约法三章，第一义即尔主也。归语尔主：倘意中有所为一人交者，当用为督、抚；俟其以边才转荐，我相机图之，必有以报耳』。使归，大铖以为无如马士英者；遂以士英请。延儒入，即拔士英为凤督。甲申国变，士英擅拥戴圣安之功，实由大铖致之也。

圣安以福王践位，从前东林所争者，具有成案；固大铖可以借此发难报复之秋矣。又守备太监韩赞周，素与交好；京师陷，诸阉南奔，大铖一一招致之，深相结纳，与言东林当日所以危福王状。诸阉入内，皆悉陈于上前，又极称大铖才；圣安意中，固早有阮大铖矣。士英特疏荐起以报前德，亦所不容己者；而诸公攻之已甚，激使并力同仇；乃大铖竟由中旨起用，此又出于士英意外也。当时若早有知变计者与士英谋，出山之时，畀之节钺，以遂其飞扬驰骋之思，则十七年郁结之愤可以少抒；及业已佐枢，而给事熊霖乃言「宜置之有用之地」，固已迟矣。攻之愈急，则其机愈深；郁之愈久，则其发愈毒。譬如囚猛虎于阱中，环而攻击之者不遗余力；一旦跳跃而出，有不遭其搏噬者，几人哉！

圣安蒙尘后，大铖由太平逃奔浙东，投金华朱大典；大典固与同官交好

，方举义婺州，闻其至甚喜，留之与共治军，大铖即身任其事。是时金华军容颇盛，义饷大饶，大典将悉以付之；义军哗，绅士公檄声其罪，逐之出境。大典遣人护送至江东，入方国安营。马士英与国安同里，先至其营；大铖善论谈，至则掀髯抵掌，国安为之倾动，与士英论多不合；士英亦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已居其恶，意固不平。由是，渐相矛盾。有方端士者，怀宁人；与国安联宗，为其记室。至是，以佥事衔管江头提塘事。台州推官潘某，某子也；固为大铖气类。在台激变奔杭，值北师至，投诚；补杭州同知。其家留台，悉匿端士所；杭、越书信，往来不绝。大铖因是潜通降表于北，且以江东虚实启闻北师；在江头为北间谍者几一年，而越人不知也。故后录用降官，有「阮大铖投诚独早」之旨。丙戌六月，贝勒渡江，马士英与方国安等走台州；大铖独至江头迎降，盖冯铨已荐为军前内院矣。既见，贝勒于衣领中出一纸条授之，有字数行；冯铨手书也。自是，大铖以军前内院从征，急招士英、国安出降；自请于贝勒，愿为前驱，破金华以报国恩。初，大铖在金华与大典阅城，至西关，大典语曰：『此门新筑，土未坚；有事，备御宜严』！及是，大铖专用大炮攻西门，门塌、城遂陷；焚戮甚惨，以报「讨檄」之恨。有金华府同知耿献忠被繫至帐前，大铖遥望见之，即呼曰：『耿父母也』！耿旧为巢县令，故称父母；因向诸内院称：『某素有吏才，可大用』！亲解其缚，留之帐下；自是献忠朝夕不离大铖。

是时北兵所过，野无青草，诸内院及从征官无从得食，大铖所至，必罗列肥鲜，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争讶曰：『此于何处得来』？则应曰：『小小运筹耳；吾之用兵不可测度，盖不翅此矣』！其中有黑内院者，满人，喜文墨；大铖教以声偶，令作诗；纔得押韵协律，即拊掌击节，赞赏其佳；黑大悦，情好日笃。诸公固闻具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本，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高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诸公帐内剧谈；听者倦，既寐有鼾声，乃出。遍历诸帐，皆如是。诘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帐中，聒而与之语，或诵其枕上诗。诸公劳顿之余，不堪其扰；皆劝曰：『公精神异人，盍少睡一休息』！大铖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犹一日也』。及诸公起，鼎烹悉陈，复人人饕餮；盖豫饬厨人以夜备矣。一日，忽面肿；诸内院忧之，语献忠曰：『阮公面肿，恐有病，不胜鞍马之劳。老汉不宜肿面；君可相谓，令暂驻衢州，俟我辈入关取建宁后，遣人相迓何如』？献忠以语大铖；大铖惊曰：『我何病？我虽年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幸语诸公：我仇人多，此必有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我愿诸公勿听』！又曰：『福建巡抚，已在我掌握中。诸公为此言，得毋有异志耶』？献忠复诸内院，内院曰：『

此老亦太多心！我甚知东林、复社与渠有仇；因见渠面肿，劝其在此少休息耳。既如此疑，即讲同进关可耳』。于是与大钺同行。既抵关下，皆骑，按辔缓行上岭；大钺独下马，徒步而前。诸公呼曰：『岭路长，且骑；俟到险峻处，乃下』！大钺左牵马、右指骑者曰：『何怯也！汝看我筋力百倍于汝后生』。盖示壮以信其无病也。言讫，鼓勇先登，不复望见。久之，诸公始至五通岭，为仙霞最高处；见大钺马抛路口，身踞石坐。喘息始定，呼之骑不应；马上以鞭掣其辔，亦不动。视之，死矣。诸公乃下马，聚哭极哀；急命置薪举火焚其尸。家僮固请全尸归葬先塋；诸公不能久待，畀以十二金，命为殓具。仆下岭求棺，数十里外无居人；三日后，乃得门扉一扇，募土人往移之下，则已溃烂虫出矣（以上投降后事，得之耿君口述）。

耿君字伯良，粤东反正，擢升司空；戊子冬，在端州刘侍郎舟中，叙其事甚详。袁总宪在坐，属予纪之；并为「髯绝篇」一首。大钺髯而无嗣，故以「髯绝」名篇也（诗载集中）。

暗机以毒正类，熟媚以丐宠怜；奸贼情状，尽此两端。琐琐写来，令人且恨、且笑！（璚楼）

——以下见原刊「藏山阁文存」卷六。

藏山阁诗选

桐城钱秉镫（饮光）着

过江集（甲申、乙酉）

生还集（丙戌上）

生还集（丙戌下）

生还集（丁亥上）

生还集（丁亥下）

生还集（戊子上）

生还集（戊子下）

行朝集（己丑）

行朝集（己丑）

行朝集（庚寅）

失路吟（庚寅、辛卯）

过江集（甲申、乙酉）

传疑诗

二忠诗

哀越诗

悲愤诗

震泽

漫兴

徐松涛御史

夜渡

睦州道上，示新安穆秀才修玄

衢州遇韦剑威

赠黄仲聚参戎

酬朱润生

三吴兵起纪事，答友人问

送别穆修玄入大安关

同韦剑威、徐钦玉度仙霞关

初达行在

放歌，赠吴鉴在

故人行

酬方蕴修

同鉴在、蕴修饮徐闇公司李署

又示闇公

古诗

少年行

侯家行乐词（为郑氏作）

福州迎春歌

寄孙克咸

授官后，呈黄石斋、曾二云两师

入虔次芋园驿，同方蕴修守岁刘中丞远生昆仲庸中

传疑诗

假亲王

假后

假太子

假亲王

狂贼昔猖獗，诸藩皆炭涂；幸免有几人，亡命窜天隅！如何妄男子，乃有非分图；诏狱酷锻炼，一死伏其辜！或云福世子，国破民间逋；南都新立帝，匍匐趋乘舆。徼幸思袭国，冒昧还遭诛！不闻雋不疑，叱收黄犊车？满朝尽通经，世子来何愚！

假后

福国昔破散，骨肉如飘蓬；诸王更衣遁，妃主不得从。如何妄妇人，御史扈还宫！叩阍不见容，榜掠词已穷；愿归掖庭死，得一识重瞳！或云世子妇，流落里妇同；闻王即帝位，自谓匹圣躬；庶几邢夫人，御环得相逢。不知今上谁，空死圜圉中！

假太子

昔闻燕京亡，诸王已陷贼；挟之左右随，贼去无消息。如何妄小儿，顛顛来河北；云是旧东宫，脱身今返国！宫监无敢认，讲官不相识；后云王之明，拷讯已吐实。党人为主使，大狱事罗织！国亡天子走，群小拥登极；与上同被擒，并侍贤王侧；贤王偕北还，真伪竟谁测！

二忠诗

史公将略本非长，半壁南朝一死偿！庭议祇知除异己，庙谋宁复顾危疆（时上流问罪之师东下，尽撤江上兵御之。扬州屡求救不应，遂陷亡）；上江斗罢扬州破，北府屯空建业亡。二竖至今还兔脱，槛车独见送君王。（史相国可法）

靖南勇气冠诸勋，报主精忠独数君！鹰饱祇教防兔窟（马、阮倾心结纳，遂为所用），虎痴何意入狐群！上流问罪偏劳拒，北道求援未许闻。国运可怜亡一矢（公中箭自刎），江城遗恨失将军！（靖南侯黄得功）

哀越诗

乙酉年五月，留都陷，马士英拥太后奔杭州；潞藩在杭，遣陈洪范往建业行成。

总戎使节驻南湖（时驻嘉兴），更会军容万舳舻（太监高起潜舟师亦至）；共拟返旗臬二竖（时马、阮皆在浙），即看传檄号三吴。江城有险应先据，越国行成且缓图；底事金缯饱搜索，望尘舞蹈作前驱！

金陵王气已应终，马相旌麾向越中；北狩君主空有恨，南来太后且论功（马拥太后至杭）。孔莪建议诛夷甫，玄礼何讎戮国忠！底事杭州三学士，不闻请剑有陈东！

悲愤诗

家仲驭倡义武水，死于震泽，予妻率子女沈诸江。悲愤之余，追恨首祸，书此于震泽寺壁。

南渡失国柄，二竖覆皇都；武昌兴甲兵，传檄诛奸徒。烽火照河北，四镇还相图；撤兵防上游，坐视扬州屠。所虑楚师下，宁忧胡马驱！胡马渡江来，奸臣弃主遁；可怜佳丽地，士女成炭涂！我友报韩切，义旗倡三吴；磨盾草檄文，鬼神泣通衢。一战不得当，诸将人人殊；书生愤所激，攘臂愿执殳。兵力虽不敌，志已无完躯；遇难震泽滨，事败志勿渝。我友赴深渊，我生聊须臾

；宛转娇儿女，枕藉江与湖。哀号浮水出，涕泣通市俱（仲驭尸沈一夜，予号之始起）；抚尸哭一声，痛绝还复苏。烈士死不悔，妻孥何罪辜！首祸者谁子？至今犹缓诛。椎心问苍天，苍天安足呼！

震泽

秋风依废寺，拥被听江声；僧饭临朝绝，梵钟过午鸣。片烟村树出，一雨板桥平；赖得漆园叟，摇舟送我行（土人庄叟渡我，乞食于沈氏）。

烽过村村破，叩门我自憎；平生不信佛，难后每逢僧（僧清源以舟脱我于难）。野庙难寻火，深芦时吐灯；小舟天黑夜，飘泊旁渔罾。

漫兴

趁艇穿桥去复还，千村今有几村烟！雪埋橡栗朝无食，风入牛衣夜不眠。漂母未知亭长厌，野人莫字庾公贤！荆州御史同为客，独许张融寄小船（楚中徐御史许以废舟栖余）。

篷窗积雨累旬淹，眼暗河山万恨添；裹颊几家留郤鉴，叩门何处乞陶潜！巾裾自取居人怪，面目还遭路鬼嫌。饮泣江头通不寐，黄星夜夜向南占。

徐松涛御史

清秋天外一鸿嘶，万事伤心日落西；坎路情痴潘岳子，出关肠断伯鸾妻。麻鞬野阔迷风雨，牛尾江喧乱鼓鼙。但得追随拚负杖，白云深处好提携！

江村水竹绕茅亭，昨夜还家梦未醒；楚客到秋容易泣，夷歌杂雨不堪听！登楼有恨迷王粲，渡海相依仗管宁；共说避秦闽峤好，夕阳西下武夷青。

夜渡

困震泽月余，得闽中信。时虏谍甚严，昼伏不敢行，以夜渡云。

辛苦南奔客，宵征寄野航。作霜片雨住，过水一星长；人语近溪灭，渔灯出浦藏。前山闻有火，相戒勿鸣榔！

睦州道上，示新安穆秀才修玄

万里双芒屨，千峰五尺藤。水村朝听雨，山店夜留灯。客病途中健，乡愁久后增；平生不尽意，辛苦望南兴。

屈指闽中路，瞻星去转赊。古桥生石菌，细草结冰花；绝岭惊人挂，空村怪鸟哗。吞声是国恨，原不悔倾家！

衢州遇韦剑威

落魄三衢市，风尘绝泪痕；对人声尽变，怪我发犹存。生死浑闲事，衣冠是圣恩。吴江血已碧，犹是问王孙（谓仲驭）。

赠黄仲聚参戎（名赓，新安人，庚辰状元）

猿臂开弓三百钧，殿前御试射如神；黄童本号无双士，先帝亲除第一人。乱日山城参阨贱，非时旌纛出关频；将军不羡通侯印，誓复新安把钓纶（时新

安方陷，黄辞官，愿募壮士自往恢复）。

酬朱润生

汾湖两绝句，一市共悲伤；难后嗟零落，南来见表章。黄泉谁寄慰！青史且输香。属和篇篇好，吾将罢悼亡（亡妇方氏，在汾湖有绝句二首誓死。及震泽之难，为市人所传；失其稿矣。润生梓诸衢州，和者甚众，持以示我）。

三吴兵起纪事，答友人问

昔迎戎师至，兵骄马亦疲；三吴望风附，弓矢弃不持。刘生（名履丁，闽人）总戎客（陈洪范），船插使清旗；泊船秀水（属浙嘉兴府）上，奔竞人恐迟。刘生不肯仕，心识发且披；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争言舟楫利，长技不得施！刘生奔武水，父子就诛夷。陈梧（四川人）钱唐至，旋登嘉禾陴。颇闻黄镇南（名蜚），驻舟太湖湄；楼船号万艘，胜兵焉可知！吴兴馈军粮，昼夜相追随；壮士争激烈，富室愿蠲赀。姑苏城门外，匹马不敢窥；可怜陆太学（陈募陆士钥同戴之隽始事），破产供军炊。七月入姑苏，搏战还同嬉；此辈本乌合。一溃岂复知。赖有吴职方（名易），稍能出计奇；伏甲吴江岸，所忌惟在兹。诸将无斗志。同舟自相疑；日费千黄金，空养摇橹儿。嘉禾一夜破，嵩江累卵危；乞师镇南垒，摇手不可为！如何十万兵，曾无一矢遗！括饷既以饱，海口潜奔驰。海口窄不出，铁骑追及之；可怜熊虎姿，尽为鱼腹尸！三吴遍焚戮，试问戎首谁？

送别穆修玄入大安关

余偕修玄到衢，将入闽，不诸关庙不吉，修玄遂舍我独去。去住凭神决，君侯鉴我诚；如何今再问，不放与同行！客路吾谁仗？他乡别太轻。故人兹独往，惭愧远来情！

同韦剑威、徐钦玉度仙霞关

海日埋荒雾，严关已放晨；行随磨镜客，吟逐讽诗人。堠草纔经火，岩花误作春。香灯明半岭，争拜五通神。

霞关今重地，度险客心惊；戍废行人歇，楼荒野雀争。残虹收鸟外，吼瀑断猿声。过尽萧条路，将军驻浦城。

初达行在

万里南奔意，趑趄赴阙初；功臣营大内，边吏望乘舆。建武元先改，澶渊诏似虚；难余饶涕泪，羞上贾生书！

叩阍书勿信，奇策是虚闻；我遇出关将，还同霸上军。吴民真望雨，胡骑尚连云；莫倚溪山险，端居误圣明（坛拜郑鸿逵出关）！

放歌，赠吴鉴在

吴生！尔是州来季子裔，我为吴越钱王孙；我父少年负豪气，尔祖髭髯称

弟昆。尔能下笔风雨惊，我亦有文金石声；上媲枚、马下李、杜，乡人笑骂两狂生。狂生挟策天下走，卖赋时人人不受；武水公子横才名，一听黄钟碎瓦缶。场前惯赌凉州词，座下频使周顒酒；诗成笑傲如牛吼，吴侬满前谁开口！我遭网罗君在疚，海内气数逢阳九。奸雄坏国国祚移，江南风尘戎马嘶；子已弃家长千里，我犹浮宅浙水西。公子倾家建义旗，磨盾草檄鬼神啼；博浪一椎竟何用，使我妻子并鲸鲵！鸟惊鱼骇东西逝，我独何辜困吴市！蒺藜两脚望星奔，子犹待诏金马门；厨烟萧条雪拥户，相逢一恸怪我存。以手拭泪泪不止，问我南来何所恃？赋就难遇狗监荐，粒绝莫送胡奴米。踉跄导我谒贵人，贵人高卧朝不起；出门赠我一缗钱，媿彼黔娄反袂死！吴生、吴生何数奇，我不学入关上书市井儿。古来圣贤几得志，我死子殡铭我碑！铭曰「龙眠酒徒湖海士，有才无命如赵岐」。

故人行

汉家天子重故人，南阳耆旧衣冠新；羊裘已随安车至，钓滩寂寞谁垂纶！滹沱麦饭芜蒌粥，黄金大郡报不足。共称天子笃恩私，努力云台慰主知；请君试看冯异赐，不是滹沱纔过时！

酬方蕴修

谁失方干意，愁吟动地哀！言将蹈海去，怪我踏冰来。威庙怒犹在，孝陵云不开；伤心是庾信，白发被君催！

同鉴在、蕴修饮徐闇公司李署

同人不得意，旅食共荒台；忽有寻梅兴，来衔司李杯。官清衙吏懒，客散署门开；独去然灯坐，羨予携手回。

又示闇公

吾怜徐孺子，亦是英雄人；爱子殡江寺，故妻还海滨。都无儿女泪，独有友朋亲。愧我与同难，终年涕泗新！

古诗

淮南华橘柚，朱实涵芬香；得因君子力，委身玉阶旁。美人出璇户，攀条摘朝霜；珍盘覆锦绣，置我黄金床。娇爱不见御，岁宴空自芳；日闻椒櫨充，如何不心伤！

苍苍长安陌，郁郁罗青槐；曜灵生东隅，明堂旦正开。钟鼓天子坐，冠盖公卿来；子侯何少年，次第相追陪！红颜映紫绶，金貂立玉阶；朝罢骑马还，道旁尽称佳。

日落平阳里，王侯相经过；车马如云屯，葆盖似星罗。门前列钟鼓，堂上陈笙歌；华灯灿绮席，珠帘出青娥。流离曾几时，娱乐何其多！朝困沙中鳞，夕兴江上波；得志须尽欢，安能长轆轳？

端坐不得志，出门横朱轮；辉光盈道路，车上意气新。孙弘起牧豕，买臣方负薪；一言当天子，遂据要路津。叱咤奔风雷，顾盼生阳春。如何贾谊才，终老长沙滨；丈夫有时命，岂必终苦辛！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道；江南何所思？佳人委秋草。灵衣张空房，流尘积輶旒；總帐明月来，岂若平生好！葱葱玉树枝，凋摧亦已早；朝为艳阳花，夕暮成枯槁。人生少得意，得意难竟保；弃置勿复思，忧伤徒自老！

少年行

朝逢游侠儿，鞞■〈革义〉插羽箭；放马长楸间，射飞左右便。气若凌公侯，有技无人善；上书自请缨，天子不召见。烽火入萧关，誓与单于战；白马驮鞍回，霜蹄碧血溅。生还应无功，死去复谁羨？少年勇轻生，使我泪流（一作如）霰。

侯家行乐词（为郑氏作）

牙旗鼓角报军门，日午传唤谒至尊；碧眼横刀还控马，帐前诸将半西番。鲸波万里入侯封，绝域奇珍大舶供；漫把黄金沈海底，时教水鬼护蛟龙。十里香车尽内妆，侯家小女嫁亲王；雕鞍宝盖明珠络，幔挂珊瑚五尺长。甲第笙歌早放衙，卷帘深坐尽如花；专房更数夷王女，闲指扶桑是我家。

福州迎春歌

福州腊月天气佳，迎春看春人如花。福州女儿好颜色，皎若朝雪衬轻霞；宛转蛾眉楼上出，回身却用珠帘遮。街头小儿喧笙鼓，锦棚对对倡家女；珠衫宝髻百样装，尽按梨园歌曲谱。逾梁出卷观者多，却扇亭亭娇不语。此日梅花满地飞，此时柳色弄春晖；公子停鞭牵玉勒，佳人对镜换罗衣。罗衣袅袅细腰身，令人却忆白门春。白门春在长干里，钿阁青楼夹道起；侯家珠翠半天中，外戚帘栊香雾里。三条九陌车骑纷，人影花光何处是！杨柳溪边岁岁新，射雕今已遍城闉；秋千院下穹庐帐，蹴鞠场飞铁马尘。可怜日暮吹笛动，风杂鸦声愁杀人！

寄孙克咸

夙昔同枝鸟，猋如浮尘散；何意天涯身，与子复同难！念我掌中娇，对面相糜烂；咫尺不得救，空使肝肠断。余命锋刃残，分飞互零乱。我寻闽峤烟，子矫越水翰；冉冉孤云行，杳杳子规唤。相望不相闻，因风发长叹！

黄星耀闽海，紫盖辉越东；思君兄与弟，冥若云中鸿。诏书屡殷勤，高尚讵能同！俊杰识时务，君子凛固穷。君闻在幕府，颇立文若功。鄙志循斗筲，抱关息微躬；愧尔百炼钢，秃首甘从戎！

授官后，呈黄石斋、曾二云两师

艰难雪窖向南奔，万里惊看双笔存；却幸荐由文举牋，更怜身出陆公门。

浮名海内今谁在？吏道中朝久不尊；啸傲半生成小草，好持冰蘖报师恩。

入虔次芋园驿，同方蕴修守岁刘中丞远生昆仲庸中（芋园驿，在福建侯官县境。远生，名广胤；令弟客生，名烟客）

万里依刘表，天涯渡汉年；海灯千帐静，画鼓一更传。花媚江南客，杯衔渭北筵。与君皆只影，益羡二难贤！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阁诗存」卷三。

生还集（丙戌上）

丙戌元旦，同远生芋园驿作

亡妇方氏得恤

饮陈道掌留别

奉别朱文园先生入虔

张将军搜乘歌

石牛驿（在汀州宁化县）

同远生中丞入虔道上杂作

沙边老人行

楼船行，赠杨清江相公

江涨

江雨，赠延安刘客生卧病

客生梓石映昆遗稿成，属予为序；因题其后

赠杨幼于给谏

从军口号

虔州即事

鹄鹄行，赠刘客生

会昌遇姚二存御史，与谈虔事

长汀道中示吴二明府

哭漳浦师

酬开少

读开少御史谏章漫书

萃士歌

陈将军

越东破

延平寄客生、鉴在

初见朝恭纪

行朝过袁太常特邱

延平书怀

行延平诸县即事

丙戌元旦，同远生芋园驿作

海驿逢新岁，椒畅万里情。朝元随幕府，庆节听班声；小吏朱衣试，戈船画帜更。还瞻葱郁气，正满建安城（是时驻蹕建宁）。

亡妇方氏得恤

为诉吴民痛，终言家难婴。君王重节义，匹妇有褒荣；萤火光犹灿，鸿毛死未轻。更怜诸烈妇，谁与更陈情！

饮陈道掌留别

廿年湖海士，一卧鬓华新；雅好陈遵客，羞言原宪贫。天涯离别夜，辇下病残身（道掌病脚且废）。章、贡邮传便，毋难讯字频！

奉别朱文园先生入虔

潦到文场二十秋，难余偶被药宠收；朝廷多故官难择，科举成名志已休！小草愧虚知己望，铅刀妄拟圣恩酬。即今匹马青烽外，惭负先生绛帐留（郡试蒙先生首拔，力劝勿受吏职，将馆予以俟秋闱；予竟负之而去）！

张将军搜乘歌（名琮；为刘中丞部将）

张将军、张将军，身長七尺面如银；裨裆绣髯蛮靴窄，于阗腰带方麒麟。登坛年纔二十春，号令三军若鬼神。霜戈雪戟貔虎队，角声三绝寂无人；旌旗展动开八门，青龙朱雀五方分。五方壁立人如植，匹马周巡不起尘。红旗一点兵纷纷，有若风起旋秋云；东西羽毛倏改色，蛇鸟变化一时新。此是鸳鸯阵，忽成鹅鹳群；颐指目动列校奔，将军据地声不闻。鼓声既绝金钲鸣，阵色次第收霞纹。张将军，良苦辛！棘门、灞上久儿戏，中原坐视沧海沦；子有纪律兵必精，为我出兵收两京！关内耀兵有诸君，子奏云台第一勋！

石牛驿（在汀州宁化县）

石牛驿破存两楹，鸟雀满地无人声；客子入门风淅淅，停车下马不得行。隔墙叫怒如哮虎，银铛锁吏出废堵；鞭笞乱下冤不闻，良久叩头诉其苦。自从江、楚纷用兵，分符秉钺输蹄横；已愁宾客多需索，更苦刁阉难逢迎。朝啼卖女夕卖妇，饥肤戕毁复何有！供顿王官职所当，白板公卿费奔走。昨日负薪者竖儒，挽牛入关窃上书；此辈宁有安刘计，今来驰驿事恣睢。官家但识遣使臣，那知驿吏多苦辛！朝廷克敌须庙算，岂在多用虚言人！

同远生中丞入虔道上杂作

入关魂未定，挟策更从军；影去鹓鸾队，声迷鹅鹳群。旌旗山雾避，铙吹海神闻。聚米谈兵夜，边才合让君。

鹄首乘潮上，旗门映日扬；家僮传画鼓，剑客挽牙樯。星宿缠营火，鱼龙

趁甲光；晚来亲出射，夹岸列鸯鸳。

山深物候早，一路莽春声；谷鸟迎人立，岩花问客名。驿疲军使缓，县远戍灯明。庙议忧江、楚，殷懃此路行。

磨盾非吾事，看山似凤游。笋舆千壑转，官路万松稠，雾散溪声骤，鸟鸣新雨收。无劳讯候吏，风物是汀州。

虔州天下险（虔州形胜，地大而冲；江湖枢键，岭峤咽喉），今见郁孤台（赣州府治西南，隆阜郁然孤起）。甲仗排云出，戈船挟雨来；戍楼旗尽变，驿路草新开。军吏班声远，争知陆逊才。

沙边老人行

母声求子妻求夫，雨中藉藉走且呼。沙边老人叩头诉，言是四营兵过城东隅。四营萑苻小盗贼，窜伏溪洞逃天诛；自下黄纸招降诏，召集乡里千百俱。昔掠村野不近郭，今移全营逼通都。又闻受抚不受约，白昼带刀街头趋；街头公然掠小儿，劫夺不与盗贼殊。满郊耕牛脯作饭，官家秋来宁蠲租！往时交战被我俘，今名「激叛」罹罪辜；默林截渡不放过，室庐遭毁人遭屠。谁为朝廷画此策，云欲招抚收两湖？此辈小丑何足战，徒虐乡里荣其躯！老人不必涕交须，绿林青犢古来用，功成不扰理所无！尔不闻诏书久悬晋贤爵，乘舆早晚踣洪都？尔诉所痛何区区！

楼船行，赠杨清江相公（讳廷麟，字伯祥；崇祯辛未进士。清江，属江西临江府）

北风吼江江怒旋，巨舰山齐万锁连；牙旗百丈扬天半，相公秉钺坐楼船。楼船鹳首排霜戟，吹铙击鼓辕门辟；裘带逍遥如意闲，顾盼神明髭半白。相公年纔四十强，当时对策擅明光；集贤学士争辟易，上书请纓何慨慷！子云嗜奇羞节义，伯起强项愧文章。渔阳马尘飞左右，十二城郭尽拱手；褒衣大纛奋袖呼、吉安夜复临江走。捷奏灵武叹奇勋，黄麻诏下五华云；锋车屡趣不肯入，仍请节钺领三军。敕兼将相三军喜，相公终岁楼船里；呱呱幼子托门人，爱妾山中饥冻死！家信从来不敢传，秋灯霜鬓独筹边；暇时自写铙歌曲，鸾翔凤翥势翩跹。如今幕府无成策，望公开阁延奇客！如今诸将有先声，望公勿用绿林兵！楼船一出恢江国，直下石头收旧京！

江涨

建瓴章、贡水，一雨两江通；列舰冲潮乱，孤城听吼雄。响高天上怒，波急月中红。此际楼船发，乘风好奏功！

江雨，赠延安刘客生卧病

鷓鴣初鸣村雨斜，吉州烽火暗天涯。留侯借箸身多病，庾信伤心鬓早华。半夜吹灯重煮药，三春掩袖忍看花。扣舷泪溅双流水，渭北、江南何处家？

江高响急客愁新，白舫青囊又浹辰；辛苦樯鸪勤祝雨，浮沈波鸟漫亲人。
篙师水调声声楚，军吏边装处处秦。旌节淹留缘底事？羽书今已隔三春！

客生梓石映昆遗稿成，属予为序；因题其后

万里南奔客，捐躯已一年！可怜遗稿在，犹荷故人编。佳句风尘得，穷途意气偏；平生文散尽，留取姓名传。

北阙上书罢（石以新进士上书言时事，不报），梦魂空入关（贼阻，竟偕客生南来）！正逢南渡日，羞厕进贤班（石不补官，同客生入虔）。童仆依人在，家乡望汝还；江头殡旅榭，谁与返秦山（旅榭滨江上鲟鱼嘴莲华庵）！

赠杨幼于给谏

幼于衔命入楚，道经虔州，自请守城；诗以壮之。

杨子流三吴，烟尘罹家患；泛海入闽来，涕泣授给谏。衔诏赴荆南，顛顛衣履绽；何意章、贡烽，竟阻衡阳雁！攘袂誓登陴，甲冑亲自擐；壮士勇为鼓，戎器徐亦办。屡战摧敌锋，齧指西山矐；守将弃城奔，保障属游宦。乃知将军印，古来书生绶！

从军口号

已闻骠骑援兵至，髭髯（彭上思下）遥见探马还；夜半火行营尽动，一时移帐过西山。

日落沙飞战鼓器，过河犹听马蹄骄；前山探卒宵来报，三两胡雏学射雕。
伏弩缘堤间炮台，天骄十骑渡河来；同时水陷埋沙渍，不肯乘危放尔回。
西山入夜起歌声，掠得佳人酒压惊；醉卧帐前浑似死，曾无一将说偷营！
胡雏饮马傍江汀，炮火雷轰似不听；骑马欲回还下坐，山颠去放海东青。
连朝鼓角震山阿，一夜沙场鬼火多；月照汉家营悄悄，隔河拍手唱夷歌。

虔州即事

拂地骄鹰暗虎头（虔州山名），锦貂公子梦封侯。杏花落尽田难种，布谷鸣残麦未收。铜马讵能扶赤伏，黄州曾可号青州？江村野哭声声苦，独赋「登楼」悔久留！

吉州烽火照江干，一夜腥风江水寒。急撤万安防皂口，早催章、贡下棉滩；云南戍卒全营去，「龙武新军」驻马看（龙武营，即新抚四营）。独见尺书来幕府，誓将坚卧砥狂澜（万督元吉初誓死守皂口，后竟还虔）。

南、诏诸军去不回，狼兵纔费羽书催；棉津天堑全虚设，章、贡孤城迥自开。中丞屡下征师檄，司马难登誓将台！唯喜临江杨相国，亲提鹅鹳向东来。

西山麾帐迴连云，倏忽猋骑数百群；营火依星明彻夜，角声向月惨难闻。父书尽弃长平卒，儿戏羞称灞上军！自笑腐儒无七略，饶歌检出背人焚。

旌竿袅袅隔城东，代马临江壁已空；赤袂满天休望气，黑云压阵更占风。

牙旗早失刘开府，金印新悬张总戎（总戎即中丞部将，时中丞战败被执）。此日穹庐犹遍野，殊恩漫锡守虔功！

鹄鹄行，赠刘客生

中庭有佳树，两鸟鸣高枝；毛羽既相类，声音亦参差。摇尾踟躕鸟心乐，刘生听之心伤悲。刘生关西游侠子，兄为中丞弟御史；中丞开府亲握兵，生也谢病卧虔城。渔阳马飞章贡城，胡兵百战汉兵新；江右诸将少节制，廉颇空思用赵人！鼓声才接列校奔，按剑独有中丞存；楚师乘胜得知武，宋人弃甲失华元。朝廷是非竟安在，守城论功战者罪；赐印益令逃将骄，蠲躯徒使英雄悔！刘生、刘生哭勿哀，友恭自是天性胎；泣血常知寝处湿，上书屡为时相猜！尔不闻信国被擒航海脱，李广遭缚夺马回？忠孝自获神明助，中丞不死突围来（已果自围城逸出，诗若为之讖云）！

会昌遇姚二存御史，与谈虔事

暂驻青骢马，虔州我近过。大都堪将少，无取调兵多。万幃缠西岭，孤城阻尺波。诸军非百战，此去欲如何！

长汀道中示吴二明府

驿路凋残何处行，又穿烽燧赴荒城；渡头虎迹沿溪去，村外鸡声冒雨鸣。鸟帽即今双短鬓，青山依旧两狂生。相看漫洒吴江泪，已听褒纶赠杲卿（闻仲驭已赠太常）！

炊烟泄处指单车，落落风流想孟嘉；荒涧暗生江岸草，野田闲放故园花。民因兵乱稀开肆，吏以官清早放衙。见说折腰终日苦，微霜已点鬓边华。

哭漳浦师

宣麻几日点朝班，谁遣单车自出关？久信赤符成两汉，空占紫盖照三山！总戎已弃全军遁，丞相何难匹马还。长啸请缨虚有愿，惟余涕泪洒龙颜！

去岁吴门已变名，市中卖饼识邠卿；曾将逃死嗤张俭，何取狂生荐祢衡！南极有星通夜动，天隅一柱早时倾；入关狼狽音容阻，回首铜山哭几声！

二月长干天昼昏，都人争举李膺幡。笑将涕泪酬知己（谓公却洪承畴说词），坐索衣冠谢主恩。无路请还先轸首，何人招返屈原魂！当年北寺留皮骨，此日南朝仗尔存！

酬开少

三十年来钱起名，登坛不用一军惊；皂囊草出宫中诵，铁笔书成海外行。慷慨阿兄真御史，飘零小弟旧狂生。凭君早赞兴刘业，给札兰台赋「两京」。

汉廷党祸几人余，国覆君亡禁甫除；北寺已成元礼狱，西行谁上贾彪书！淮南幕启借前箸，武水壁深开后车；二竖至今为国祟，埋轮不问欲何如（开少与予同被钩党，开少游于淮镇，予亡命武水；万死来归，诸奸尚挟强藩以自

重。朝廷贯前罪不问，且赐环矣）！

吹笛放畜遍长洲，洒泪逢君迎上舟；战鼓魂销莺脰月，义旗风卷鹤湖秋。袖藏沧海枪犹在，衣溅吴江血未收。每过乌台添往恨，几回掩面哭西州（谓仲驭）。

遍舟震泽去难攀，皂帽单襦自入关；客路行歌逢鬼笑，邻墙辨语识生还（予与开少先后入关，雨夜连樯，识予声呼之，重得聚首）。同来仗策推公瑾，独赋伤心是子山！待诏半年徒寂寂，谏章时为破愁颜。

读开少御史谏章漫书

吾家有仲文（唐钱起字仲文，长兴人；即大历十才子之一），风流擅文赋；横被党人名，钩校同我镗。吴江举义师，竟被楼船误（镇南黄蜚初为吴声援，已遁海而败）；脱身西入关，上书蒙奇遇。片言赐豸冠，宰相苦见妒。吾兄勇报恩，有怀无不吐：会稽初入国，冀马方东渡；恤邻宜见哀，况乃唇齿傅！如何元子诞，封爵遍■〈革付〉■〈革主〉；称觴拜新恩，举朝懵不寤？一疏破迷群，遂使主人惧；谏章满皂囊，兹当推独步。

萃士歌

中兴圣人重文墨，取士耻循旧资格。上书召对无奇才，储贤有馆空自开。庭试诸生本故事，亲拔明经称萃士。木天教习随庶常，梧垣径授宠莫当（贡元授礼科）。传闻馆课兼风雅，可怜萃士无知者！羽书已报东吴失，萃士初学调音律。为语萃士学勿迟，关外需君退虏诗！

陈将军（名谦，武进人。丙戌六月作）

行宫门外人纷纷，争传看杀陈将军。郑家勋侯上殿救（陈与郑芝龙有旧），天子两耳塞不闻。天子英明文且武，勋侯难挽雷霆怒；必罚用惩东向心，伤恩岂顾北道主。自从登极行天诛，西市骈首阿大夫（乙酉冬，邵武守吴文炜、司理朱健、建阳令施璩皆弃市）；今年二竖冒官职（沐坚、李之秀以假官被戮），实时赐死冤谁呼！从来乱国用重典，将军观望那得免！君不见郑家出抱将军尸，颈血淋漓亲为吮？

越东破

当今天子高皇孙，鲁国同是至亲藩；改元本非利天下，域内原宜奉一尊。越东君臣殊可笑，誓死不开登极诏；天子洒笔亲致书，相期先谒高皇庙！闽中恃越为藩篱，如今越破闽亦危；往时纷争不足论，与国既失应同悲！昨夜室中诞元子，通侯鹄印何累累！中兴所重在边疆，恩泽滥冒同烂羊。唇亡齿寒古所忌，君不闻元子之诞唇先亡（元子生而唇缺）？

延平寄客生、鉴在

时事竟难论，秋来悔此行；一官叨半刺，万乘倚孤城。井邑声朝杂，关门

火夜明。知君悲海市，游戏笑狂生。

初见朝恭纪

钟报御门早，朝趋受命初；府僚班苦后，天语听全疏。庭宣迎驾表，帕覆出关书；中使传烧却，君王度有余（是日朝退，忽命中使捧一样出，覆以黄帕；谕群臣曰：『此关上搜得迎虏书计二百余函；朕不欲知其名，可于午门外悉烧之）。

行朝过袁太常特邱（予方辞朝行县）

阊阖遥遥稽首还，侍臣剑佩近难攀；声音旧识袁临汝，须发遥惊庾子山。薄宦生涯随马足，青云咫尺隔鹓班；簪缨聚首真疑梦，泪尽烽烟一破颜。

端笏垂金老奉常，新诗犹记咏吴阊；佩环响自先朝旧，须鬓丝由渡海苍。强项可怜淹小草，故人曾许荐长杨。当时复壁相持泣，回忆江南泪几行！

延平书怀

江潭新叶落，庾信迴添愁；门掩千家雨，寒归万井秋。戈船横浙水，铁骑绕虔州；昨夜金章下，传封恩泽侯。

行延平诸县即事

匹马秋来趁落霞，风尘自笑老生涯。乌啼似拥山城鹊，菊碎初开小县花。渡口渔人收晚棹，沙头津吏候征车。昨来野店频投宿，记在桥南三两家。

画毂无歌行路难，连朝星露点征鞍。江城鱼火通沙县，山郭园林入永安。老吏漫持秦法律，诸生还睹汉衣冠；太平风景无多处，竹马儿童仔细看。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阁诗存」卷四。

生还集（丙戌下）

八月十七日哭仲驭

伤心诗（并序）

自永安返至贡川闻延平信，示诸吏佐

贡川闻王郡伯死，为位哭之

广文歌

黯淡滩

予既别永安山中，间道走汀州，路阻不前。诸友有招予还者，兼和鄙韵见寄；赋此志谢

无题（丙戌十月作）

鄞江怨词

宫词六首

闻客生昆仲入粤，予子法祖随焉；鉴在、蕴修、坤丞应相携同去，予独留滞闽乡，诗以写怀

得孙克咸死难信

有所闻作

除夕

八月十七日哭仲驭

去岁兹辰绝命年，椎心不敢恨苍天，定知叔宝神难寿，虚拟相如病未痊。
血溅长堤留碧草，魂归小阁亦青毡。哭君一字肠堪断，夜半山空叫杜鹃！

园林回首最堪悲，别院新开病起迟！瘦骨岂知埋马革！壮心不分死蛾眉。
伤予竟丧童乌子，痛汝曾无伯道儿！南院荒凉成废宅，哀哀寡妇哭江湄！

义公初建鹤湖旗，海邑江城檄遍驰；亡晋尚挥夷甫尘，报韩独购子房椎。
佯狂破产庸儿笑，涕泣蠲租壮士悲。赢得「太常」身后恤，孤忠原不望人知
（秋成，仲驭泣曰：『吾收租，将谁输也』！悉蠲之）。

事去同舟祇腐儒，灯前对话惜汾湖：从军快得陈书记，妖梦何来骆义乌
（始，仲驭举事，吴鉴在梦骆宾王题句其宅）！夜雨尸沈呼自出（仲驭被难，
尸一夜不浮；予自岸上号之，始出），秋山棹返仗谁扶！青衫滴尽伤心泪，
哭到妻儿泪已枯！

伤心诗（并序）

乙酉八月十七日震泽之难，余妻方氏抱小女瑶池赴水死，次子孺祺亦歿。
每握笔悼亡，辄痛绝不能成声。次年此日，始能为诗哭之。

屈指吴江死别时，孤情此日已全痴；子山漫着伤心赋，孙楚休传除服诗
！海外无香回玉树，帐中何术召蛾眉！故园小阁经年锁，花落花开见阿谁！

着眼空华一刻徂，苍天何意夺童乌；玉毫已碎怀中镜，明月还沈掌上珠
！早信灵氛逃大劫（予自汾湖移震泽，卜诸神不吉，竟不能从），难将因果问
浮屠。平生儿女钟情甚，此际黄泉舐犊无？

三十年来底事忙？梳头一半已成霜。宵寒被裂山僧绽，病卧药香小竖尝。
羡尔渔樵能挈耦，看人儿女喜还乡；飘零莫忆家园事，记得团栾夜绕床！

朱颜回忆画堂新，辛苦牛衣二十春；求婿每惭郗鉴赏，改妆宁为鲍宣贫。
车裘赠我成游子，甘脆劳卿奉老亲。旧是狂奴今作吏，琴书检点仗何人！

书生横负党人冤，寒腊追寻两雪繁；岂为伯通春可赁，祇闻宾硕壁堪存
！鹿车千里共亡命，鱼艇三江莫返魂。每忆谢庭兄弟好，教人何处恨章惇（予
遭马、阮之害，亡命武水；予妻牵子女追寻至此，以及于难）！

乱去凌霜志苦坚，褰衣誓死自年年；贞心早兆庐居梦（予居庐日，梦日中
有金轮现一「节」字），幽恨难旌节母贤（妻母王氏苦节，未旌而死）！震泽
尸浮通市泣（死之次日，予清晨往寻，则尸已浮出堤上；不知阿谁长者，掩以
一席。衫履俨然，一市嗟叹），汾湖诗出万人传（妻粗通文墨，在汾湖时忽作

绝句付长子法祖，自知必死；为朱中丞梓诸三衢。和者成帙）；太常一字芳魂慰，列传何时付史编！

自永安返至贡川闻延平信，示诸吏佐

蜃楼燕幕等闲看，独笑忧天泪未干；仍着芒鞋寻鸟道，早抛华组系渔竿。朝霞已逐浮云散，夕露应同逝水寒。我自行歌卿自去，好持刀笔事秦官！

贡川闻王郡伯死，为位哭之（名士和，江西金溪人）

大运岂遽非，哲人遂云徂！我见谋国臣，太息无良图！岂意匹马来，开门纵长驱；争降何纷然，常恐后至诛！贤哉二千石，从容捐厥躯！夫子庄而简，薄官初剖符；不谓贞松姿，临难表所殊！独湔嵇绍血，莫污温序须。我生既已幸，我志宁可渝！乘舆咫尺间，岂复辞崎岖！回脰望延津，吁嗟烈丈夫（延津即剑津，延平府城南）！

广文歌

山中闻永安广文事，喜而赋之。

广文先生老且贤，角巾已破乌皮穿；执板折腰殊不谙，见人木强无周旋。盘桓苜蓿风尘陡，招降使者声如吼。箕踞学宫召诸生，问渠广文不开口；振袖大骂杯掷空，区区头颅复何有！宣圣昔却莱夷戈，子羔肯由狗窦走？君不闻鬲蔑一语叔向倾，毛遂捧盘平原惊？丈夫意气临危见，岂在人貌与荣名！

黯淡滩

方帅穷归应藁竿，更诛马相七闽欢；严州阁老降何事，白首同悬黯淡滩！

予既别永安山中，间道走汀州，路阻不前。诸友有招予还者，兼和鄙韵见寄；赋此志谢

西风吹客出岩阿，自别松关涕泪多；鹤梦不曾离瀚海，猿声长记挂藤萝。近春村暖花全白，入夜愁侵鬓已皤。属和应多亡国恨，可能击筑共悲歌！

无题（丙戌十月作）

鄞江消息定如何？怅望旌旗洒泪多；野戍啼乌迷汉帜，荒城残月起夷歌。稽山无计栖句践，南粤宁同王尉佗！谷鸟催人头白尽，声声长在向南柯（鄞江，福建汀州府城东，即东溪）。

山深輶路费春锄，江、楚遥遥望属车；岂有千官怀去就，翻劳万乘久踟躇。朱提喜赐儒生对，黄帕传看边吏书。廷议半年长不决，澶渊亲诏已全虚！

去日追班入紫宸，花间鹓鹭片时亲；纶扉白发南阳旧，侯印黄金恩泽新。羽檄遥知边奏至，龙颜时向内家颦。自闻东越唇亡后，早使忧天泣小臣。

光禄蔬盘出尚方，柘枝新染布袍黄；威仪已睹汉司隶，边幅还嗤蜀子阳。书载五车分秘阁，手裁三诏压明光。六龙此日无消息，夜半占星泪几行！

鄞江怨词

六龙空驻禁城傍，铁骑宫前射锦珰；隆准奇姿人尽识，谁为纪信代君王（相传有武臣代死）？

此日君王行路难，穷庐犹献八珍盘；金锤玉箸髡■〈髟上思下〉进，岂似伊蒲出大官！

日落三山烽火迷，乘舆说共左贤栖；长安不作青衣恨，夜半微闻杜宇啼。

龙旗何处久淹留？手诏频传催大侯（谓郑芝龙）；今日蒙尘栖毳幕，元勋先已着毡裘！

宫词六首

比闻宫中，蔬布辛勤，如一日也。北狩之祸，天乎人也！追思往事，令人痛绝。

内使承恩新置机，诏传大布织龙衣；六宫罗绮无人着，敕与元戎绣将旗。

光禄虚闻进八珍，君王蔬食已多春；黄门小竖闲锄地，御苑时供菜甲新。

宫漏沉沉迥未眠，大家秉烛在甘泉；遥瞻御笔珠帘里，夜半频闻手诏传。

旌旗十万护乘舆，二圣军中共起居；长信宫人骑马出，从龙祇有五车书。

外廷章奏晚犹通，侍史开封五夜同；传道君王看不及，黄罗亲裹送中宫。

朝看佛院有辉光，敕使传烧内殿香；日午宫中双辇出，金莲影里拜空王。

闻客生昆仲入粤，予子法祖随焉；鉴在、蕴修、坤丞应相携同去，予独留滞闽乡，诗以写怀

乱去交亲少昔欢，天涯羁旅足盘桓；故乡竹马存三子，海内求羊有二难。

绝岭驾风秋雁远，空山叫月夜猿单；南雄路断音书隔，惆怅梅花不忍看！

家难倾巢一子全，提携虎穴仗诸贤；定知卵翼危难弃，无那乌栖夜不眠

！万死幸留书种在，半生赢得故人怜。皖江书讯今年到，迟尔还山治墓田！

得孙克咸死难信

不讯孙嵩久，疑君变姓还；关（一作开）门人渐至，死丧信初传。血化空山火，魂依子夜鹃；平生谈侠气，草草一躯捐！

怜君多绝艺，未乱喜从戎；死夫人为戒，招来鬼尚雄。老妻能咏絮，爱子善弯弓；玉树同摇落，飘零何处风？

回忆同游地，东门路可悲！闺人传道蕴，天坏笑凝之；兴在江湖短，情因儿女痴。谢家兄弟好，几处哭新诗！

吴江同难后，闽、越各天奔；巢卵悲予破，掌珠羡尔存。两年重落魄，万里一游魂。地下逢殇子，通家有旧恩。

有所闻作

戎旆迟迟迥不舒，闽江村郭半成墟；浪闻扶义称铜马，喜听蒙尘是副车。

五岭山川百战后，三湘壁垒十年余。愁时目断南飞雁，莫寄孤臣雪窖书！

单于腊火照关门，撤尽防兵野戍存；岭娇已凭驱铁马，海天何事竖降幡！甘辞义士田横岛，漫负通侯汉主恩！此日穷庐归未得，绝班可似故年尊（谓郑芝龙）？

除夕

柏酒凄凉独夜杯，灯花双穗向谁开？天边雁阵飞难到，海上龙旗去不回！旅棹久抛吴地草，孤儿遥泣岭头梅。侧身西望湖湘远，空有人传将相才（岭粤信隔，惟传湖湘何定兴兵盛）！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阁诗存」卷五。

生还集（丁亥上）

哭曹能始先生

闻人述浦城近事，慨然伤之

人来说岭南事，怅然述怀

痴虎行

虔州行

哀江南

南京六君咏

望长沙

哭曹能始先生（曹搃名学佺，字颜远；侯官人。由临淄令，仕至副使；以忤魏忠贤而归。家居二十年，明末殉节）

颜远诗名四十年，风流今借义声传；独留霜发还家庙，不遂潮头上海船。万卷书随神女散（适有所闻），一家忠动敌人怜。九原绝少同乡伴，犹赖延平太守贤。

闻人述浦城近事，慨然伤之

仙霞关上雁来稀，碧血惊闻溅绣衣；汉节不随秋草没，胡笳竟逐塞尘飞。甘心息妫讎何论，绝意文君赎不归。臣节已完吾事毕，苏卿岂问去妻帋！

人来说岭南事，怅然述怀

半年庾信梦，消息竟全虚！百粤应难去，双峰从此居。也闻称正朔，何计觅乘舆！羡尔云中翼，因风寄帛书。

痴虎行

南山有猛虎，端坐岩穴间；南山石齿齿，岩穴谁跻攀！世人未睹爪牙利，惊传猛虎色斑斑。五陵少年素趫捷，见虎不出知虎怯；腰弓插羽鞬苍鹰，凌冬却上南山猎。玄猿青兕蹴踏平，虎昔无迹今无穴；苍苍落日满山谷，欲行取虎畏虎伏。牵羊为牲犬豕随，前往虎穴饲虎饥；虎饥求食出何急，少年一麾生致之。嗟哉虎何痴！蛟龙勿失江湖波，虎豹势在深山阿；深山盘盘守尔拙，少

年趨捷奈尔何（此为郑氏而发）！

虔州行

江右人来信：虔州以去年十月破；哀而赋之。

烟冥冥，雨啾啾，黄昏鬼火遍城头；行人白昼不敢过，问之乃是昔虔州。虔州地形控江、楚，关税兼通闽、越贾；船上珍珠不值钱，城中养女能歌舞；闾阎扑地楼插天，家家日暮喧笙鼓。渔阳白马动地来，中原十城九城开；吉安已破皂口失，孤城水上空崔嵬！铁骑连山风雨集，炮火塌天城不摧。城头壮士不畏死，夜半缒城砍敌垒；腰间夺得乌孙刀，背上插来白羽矢。紫髯将军不敢逼，立马西山时咋指。城悬粮绝无援兵，四面尽是吹笛声；初犹食马后食人，登楼击鼓鼓不鸣。朔风吹雪酒盏大，守陴人病三日饿。遥见营火渡河来，一半传更一半卧；兵声暗绝风雨声，五更未醒虔州破。闭城刈人人莫逃，马前血溅成波涛；朱颜宛转填胥井，白骨撑拄无空壕！自从司马誓城守，老弱登陴谁敢走！清江、龙泉居上游（清江，杨相国；龙泉，郭太守），突围入城今在否？诸君磊落忠义人，死去名节千秋新；可怜虔州十万户，日暮飞作沙与尘！

哀江南

江南死事者多人，以予所知者，四方或未尽知。各赋一章，备异时野史采择焉。

太宰四朝遗，清风三十载；一秉南渡铨，期月遂得罪。既遭党人摈，还嗟国事殆；虏至阖城奔，公也入城待（公村居闻变，入城赴死）。所耻临难免，庶无见危悔；衣冠殉家庙，十日颜不改。忠义及仆夫（有两僮从死），哀歌动横海；谁谓伯道孤？神明故长在！（嘉兴徐太宰石麒，字虞求）

天下刘夫子，节义岂所论！直道朝廷黜，绝学海内奔；东南人才薮，贤者游其门。绝粒殉国难，七日息犹存。王生本高足（王生毓耆，公门人；闻变，先公死，留书促公），振袖赴清源；上书促夫子，先期于九原。三叹亦殒命，无媿知己言；王生义诚烈，夫子道益尊！（绍兴刘总宪宗周，字念台）

詹事秀吴阊，扁舟拂袖早；诗酒怡良朋，丝竹娱遐抱。如何峰、泖间，不问入山道！胡尘渡江昏，姘修闭门保；辮发号国门，洁身赴池岛。腥风虽满城，沈沙独皓皓；人生足荣名，得死乃为宝。（苏州徐詹事汧，字勿斋）

侯公薄仕宦，闭户天伦笃；介弟（岐曾、岷曾，并称江南三凤）振南金，令子森昆玉。桃李遍江城（公曾督学江右），文章化风俗。狄氛一朝狂，名德苦见辱；仗节哲人先，象贤清白续（乙酉七月，赋诗死于家之叶池，二子演、洁从死）。宁为芝兰摧，不同萧艾蓐；阖户以成仁，孤忠向谁告！（嘉定侯通政峒曾，字豫瞻。按公天启乙丑进士，历官左通政）。

磊落祁中丞，骨鲠豪强避；謇谔西台简，澄清东吴轡。东吴借开府，苦被

党人忌；解组渡钱唐，胡马长驱至。膺氛虽未侵，洁身早为智；儿女空攀号，莫慰哲人意。浩浩托身澜，乘间乃得遂；袍笏俨平生，真气犹高视。（祁中丞彖佳，字世培）

学士好禅定，报国亦讲武；木天请纓出，志抗城下虏。厥功虽不成，天子髀尝拊。归田颇寓兵，还遭绛灌怒（里人歼黔兵，颇为马相所衔）。义旗倡天都，严关飞鸟阻；一呼百万饷，侠哉新安贾。奸人半夜回，公志竟中沮；可怜江文学（江名天一，号文石，歙诸生；佐公练兵。后被执，公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对曰：『同公起兵，可不同公殉义乎』？遂偕死），奋身赴死所！大义激孤忠，肯为甘言取！一死报里人，不负平生许。（金学士声，字正希。按公皖休宁人；父贾于楚，因占籍嘉鱼。崇祯戊辰进士）

考功人伦表，名德冠东南；物望被钩校，时议早抽簪。潜居泖水滨，轩户临清潭；与我开轩坐，羨此碧于蓝。曰予效怀沙，魂魄亮所甘！秋风马嘶急，斯言果不惭；贞白贻千秋，泖波同湛湛。（松江夏考功允彝，字璠公）

吏部武肃裔，通籍甫弱冠；请养旋居庐，风雅窥周、汉。岂意永嘉徒，顿召戎狄乱！家世荷深恩，誓与国同难；破产壮士归，努力相国赞（尊公相国书有云：『吾老矣，不能报国；成吾志者，子也。子必勉之』）！诸将非战才，财匮师亦散！独有三儒生，对泣汾湖畔（君与余及鉴在三人）；田税蠲勿收，家书烧不看。震泽仓卒行，死生顷刻判！我来号其尸，从容出湍澜；小竖死持裾，截流随登岸（有童子从死，挽之并起）。市人相聚观，啧啧发长叹！（嘉善钱吏部■〈才秉〉，字仲驭）

职方雅学武，临敌辄身先；芦中伏犀甲，时时夺戈船。大运既以非，孤军岂独全！阖门罹锋刃，栖身穷山巔；如何同袍友，机阱构宾筵！所悲壮志尽，宁惜一躯捐！亦有孙公子（名绍奎），帷幄共周旋；事败誓同归，难至耻苟全。面数负恩酋，言之罪通天。义气两无负，哀哉此二贤！（吴江吴职方易，字日生）昔有卢司马，才气当代雄；身骑生力驹，手挽五石弓。群贼奉首窜，命在破竹中；朝廷用不专，草草殒厥躬。介弟早登第，毅然哲兄风（公弟象观，癸未进士，授金溪令；未赴任，闻神宗殉社稷，遂赴水死）；弃家阳羨山，树帜太湖东。跃马亲搏战，斩获屡建功；马疲兵亦散，大命乃遽终！可怜司马家，一门着双忠；兄弟死国难，信与二颜同！（宜兴卢大司马象升，字建斗。按公以大名兵备道破流寇，抚郟阳，剿湖南北贼，遂总七省军务；破李自成，总督宣、大。入援畿辅，与杨嗣昌忤；孤军次巨鹿庄，力战死）

我昔游钱塘，缟纈何缤纷；大行赋豪气，顾盼凌云！呜呼钱塘破，抗义无一闻！吾子先几决，超然绝尘氛；临决亦有约，一死真伪分（闻有约君同死者，已独君死）。贤偶殉所天，闺阁同清芬。哲兄奉寡母，抚尸悲且欣；闭门

养亲志，饥寒甘卖文。卓哉此二陆，机、云安足云！（杭州陆大行培，字鲲庭）

黄子气萧瑟，颇悟微言旨；举业冠本朝，先辈谁可比！一第归著书，十年期读史。痛绝鼎湖髯，南渡征不起！虏氛暗吴来，义旗空复指（同侯氏举义，并死）。侯氏何多仁，慷慨同日死！难弟亦捐躯（公弟淳友亦死），与子成连理。为谢经术儒，通经固如此！（嘉定黄进士蕴生）

我闻章孝廉，罗源政不朽；簿书终日烦，琴书尚在手。去县三年余，清风今满口。里居自乘城，胡来通国走；登陴者何人，一死誓所守！端坐待兵加，临锋引颈受；微躯许桑梓，吁嗟竟不负！（华亭章大令简，字次弓）

顾侯尹钱塘，才气素英果；骄虏渡吴江，誓往邀其愬。中丞已郊迎，欲袒谁当左！妻孥笑指波，版籍泣投火；两膝屈不得，踞向穷庐坐。举幡士女号，请元门人裹；拜舞迎阶墀，独行庶不颇！（昆山顾大令咸建，字汉石。按公为大学士鼎臣孙，崇祯癸未进士，授钱塘令；失守，殉难死）

孝廉素游侠，六艺兼文武。楼船驻太湖，敌至骤风雨；髯■〈髟上思下〉满船头，羽箭大如柱。壮哉葛孝廉，一呼双睛努；手刃四、五人，群胡舌为吐。力尽乃自刭，既歿有余怒；埋骨秋草中。千年长不腐！（丹阳葛孝廉鳞，字苍公）

节义遍江东，皖人殊可丑；岂知刘广文，临难竟不苟！捧檄署泾县（金翰林委署泾县），胡来誓死守；城破何从容，赴井还携妇。又闻周广文（名泗九，芜湖人），敢战敌为走。仓卒殒学宫，绝命刃在手；拔刃手不开，殉之庶无负。如何泾县亡，一时有二叟！（安庆刘广文守中）

麻生伟须眉，顾盼肃孤高；身长七尺余，意气为人豪。置酒召宗族，誓不污腥臊；宗族数千人，一一勇带刀。宣城城尽闭，泾溪将屡逃。势去身见俘，衣冠赴市曹；绝命咏诗篇，慷慨色无挠。有志竟不成，吁嗟命所遭！（宣城麻明经三衡，字孟璇）

吴王鸡坛雄，崛起树赤帜；学术虽非淳，才气岸然异。里人兴义兵，共推季子智；攘臂事从戎，空拳当铁骑。始愿岂捐躯，临危勇就义；头颅姜竿悬，巾帻俨未坠！生乎苦好名，一死庶无愧！（贵池吴太学应箕，字次尾。按吴著名东林党，有「楼山堂集」、「两朝剥复录」、「东林始末」诸书）

新安初不守，仗节司李独；岂意衙须人，近出乌程族！妻女手自屠，终焉一剑伏；脰断不肯殊，抉吭以瞑目。尸听府吏裹，义动酋长哭！昔闻潘生言（潘生声子述此事），凜焉毛发肃；我歌江南哀，哀绝为君续。（徽州司李乌程温璜，字宝忠。按公后谥「忠烈」。世传「温母家训」，即公母着也）

南京六君咏

南京陷，死者寥寥，得丐与卒而六焉；悲夫！然其死不愧四君；四君又岂不屑六也，故并君之。

「不走」黄端伯，居然揖左贤（虏至，公自署其门曰：「不走、不降黄端伯」。见大酋，长揖而已）；忘生缘学佛，骂敌反称颠。岂有头皮硬，还期心血溅（刃其颈不殊，公曰：『非颈硬，乃心硬也』！刺心而死）！帐前新辮发，可悔罪通天！（黄仪部端伯）

回首钟山树，伤心计部书（公有书，请立王以祀陵寝）；寝园闻渐废，宫殿早为墟。即拟收京捷，还怜死国疏。忠襄墓前柏（公缢死柏下），荣悴定何如！（吴计部嘉胤）

颇闻张吏部，不减邓攸贫；海内存清节，朝端累党人。死生翻易决，同异底难泯！雪涕墉城令，千言状正新。（张太宰席，字赤涵。公弟金令将乐，以行状示余）

铮铮杨御史，阉党共推君；「要典」三朝据，同流一死分。漫嗟遮锦被，转恨杂鸡群！可信髯司马，投降最早闻。（杨副宪维垣。闻北有「阮大钺投降独早」之旨）

传道城南乞，蓬头发正多；羞他中国变，屡被市人呵。入夜语还泣，沿街骂且歌；沟渠绝粒死，此志是如何？（淳化关丐者。按丐者临死吟一诗云：『三百年来养士朝，而今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

痛哭桥边卒，临河羨独清；世徼明主饩，肯荷敌人兵！中国谁称帝，元勋竟献城（卒问其同伍曰：『是谁主中国？一城都降耶』？伍曰：『听城伯且降，又何有尔卒』！卒曰：『听城服，我不服』！赴河而死）！可知徐久爵，尽室向燕行！（中河卒）

望长沙

闽人妄传定兴兵至；定兴奋驻长沙，为作「望长沙」。

汉、唐中兴夸将业，司徒仿佛尚父同；我朝诸将何寂寞，海内独数长沙公。长沙僻处湖南郡，能修甲兵控江东；此公忠勇不世出，谋略似有鬼神通。武昌跋扈劫不得，倒流七日浮波中；扶持阴蒙上帝力，应知炎祚非遽终。绿林青犢势淘淘，旌旗十万渡江红；单骑驰壁拊其背，叩头请死愿输忠。荆、樊铜马百余万，闻声纳款来趋风；连城带甲跨江、汉，胡儿不敢南弯弓。貂蝉铁券灵武锡，屡请天仗临元戎；迟回竟使至尊误，乘輿莫返咸阳宫！只臂再扶汉社稷，整顿湖湘馭群雄。野人讹传焉足信，捷书狎至耳欲聋：或言楼船下章、贡，浔阳千里尽朦朧；又言杉关传檄上游定（杉关岭，福建邵武光泽县；为福建、江西界），铁骑莽莽八闽空。我闻豫章诸将久思汉，昔在门下受恩隆；蜡书阴结理宜有，江右郡县岂待攻！古来童谣有天意，望公早出成大功！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阁诗存」卷六。

生还集（丁亥下）

忆龙眠

永安舟次

莲子峒

不合行

哀哉行

忆龙眠

遭乱以来，诸子不闻者数年矣。曼公、鉴在虽同流，落各在一方；因克咸之变，追念旧雨，不禁泫然！

龙眠君领袖，一第早飘零；身命同磨蝎，诙谐本岁星。姓名行屡变，医卜试偏灵。菁峒穷栖处，哀吟谁与听！（方曼公）

短檠孤咏夜，憔悴忆方干；族大辞人熟，身羸苦夏寒。诗书经乱废，车马隔篱看；故里田荒尽，悲君去住难。（方奕于）

零落山中伴，艰难乱后身；交游连党祸，亡命困风尘！慎勿惭名父，惟宜养寡亲；三都孤馆夜，风雨共何人？（左氏兄弟）

十年同出处，乱后数偏奇；作吏君先达，从龙我后时。艰难千里共，心迹两人知。扈蹕挥毫夜，雄文更忆谁！（吴鉴在）

难余谁共事？对酒忆刘生；祸以交亲累，名因与党成。举家啼海岸，四壁阻江城；念尔同门友，殷勤乱后情。（刘臣向。方直之与臣向最善，时恤其家；并及之）

永安舟次

兵起收群盗，溪边夜可行；泊舟秋草市，卖酒旧瓜棚。远寨传鸡唱，中流乱马声；渡头灯火绝，孤月坐来生。

莲子峒

踦腾绿林雄，杀人何草草！长技在掠夺，迅若疾风扫。窟宅莲子峒，官军漏征讨；今来张义旗，出入恣所扰。得志倾巢来，卷地欲未饱；已觉井邑空，转帐市廛小。千队忽出城，沙飞城南道。四郊无人居，田荒屋亦倒；骨肉尽为俘，蹂躏何时了！杀气瘦浮云，长戟阻飞鸟。安得主帅明，散尔归田早！

不合行

镇江何应佑招莲子峒贼攻破永安城，大掠；予往劝其戢兵，几为所杀。

男儿不合生慨慷，皮骨欲尽项仅强；游戏虎穴此危道，何苦锋刃相激昂！万事转轴谁能料，褒衣大冠迂可笑；昨日皂隶今乘舆，公然抗礼争容貌。狷狷肝人盗跖雄，堂堂杀气怪生风；血肉淋漓罗几席，一言相失双睛红。昨日语

难瞋目久，霜刃霍霍掣在手；从容理夺路人惊，鸡肋何心脱虎口！归来返顾气转索，七尺相看何太薄！男儿躯命有时轻，杆把隋珠浪抵鹊。

哀哉行

沙县昔富盛，苦遭墨吏虐；开门揖义兵，如何反驱掠！银铛遍郊原，旗帜塞城郭。谁怜富家儿，出门行带索；富人何罪辜，累累马前缚！大麦死沟塍，抱饥不得获。贾贩乘朱幡，倡优充铃阁；王侯递称尊，笙歌相间作。戎马百田间，居者自云乐；如彼鱼游鼎，如彼■〈鸟乚〉巢幕。欲谏反见嗤，哀哉泪潜落。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阁诗存」卷七。

生还集（戊子上）

戊子元旦

元宵

哀邵武

翠云峰初度

出黄土隘

熊村被掠

江城感事（戊子九月作）

曾吏部

建昌守

新城令

闻岭南信志喜

读黄海岸先生「明夷集」

戊子元旦（除夕顺昌复陷）

晓色荒荒氛祲浓，杉关何计一丸封！半年常见双峰火（双峰，顺昌驿名），三户重销五夜烽。城上乌啼稀击柝，帐中儿醉不闻钟。残生敢问绸缪计，好去寻山趁短筇。

元宵

闽海春三度，何年此夜晴；孤灯然客恨，片雨入乡情！野庙求神语，空山见火行。病余眠不着，泪满晓钟声！

哀邵武

我行樵川道（樵川驿，邵武县），十日无鸡声；篱欹路亦断，麦死田未耕。野雀噪虚灶，炊绝何由生！有翁草间伏，见人如鸟惊；屡唤不回首，恐是豫章兵。豫章兵亦锐，主将亦有名（领兵者为揭中丞万年）；今春大出师，曾一近郡城。是时义声震，志在开门迎；城外忽奔北，势溃无支撑。可怜内附者

，锋刃骈首婴！攻城既失利，攻野肆掳掠；居积既以尽，搜括罄瓶罍。此岂主将过，或未纪律明；嗟哉乌合众，约法安能行！

翠云峰初度

兵过关路绝，穷栖僧刹古；老树焚再生，岩花落更吐。寂寥初度辰，廉纤经旬雨；霏殿暗龕灯，侵廊哑信鼓。稽首礼空王，我生是谁主？今晨三十七，所历遍诸苦。身名虽未亏，死丧竟何补！幸际天日开，春王朔再睹。从此得归欤，黄帽归净土。

出黄土隘

三年困闽峤，忧心一何癡！周原骋戎骑，穷岩森义旅。田荒畴以堙，村墟烟不举；路逢饥饿人，惊走如窜鼠。嵌■〈山上欹下〉度闽隘，戈矛屡见阻；虽怀糒■〈食量〉忧，寓目好禾黍。时有妇人汲，或闻农父语；且喜稻花扬，宁辞草根煮！溪声荡烦襟，微飙散余暑。茅茨见夕阳，返顾慰徒侣；今宵解带眠，斗酒不负汝！

熊村被掠

出关吾意放，落日畏途偏；岂有戴渊念，应无李涉贤！风尘新白发，灯火旧青毡；多难淹三载，为贫验一肩。宦悲游子薄，装动健儿怜。野寺寻鞍马，空山乱卷篇；琴书留啸咏，枕被失安眠。江路今如此，前程意惘然！

江城感事（戊子九月作）

章、贡双江梗不流，两勋旌节在虔州；谓宜乘胜趋牛渚，何取攻坚顿虎头？五岭闻风归正朔，孤城背日作边愁；中兴时异承平计，误拟文成据上游（江人谓王文成公以虔制江，必欲破虔始下）！

拂庐毡帐遍西山，杖钺登陴对垒间；天马夜嘶流血汗，鬼神阴怒见嗔颜。共传汉寿宣威久（相传关壮缪屡出助战，得大捷），又见杉关整旅还；好驻两湖分犄角，漫提兵马聚城闾（郭帅天才自杉关旋师，窃以不宜进入会城）！

滕王高阁迴含烽，巨堑长围定几重；心向海天捞日月，手携风雨献蛟龙。蜡丸再睹春王朔，铁券重颁大国封；扈跸词臣谁草诏？曾无涕泪洒兵农（两勋初以隆武号举事；诏至称「永历二年」而改「豫国」为「昌国」、「建武」为「繁昌」，似非所以劝忠也）？

羽檄星飞大将坛，江南、江北尽衣冠；家家牛酒迟戎旆，往往毡裘盼汉官。岂谓楼船消息断，重教村郭吏民残！海门东去烟尘接，回首钟山掩泪看！

曾吏部（凤山，名亨应；抚州人）

临川昔多英，哲人迈时辈；自挺冰雪操，不受床前悔。毁室祭义旗，师少战士倍；所悲国事非，宁惜身家碎！天运一朝回，日月还昭代；志士睹中兴，斯人独不逮！畴昔关弓仇，至今抚膺悔！来往公旧居，榛墟生感慨！

建昌守（王两瞻，名城，嵩江人。城溃，械至楚，不屈而死）

昔过三衢市，狼狈史司理（史名夏隆，宜兴人）；为言盱城破，我走太守止。缟衣者少年，云是太守子；凶耗传未真，旁皇失坐起。虽无涕泪悬，意色不忍视！今闻盱人言，捐躯公素矢；被缚入武昌，还闻骂贼死。骸骨委江城，亲戚复谁恃！不知缟衣儿，曾否负归里？

新城令（李翔，邵武人）

盱江马初嘶，黎川火已彻；将军昼闭垒，高宴欢未绝（永胜伯郑彩在城）。县令夜登陴，殉城志早决；自言出关来，豫与家人诀。敌来将已奔，城空令徒设；矢受南八面，衣湔嵇绍血。所祈民命全，甘靖小臣节！朝廷未知名，里巷常呜咽；或云梦为神，位与睢阳列（新城人极祀张睢阳）。

闻岭南信志喜

翠盖霓旌常在眼，三湘、百粤久无闻；羽书快捧江西捷，露布惊传岭表文。雾散庾关开汉月，风清瘴海失妖氛。荆、湖义勇声全壮，章、贡孤穷力又分；遂使桂林腾紫气，坐看端水捧黄云。门前履错星辰客，帐下威生虎豹群。身着戎衣迎御辇，手披仙仗拜明君；金阶独对边机密，铁券频辞诏使勤。处处农歌沽酒庆，家家官路瓣香焚。早趋南浦烧攻具，直下金陵洗战裙；雁塞烽消无斥堠，王庭犁罢尽耕耘。中兴大写功臣貌，返正应推第一勋！

读黄海岸先生「明夷集」（先生狱中所作也；予向有吊先生诗，今读兹集，更为一首）

庞公学道处，庐峰孤月时；赤脚发狂走，咄咄空中奇。微言成怪诞，流俗骇愚痴；妙谛岂足诤，大悟见临危。敌来倾国迎，高邈贤者为；不臣复不去，幽囚还赋诗。白刃岂不利，强项不可施！所由心坚刚，宁有鬼神持！我读「明夷集」，激楚凄肝脾；至人已形解，壮士空含悲！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阁诗存」卷八。

生还集（戊子下）

续哀

广哀

广昌访刘广生孝廉

闻驾蹕端州，喜赋

晤曾庭闻，卸熊子文给谏死难汀州

得刘客生信

虔州死节歌

崇化村遇虔人，云以丙戌十月过韶州见小儿于二刘舟中

初度岭，与张太羹谈虔州事

喜闻吴鉴在御史持斧粤西
喜达行在二十韵
到端州得儿法祖志慰
寄呈留守瞿相公（四首）
全阳松，和留守相公韵
酬汪辰初
哭费司理死难雷州
虔州续歌
髯绝篇；听司空耿伯良叙述，诗以纪之
俞生行
得方密之信见寄
酬金给谏卫公
密之与鉴在相依桂水，贻书招予；书怀二十八韵奉答
送吴青闻给谏解官西上
酬袭在田孝廉
赠丁掌垣
赠李源白金吾
续哀

乙酉之变，予有「哀江南」诸诗。今在扞江，闻嵩山之难及传南中诸死事甚悉。因为「续哀」、「广哀」以纪之。

三年两遇难，时势岂全非！文物从今盛，坚贞自古稀。几人辞马革，何处问乌衣？血碧江南草，离离未可归！

节义云间盛，陈登志更悲；九旬存大母，五世得孤儿！意气同人尽，株连一死迟；虏廷无血溅，长啸逐鸱夷（陈给谏子龙，字卧子，华亭人；崇祯丁丑进士。历绍兴推官，举天下廉卓第一，擢给事中。子龙才气豪迈，所著诗赋、古文、宗汉、魏；骈体精妙，徐、庾弗能过也。门人同邑王澐，字胜时；才誉早着，有「入室」之目。子龙死，澐收葬之）。

惆怅闾门路，鸡林手泽新；不容汉处士，宁禁宋遗民！道在乱离见，交从钩党亲（党祸起，往还甚密）。可知名义重，还是旧同人（杨廷枢，字维斗，吴县人，兵部尚书成孙、孝子大■〈汙〉荣）子；举怀宗庚午解元。为诸生时，即以文章、气节负重名。领解之后，声誉日盛，士林奉为楷模；因其所居皋里，称「皋里先生」。甲申之后，授命芦墟；门人私谥「忠文」）！

昔岁礲城破，君家死丧多；此心终不改，天意欲如何！道貌冰壶映，佳儿玉树罗；一时摧折尽，回首剧悲歌（侯太学雍瞻一门）！

抗节钱塘令，湔衣血尚红；宁知三载后，又着一门忠！阖室容张俭（亦以卧子株连），谁人释孔融！夜台应不恨，吾道泣何穷（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咸建兄。崇祯癸酉举人；授延安推官，治绩甚着，举廉卓第一。死于难。弟咸受，字幼疏，天启甲子举人；邑城破，死焉）！

泉明闻又殒，不愧裹尸亲；竟死忠臣绝，争传孝子真（公子本螟蛉而吴人，有「忠臣孝子弄假成真」之谑）。从容公就义，激烈尔成仁（初，太宰公闻城破，入城自尽于家庙；公子今骂贼死）！坐笑求生者，空劳涕泪频（嘉兴徐太宰公子）。

孺子渥洼种，早龄特好奇；论年刑可免，取义死妨迟（虏以其年稚，议释之；夏夜承罪，自求死）！笑改夏侯色（临刑有涕泣者，夏犹笑之），羞称潘岳诗！考功诎不祀，应有腹孤遗（夏考功公子存古（完淳））。

入暮刘公干，元戎奉指挥；帐中机不密，海上约偏违！祇怪人谋失，谁言天意非！君看吴地败，江岭已全归（刘曙，字公旦；长洲人。崇祯癸未进士，授南昌知县；未任而金陵失守，寻死之。先是，曙以父病，割左股，痕三寸许；至是，其仆觅尸，视股痕为验云。〔按〕公旦说吴帅反正事泄，同死）。

广哀

将军兵未散，何事欲捐生！尽室沈沧海，单车指旧京（王散兵沈家，衣冠赴南京求死）。衣冠老父泣，意气敌人惊；西市风沙起（临刑，黑风卷帛数匹入空去），天心正不平（王将军之仁）！

七十犹倡义，谁能惜此生！莫悲赍志歿，原不望功成。诗咏游仙乐，死传坐化名（在狱赋「小游仙」诗，饮醇酒，辞客而化）；争知尸解去，底用哭真卿（黄介子毓祺）！

中丞初战死，祠庙宛陵新；谁窃王綝首！还完重捷身（兵败梟首，宛人刻木以葬，且为立祠。一僧窃其首，失道，假宿于祠；土人问知之，泣曰：『此中丞祠墓也』！合诸身葬之），藁竿无不可，合葬亦随人；近说忠魂附，家家祀作神（丘中丞念称（祖德））。

报国詹公子，麾兵战不还；空传云雾险，（公驻兵云雾山），竟死大安关！马忆长干瘦（公昔为南台），衣怀京兆斑（尊公旧京兆，就养陪京）。西溪双血泪（予晤公于西湖，言国事，双眼流血），洒滴遍闽山（詹中丞月如（兆恒））。

谁怜王录事，竟死婺州围！抗节江东盛，殉城大吏稀！坚持太守篆，还着幕僚绯（金华郡陷，官尽逃；王守郡印、衣绯，缢城上）；一死南朝重，毋言职最微（金华经历王开熙（如春））！

华亭多节义，死丧及师儒；题壁留谁看，升堂笑独迂（睦衣冠缢明伦堂

，题诗于壁）！特书「明命永」，果兆汉兴符（睦诗有云：「明命其永，嵩竹其年」；今上以永明王即位，改元「永历」，验矣）；正朔鬼神奉，忠魂得慰无（华亭广文睦嵩年（明永））？

痴肠吴太学，国破早捐生！莫听呼天诉，聊明报汉情（南都陷，即上书关庙，自缢死）；鬼神应有恨，劫运恐难争！近喜威灵见，南昌虏数惊（吴太学可箕）。

抗节师儒事，坚贞似尔稀；为纾雷泽难，竟着杲卿衣（望江邑，旧名大雷。虏欲屠望江，王往力说，得免；因授以官）！幽梦期当践，家书付未归（先一年此日，梦屈大夫相要；至是，付同行者衣信，竟赴水死）。三闾虚庙待（望江极奉三闾祀，忽创新庙而虚其旧，竟祠王焉），并祀志无违（望江王明经龙光（之庆））！

吾乡吴季子，猿臂喜弯弓；空有捐家志，莫抒报国忠！泪沾三诏湿（吴枕藏闽中三诏，为家奴所首），梦拟七闽通。莫笑龙眠弱，孙、吴算两雄（谓克咸。桐城吴胄子（汉章））！

戴渊起陈墓，事败竟降胡；谁信李陵志，真成伯约图（戴初起义于陈墓；降虏，入嵩江吴圣兆将军幕中，密说反正而事败）！汝惟拚一死，天欲祸三吴；地下精灵聚，犹为厉鬼无（戴文学务公）？

举国争披发，危冠尔独悲；鱼虾皆马革，天地一鸱夷（生闻剃发，赴桥下死）！节义乡邦讳，姓名估客知；会稽江上水，千里接鸱兹（闻会稽一儒生耻其乡无死难者，赴水而死。芜湖葛天骥）。

留都兵散日，节帅几人亡！祇怪南朝弱，犹怜蜀将强（李蜀人）！江山千载恨，清白一门香（携妻子同赴水死）。拟作招魂赋，遥投北固旁（李都督右白（金录））。

广昌访刘广生孝廉

木落西风客到迟，荒村纔过乱离时。几家蓬径初除草，是处柴门新补篱；杨柳条抽烧后树，芙蓉花发折残枝。琅琅石户经声远，破案焚香诵「楚辞」！

闻驾蹕端州，喜赋

黄星三岁望中迷，唐突烽烟信马蹄；祇听诏书传桂水，果然蹕蹕驻端溪。欢腾义士添朝勇，魂慰孤臣罢夜啼。此日中原思汉极，六龙早出大江西！

晤曾庭闻，卸熊子文给谏死难汀州

并舫双江夜雨吹，疏灯坐对虎头痴；人前屡发怀沙愿（子文尝有鸱夷之志），酒后哀吟吴帝诗。鸣■〈王风〉趋朝班已散，当门嚙血骂谁知！双峰古署衔杯话；竟是荆卿死别时（子文改给谏未数日死，犹是过顺昌邀饮夜别也。双

峰，顺昌驿名）！

得刘客生信

别君荒署露华凝，寒月清樽涕不胜！长虑一杯成永诀（顺昌署中言别），可怜万死见中兴！玉关岂料生能入，仙阙唯余我未升！多少故人麟阁上，如卿兄弟最先登。

虔州死节歌

虔州破，死者甚多。偶据土人所传，纪诸篇章，成未为定论也；共得八人。

虔州城破相公亡，矢石既绝参犹张；跃马夺门锋莫当，回鞭赴水何慨慷（杨相公廷麟）！太宰清忠海内望，投缳仓卒正冠裳（郭太宰维机）！司马有志不得将，出城欲去中彷徨，翻然裹帻殉封疆（万司马元吉）。彭公靖节意久藏，匕首毒药左右防，郁孤台上此志偿（彭兵宪斯生）。御史一死扶纲常，从容绝命圣人堂（姚御史奇胤）。别驾潇洒酒中狂，临危不屈项果强（王别驾期汲，金坛人）。虬髯铁面周职方，嚼齿骂贼肉飞扬（周职方瑚）。卢君里居须眉苍，倚杖妻儿次第僵，终焉清冷完幽芳（卢员外观象，虔人）！

崇化村遇虔人，云以丙戌十月过韶州见小儿于二刘舟中

失尔经今三易秋，三年有客见韶州；依刘旧恃通家谊，过岭遥纾大宅忧（予在闽日，以其未过岭为虑）。迹足可怜随万里，吞声何处哭孤舟！崎岖念汝心全折，舐犊情痴雪满头！

初度岭，与张太羹谈虔州事（即大庾岭，南雄府城北）

虔州自是咽喉地，天下讴吟金与王；受困五月围不解，援师只盼岭南强。我闻章、贡颇负固，坚壁清野还赢粮；疑兵缀之肘可掣，且出间道趋南昌！

喜闻吴鉴在御史持斧粤西

艰难逐伴向南天，铜柱霜威度岭传；鬓发可怜庾信老，勋名已让祖生先！嗟予虎穴潜踪日，正尔骢车揽辔年；霄汉有君吾且逸，好依柏府纵高眠。

喜达行在二十韵（永历二年冬十月到肇庆府）

异域疑终老，生归吾岂望！谁怜灰劫后，重见曜灵光！祇讶魂超越，犹愁梦渺茫。饥寒来北海，涕泪睹南阳。日出明宫阙，云低抱苑墙；朝廷遂礼乐，我辈竟冠裳！诸将鸣鞭锐，千官佩玉锵；避车多豸绣，骑马有貂珰。访旧勋俱大，逢儿我并长！去珠还入掌，断雁再随行。趋陛肘时露，陈书指欲僵；故人相问讯，童仆转凄凉！发向僧居保，颜从虎穴苍；赖将诗过日，但忆笋堪肠。濯足通身暖，寻医百节伤；屩穿知步履，肩袒验刀疮。已慰玉关愿，宁劳属国偿！解装存笔砚，纪事足篇章。钓艇三人酒，茅庵一月粮；此生依犂蹕，歌咏六龙傍。

到端州得儿法祖志慰

三年啼已罢，万里尔犹存；把袖天涯梦，伤弓闽海魂！语音乡国变，长大故人恩。欢剧嗟苏武，还家乏子孙！

丧乱今逢汝，艰难望尔贤！毋烦谋鹤俸，便欲买渔船。避难须贫贱，佣生只卷篇；有几扶几杖，恣意老江天！

寄呈留守瞿相公（四首）

稽首虞山（虞山，广西桂林府城北；一名舜山）拜相公，汉廷勋业许谁同！自擒宗孽人心定（公有擒靖江逆宗之功），再整危疆将略雄。屡降白麻趣秉政，终拚黄发老从戎。祇今鹓鹭归仙仗，争念麒麟第一功！

中兴根本仗谁留，楚、粤经年次第收；羊祜在军常缓带，庾公乘月亦登楼。幕中书记欺韩愈，帐下诸儿问许侯。近喜湖南何相国，时从枕上借边筹！

铁券新辞五等勋，可堪时事又纷纭：荆南捷奏经时至，江右援书迥未闻！图籍应归萧相国，功名独让李将军；即今政本还虚席，诏使频催下五云。

辛苦延津事已非，生还辇下愿多违！苏卿有节谁人验，王粲无家何处归？喜听蛮方歌赤舄，争传词客满黄扉！袖中双笔犹堪用，拟向公门马上挥！

全阳松，和留守相公韵

全阳官路万株松，蔽芾千年不受封（时留守辞桂林伯爵）；为驻元戎休汗马，遥瞻大旆杂交龙。阴森夹道风堪御，屈曲临关幙不容。见说相公曾揽辔，白云常护至今浓。

谢公即事有篇章，况是褰帷乍得凉！万骑迎风辞洒濯，千官解带共徜徉。诗成马上烟尘净，客到车前翰墨香。非是见松幽意惬，老臣同尔傲冰霜！

天南捧日再兴年，草木公然戴汉天；弘景爱声空忆隐，留侯作伴漫求仙。道旁早勒停车石，林下应添饮马泉。莫拟相公心暂息，轻摇羽扇正筹边。

此地新经虎豹过，更冲炎暑去如何！烽销喜见栖玄鹤，泉闭嫌曾饮橐驼。侧耳寒涛疑泛海，沾衣空翠笑扞萝。几经劫火阴常在，为荷先朝雨露多。

酬汪辰初

辰初谒选得琼州，予得延平，皆未死；相遇辇下，感慨系之。

三年沦异域，一命重同官；以我栖山苦，羡君渡海安！图书随宦失，生死诉人难。近奉新功令，休称两鬓完（时禁自陈「保发归朝」之语）！

哭费司理死难雷州（名长統，铅山人）

海南城破日，殉难独雷州；大节同时抗，孤忠一死优！铅山家早破（予在湖东，闻费氏为虏所残），蛮郡骨谁收？知己恩难负，如君志已酬（曾二云太宰拔司理六人，存者予与辰初、谢玄璫，皆不屈节）！

虔州续歌

虔州陷后死者多，给谏不死意如何？昇去南昌还绝粒，不死锋刃死沈痾
（杨幼于给谏卧病，虏昇至南昌，绝粒而死）！睢阳激烈气诚壮，偃师需缓志
岂颇（许远死于偃师）！南海职方援兵至（黎职方美周提粤兵援虔），入城不
出今则那！吏部绝命无人见（龚吏部芬），城内谁能逃网罗！吾乡亦有胡（建
昌通判胡瑟若（统））通守，举家煨烬同消磨！其余流寓复谁在？出城尽葬江
心波。玉石俱焚无足道，纷纷请恤殊淆讹；古来节义凭信史，敬采里巷成绩歌
。

髯绝篇；听司空耿伯良叙述，诗以纪之

髯昔东奔婺（金华府隶浙江，隋、唐曰婺州），本恃同官情。婺州方举义，
朱公（名大典）建戎旌；要髯共整旅，遂抗同官衡。同官为隐忍，义军为不
平；护之还江上，因入方帅营（名国安）。马相久在幕，后至权稍轻；计邀方
帅欢，二竖还相争。郁郁怀异志，遣谍潜归诚。是时越守固，降表达燕京；阴
以国情输，还令虏增兵。六月虏渡江，长跪江头迎；贝勒久始信，涿州（冯相
铨）书乃呈。叩头感且泣，誓死报圣清；招降方与马，踊跃随长征。自请五十
骑，先克金华城；跃马到城下，长啸飏胡缨。昔闻朱公计，城西角易倾；此来
直攻瑕，炮火蹋天轰。须臾城西陷，戮及怀中婴！耿君（名献忠，原任金华同
知）亦被系，望髯气正英。贝勒酬髯官，悬称内院荣。次第度闽峤，所过无草
茎。群酋罕肉食，髯至必大烹；相顾笑且骇，每夜盘飧盈。作歌劝酋酒，群酋
饮必醒；争言梨园伎，南来耳髯名。髯起顿足唱，髣髴（髣上弗下）昔家伶。
有酋（黑姓者）求学诗，唱和到五更；晨起历诸帐，每谈必纵横。一朝面目肿，
群酋人人惊；托耿往语髯，且缓闽中程：髯老而过劳，即防疾病撓。髯闻大
忧疑，疑有阻其行；『酬官谅不欺，此意胡然萌？我年甫六十，有如铁铮铮
；实无秋毫疾，愿君为我明』！耿君还复命，群酋指胸盟；急邀并马走，仙霞
岭峥嵘。群酋皆按辔，惟髯弃马行；健步奔犍捷，矍铄聊自鸣。上岭复下岭，
顾笑群儿狞。急踞盘石坐，呼之目已瞪；马捶掣其辔，气绝不复生！群酋齐
下马，环哭为失声；亟命索火炬，茶毗藏诸罍。家僮搏显泣，请还附先莹。方
、马随入关，尸首委长鲸；惟髯有遭遇，所志惜不成！耿君新返正，列为行在
卿；始末亲所见，记以待史评。

俞生行（四人者皆义士也，同庵乞予为诗以纪之）

璚楼按：中丞即刘远生，名广胤；在虔与虏战，被获。后脱出，官兵部尚
书；故诗有「中丞者谁司寇是」句。

中丞军败为虏获（械至南昌），绝粒不死重思活（中丞绝粒五日不死）。
左右相随只两僮，西市放回系狱中（屡赴市曹不杀，留献生功）；狱有仆夫玉
卿者（翁姓，福建兴化人），欲窜中丞无与同。闽人俞生（名文华）雅好义

，阴为玉卿画奇计；部署略定告中丞，转令中丞心胆悸。为说累臣病不痊，两僮偷伴狱官眠；乘夜出狱傍城宿，诘朝早上俞生船。狱官晨问中丞恙，双履榻前宛相向；呼僮迎医僮不行，彼此相推齐出城。俞生船开去如箭，两僮出城盼不见；下江兵阻转舵回，扑面差池争一线。舍船得岸望西驰，日中纔闻兵马追；夜奔间道虎口脱，扳翻荆棘无完肌。奔波力尽一僮死（名阿长，南京人），中丞谒驾诉天子；俞生面受别驾恩，余人供作军功纪。鄞江一夜胡尘飞，中丞兄弟突重围；同来义士复散失，应向故乡觅路归。国运重兴有天意，百官扈蹕随时至；俞生皂帽翩然来，邓僮趋跄称小吏（邓，虔人）。更闻狱官受累犹未诛，株连同类死复苏；江右返正皆赦罪，上书乞恩两人俱。中丞者谁司寇是，得书忆旧悲且喜；特疏为叙狱官冤，两人并奉超迁旨。诸君义重报亦殊，独有玉卿消息无；君不见小吏骑马得官职，别驾循资升大夫？

得方密之信见寄

同时亡命五经春，岭峤分飞痛甲申；夜卧惊啼频梦虎，朝行掩面怕逢人！佣书海市音全变，卖药山城术已神。闻道征车求旧切，漫藏名姓更垂纶。

酬金给谏卫公

峒户蛮村老此身，直声猛气动延津；重来琐闼风裁旧，独对青蒲袖草新。多难朝廷容敢谏，中兴将帅重清贫；金章铁券休轻觑，抗疏当关正有人！

密之与鉴在相依桂水，贻书招予；书怀二十八韵奉答

方朔金门彦，延陵直指声；艰难猺峒路，遭际桂林城。书到知予在，歌长见友情；离群真历劫，访旧半构兵。党锢同亡命，髡钳各易名；故人皆散失，季子得逢迎。卖药方曾效，从戎计未成；吴江家总破，闽海国重倾！癡泣通三载，夷歌尽五更；葵心终耿耿，蒜发故茎茎。崖复看猿度，天长羨鸟征；梦颠江右复，涕洒粤东平。过岭风全暖，开年日迥明；朝廷需战伐，吾道媿坚贞！再着冠裳好，重逢父子惊！鸡坛皆列宿，麟阁半同盟；学士今为相，台郎且晋卿。携孥依北道，给札赋西京。对酒探闾熟，联吟并马行；双星随斗出，一鴈掠霜鸣。祇觉生存幸，翻悲死丧轻！武公尸不返，农父祸谁撓（密之书来云：『孙武公战歿，周农父亦罹家难』）！白社余三士，青云仗两兄；服官怜我拙，招隐鉴君诚！水忆漓江碧，峰思独秀晴。躯残舌仍在，粒绝笔能耕。岁月将诗记，篇章把烛评；春帆应抚手，唱和送余生！

送吴青闻给谏解官西上

炉烟初散解朝衣，白舫苍梧去不违；抗疏未蒙明主放，避谗先许直臣归（青闻以论香山去官）！忧时计笑书生过，去国人怜谏草稀！似我合随梅尉隐，伏波山下订渔矶。

酬袭在田孝廉（在田以上书矢志，有东归意）

沙县惊逢断雁行，乱离相抱共存亡；先公旅榭淹蛮土，令弟麻衣带贼伤！左衽最怜吴地客，南冠犹恋汉家装；幸逢正统宁宜去，且辍忧时痛哭章！

赠丁掌垣（诸公日以燕饮为事，故风之）

忆昨联樯章水上，三年仙■〈^々御〉再经过；朝因卧病晨趋少，疏为忧时夜草多。补袞即看新领袖，摇金还听旧鸣呵！青蒲第一边机急，莫向樽前纵啸歌！

赠李源白金吾（名元胤，惠国冢嗣）

汉家天子报功殊，沈弇同时列画图；仙仗晓趋扶玉辇，羽书夜到召金吾。闲教侍史亲调管，醉看孤儿健挽弧；骑马天街人肃肃，露章霜色满行都。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阁诗存」卷九。

行朝集（己丑）

麻河捷

献玉篇

端州杂诗

又十一首

送毛恭则出监鄂国军

悲湘潭

悲信丰

悲南昌

端溪石砚歌

寄开少

送刘通侯返黔，寄乃叔晋仲刺史都匀

刘同庵司寇自羊城回

送姚翁默仙入平西山中，寄曼公

刘客生詹尹直经筵讲官

送别宪幕林树本之桂林

同曹素臣入羊城纪事

过三水驿即事有感

麻河捷

为武昌侯马进忠赋也。武昌破虏奏捷，晋封鄂国公；监军毛寿敦叙其战甚悉，援笔赋之。

中兴马侯古精忠，天子论勋册上公；毛生夜述麻河战，满堂骨竦生英风。是日初战兵不利，虏骑骁腾万马雄；将军下令尽弃马，短刀秃袄来争功。麻河岸高敌初驻，栏楯层层壁垒固；汗马解鞍兵作炊，我兵突至谁能御！可怜攻壁

壁不开，壁门炮火轰如雷；将军大呼身先进，人人死战坚为摧。壁门既夺虏营乱，黄昏截杀及夜半；铁骑嘶颤橐驰奔，全军逼水容谁窜！天风吹月月朦胧，照见虏营营已空；僵尸枕藉安足计，余者尽葬麻河中。拂庐万落三军宿，胡妇琵琶唱胡曲；将军举酒健儿歌，残魂何处吞声哭！将军破贼檄屡传，岂似今无匹马还；积弱屡朝初吐气，昆阳、巨鹿谁争先！我闻桂林虏来举城走，瞿相从容袖两手（瞿公名式耜，留守桂林）；焦侯三箭殪三骑（焦名璉，宣府人，封新兴侯），城门重闭至今守。又闻西有滇帅胡将军（胡名一清，滇人，封兴宁侯），摧锋陷阵虏中闻；身经百战锐不挫，南人争推第一勋。诸将纷纷膺国号，因时窃位何足道（指陈邦傅辈冒滥封爵）！马侯封公两人侯，此爵朝廷庶不冒！

献玉篇

端州城中驻黄屋，南海士人献双玉。上言得自南海旁，渔人海上夜见光；明晨网鱼鱼眼动，剖鱼得玉如玺方。是时天子新御极，玉献满朝动颜色。诏出此玉付玉工，琢成纽鼻蟠蛟龙；篆作皇帝受命宝，髣髴（影上弗下）传国玺与同。我闻此玺秦世造，当时刀笔何精妙；胡主馱入沙漠亡，亡国物存安足道！帝王应运非偶然，中兴必有符瑞先；玺亡沙漠胡运尽，玉呈南海天意旋。小臣且收卞和泪，拱手恭陈献玉篇。

端州杂诗（十四首）

去年此日困胡尘，望关心惊异域人；死去可怜余马革，生还何意识龙鳞！天时过岭常疑夏，官署无花漫号春（时在礼曹）；冠盖纷纷游宦乐，山川满目总伤神！

庾岭军书昼夜飞，南昌无计解重围；孤城烽锁粮垂尽，间道人疏信渐稀！入对漫图方略上，请师空见节旄归（江右遣人入朝请援，但求节钺、敕印而已）！同谋反正功休叙，可识章门事日非！

鞬卫萧条国计虚，元勋迎驾意何如？度支空佩司农印（国赋悉归藩镇），按部真埋御史车（时罢巡方）；吏职滥从军府署，人情求仕汉廷疏。阉权不肯兼中外，犹许朝班得内除。

江右安危久不传，诸君高会庆新年！未知南粤将军贵，祇讶西园公子贤。卿士几人能入幕，朝廷何事可分权？东来相国休凭借（何公吾驄以李元胤荐，再入直），激切弹文出散员。

回首神京直北看，天隅数郡岂偏安！比闻政府频虚席，何事言官辄免冠？国法未严臣节见，朝廷多故圣恩宽；即今典制遵神祖，窃恐拘文此日难！

近日中书诏已繁，词头更褻白麻尊；本朝相业惟调旨，寰海人心仰代言。天语简来偏足贵，温纶滥得岂为恩！莫因乱世多宽假，一字低昂国体存！

圣度遥从仗外瞻，天颜春蔼正尊严。中兴政赖言官直，跋扈情销相国廉（山阴相国严起恒，以清操为诸镇服）；最喜文华勤讲幄，早传慈寿罢垂帘（太后间御便殿同听政，至此罢）。瞿公念主箴规切，握扇书成也不嫌（留守瞿公以握扇书四箴进呈）。

主恩浩荡等闲叨，谬厕儒冠拜赭袍；藩吏几人瞻北阙（地方有司皆由藩署），朝班此日重西曹。乘时反正功非细，破格酬勋爵太高。发鬓莫矜臣节苦，苏卿雪窖总徒劳（时重反正，薄守节）！

忠贞部曲驻施州，跃马争衡堵相谋（忠贞本号「一只虎」，堵公胤锡招降，驻施州卫；至是，檄缓江右）；江上势方成破竹，穴中斗忽起诸侯（诸藩与忠贞不协，闻其至，一时抢攘）！三年百战城全弃，五路连营兵已收；湖北、湖南皆赤地，苍梧、象郡迥生愁（时两湖已弃，闻忠贞将溃入粤西）！

堵公亦是济艰材，曾抚荆南万马回（即忠贞营）；心恃旧恩兵可用，疑生诸将志先灰！檄援江右无时去，围困长沙竟不开！试听楚人中夜泣，招魂千里为谁哀！

李公雅负中兴略，再出庾关功未成（戊子秋，出岭失利；今再举）；猛气岂徒援与国（谓南昌），锐师何故挫坚城（谓赣州）？降书狎至谋难测，战鼓相闻敌莫经！整暇不教防燕饮，底须沈醉虐儒生（李涵酒、轻儒生，谓虔必降；遂至屡挫）！

乍丧元戎举国悲，军中留后早相推（李既歿，中军杜永和自行总督事）；即愁阍帅权旁落，岂虑天王政下移！诸将比肩轻节钺，同官属目拥旌麾；纷纷割据知难问，从此关门不用师（诸将不相统属，各据一郡）！

春王朔未出关门，喜见滇南使叩阍；请附心知天命在，乞封名仰圣朝尊（孙可望自称平东王，据有云南；至是，请附乞封）！汉家故事须廷议，明主权宜有特恩；史记功臣多赐姓，何难破例与称藩（可望请封；金保谏阻，廷堡谏泥祖制，以异姓不得封王为辞。云南，古徼外，西南夷所居。楚庄蹻西云见南中，云南之名始此）！

故人须鬓已非初，忧国图君志未舒；名动宫庭宜早避，官兼清要岂长居（关中刘湘客负时誉，初以编修兼御史，今复以副宪兼正詹）！也知宦热心原冷，莫使交亲迹渐疏！同是布衣君最遇，从容臚仕意何如（刘与余交善；皆由荐举）？

又十一首

给事趋朝袖草雄，更生笔削果虚公；金吾奉主宜无过（谓马吉翔），中尉从龙信有功（谓庞天寿）！多难未须增水火，一隅底用判西东（时有粤东、西之别）！向来本触元勋忌，岂谓元勋志与同（金堡入朝，草上十款，李与庞、

马皆在所论；刘湘客削去李、庞，封上其八。公子元胤、总宪袁彭年、吏垣丁时魁等渐与金合，五人之党自此始矣）！

相公再出辅吾君（香山公以去秋入朝留相，为台省劾去），捧诏趋朝亦太勤；老子未惭「长乐」号，大夫难悔美新文（思文变后，公乞降；修「广州志」，多谀词）！露章谏议先时去（给事吴其靄闻公至，先去），抗疏班行迥不闻。风节最称金给事，依违也畏李将军。

霜严宪府凛难攀（总宪袁彭年），大谏风裁更领班（吏垣丁时魁）；便殿连朝求召对，敕书昨夜又封还。朝廷纵小名犹在，方镇徒强主未孱；底事髯公辞太戆，五千铁骑动龙颜（袁每自恃有反正功，召对时，上责以君臣大义，袁对不逊；有「去年惠国以五千铁骑鼓行而西，君臣之义安在」等语。闻者失色）！

元戎杖钺已专征，约法南人禁举兵；乌合自难迎大敌，骁腾或可借虚声。冒封恩滥诛非罪（有忠宣伯，实系闽中滥封；醉后戮之），奉使官多撤有名（各郡差员，俱被撤回）；过岭尚书旌节弃，幸邀铜马脱余生（是时机禁义兵，江右揭重熙出岭，以违禁追擒之；赖新附者战脱）！

浔州节帅最卑庸，遭际同膺大国封（陈邦傅冒封，驻浔州）；坐拥旌旄凭跋扈，檄征兵马正从容。中朝名爵真疑滥，蛮地征求岂胜供！柳庆抚军新遇害，司刑无计问渠凶（柳庆巡抚刘勳与邦傅不睦，以计杀之）！

中丞本意领中枢，诏抚忠贞拜命趋（中丞程峴入朝，有本兵望；会忠贞兵过粤界，诏往抚之）；祇虑兵烽穷岭峽，何图使节丧萑苻！驰驱未遂还朝志，沟渎轻捐报主躯！纵使宦途多异议，无端阴计岂宜诬（程至怀集，为乱民所杀。初，与当事诸公论，不合；遂谓以计杀之，诬矣！怀集，梧州府；晋怀远、刘宋怀集、唐威州）！

圣朝新政惜繁纓，主爵升沈迥未平！大抵远人宜重赏，纵然高位亦虚名；雄谈竟博乌台贵（凡入关者能大言，多破例授监军御史），黠竖能邀回寺清（吴鼎自称隆武朝官选司，拟注职方；为鼎所持，要以回少）。独忆润州钱叔子，空穿芒屨粤中行（钱光夏入粤，仍以原衔赍诏出）！

谏垣疏上争资格，阙下喧腾拥玉珂（省员洪梦栋、谢元汴极言资格当重；退朝，百僚为之一哄）。郎署有才能对策，圣朝无地可开科。旧僚废籍征皆遍，新进高班占已多（癸未榜数人，皆晋卿贰）。也识帝心偏爱惜，榜中人尽可如何！

荣名虚冒乱离间，变后除书尽可删！宫尹滥凭供奉窃（待诏求官，自思文变后，皆自称詹尹），新恩屈就侍郎班（万翱入朝，自言昌国假以大司马；改授枢贰，面恩犹称原任）；为要使节频颁诏，漫假旌麾岂出关（朱谋■〈例上

土下）等皆假开府衔，仍在岭南也）！江右诸君承宠遍，故乡可听锦衣还？（以上皆系江右人）

堵相临边未建勋，梧州矫诏册滇云（是时，滇封锦国公。朝使赵煜过梧州，知堵公矢志驻梧；以奉有便宜敕，遂谋铸印矫诏封平辽王）；便宜本自朝廷赐，封事无难咫尺闻。谋启贼臣凭假借（陈邦傅属地半为忠贞所据，思结援于滇，其部将胡执恭由间道矫诏封监国秦王），使烦属国重纷纭（滇先受「秦」封而朝使始至，彼此相诘，互称矫诏；因下杨畏知与执恭于狱，更遣使请旨）！即今庙议何时决，圣主殷忧孰与分？

督师失势在苍梧，败后犹防列镇图（忠贞兵溃后，保昌侯曹志建邀堵公获之，几不免）；赤地魂销千里恨，沧江客散一舟孤！戎机误国休轻诋，使相还朝岂易趋（公趋行朝，言官力诋之出）！莫怪言官封事激，中湘遗恸满天隅！

送毛恭则出监鄂国军

敕书使节下青霄，揽辔春城驿路遥；帝念元戎勤借箸，诏加司马早辞朝（恭则本自军中入覲，假司马衔以出）。楚疆戎伏毋忘备，鄂国功高未许骄！克敌安民真将略，耕桑千里待君招！

悲湘潭

督师何公腾蛟围长沙垂破，忠贞营兵至，一时溃散。公不去，驻于湘潭；被执，死之。

长沙兵散湖南空，湘潭城中失相公；举朝变色摧天柱，白日惨淡黯行宫。往时百战不足论，即今还弃垂成功！可怜公长纔五尺，头童齿豁一老翁！铜马百万哮豺虎，仰公乳哺婴儿同。时危饷拙谁用命？赤手空口驱群雄；湖南、湖北竟千里，卷云扫雾随天风。祇期长沙不日得，游鱼命在沸釜中。堵公心劳计转误，忠贞兵来互疑惧（忠贞兵驻施州，堵公胤锡招出）；常德焚烧宝庆走（马鄂国驻常德、王侯进才驻宝庆），诸将旌旗挽谁住！长沙城坏无人登（兵败后，长沙城陷一隅），穷寇将奔守复固；我兵溃走任东西，相公独在湘潭驻。夜半衔枚虏骑来，湘潭无兵城门开；相公衣冠虏能识，拥去罗拜

声如雷。大骂不绝相公死，但见长沙城中人举哀（公死后，长沙人举哀）；功名事业长已矣，忠臣义士胡为哉！君不见忠贞兵过苍梧界，堵公双旌导马回？

悲信丰

惠国李，以己丑二月歿于信丰。

信丰城外虏来急，将军勒马城上立；黄昏对酒坐城楼，诸将言事那敢入！酒酣掣剑剑不鸣，麾下去尽无人声；夜半斩关诸将走，谁扶将军上马行！城外水深雨如注，将军马小不得渡；马声渐没将星沈，亲吏相随谁相顾！偏裨左

右尽归来，独少将军匹马回；关门昼闭烽埃绝，天子震悼举朝哀。语君且勿哀，军中收得将军印；元帅牙门昨已开（中军杜永和挈其印回，自行总督事）。

悲南昌

南昌以己丑正月城陷，昌国金、繁昌侯王俱死。比信丰败闻，始知。

信丰城败惠国亡，胡马东来势颇张；白旗八杆章门至，始闻正月失南昌。南昌将军谙戎机，婴城坐守听虏围；閭阎万户人食尽，坑塹百道鸟难飞。敌饱城饥夜深陷，将军上马犹酣战；金公赴水气如生，王侯刎首色不变！江人莫怪无援师，纵有援师来亦迟；两勋收兵自不出，客兵云集来何为！去年攻虔祇自弊，今来守城堕虏计（敌遣僧入城，给以天时不利出战，遂婴城自守，虏围乃合）；又闻倡义非同谋，到死相疑还相制（初反正者，王也；闻金族有献城者，故两勋相疑，不肯出城）！古言两雄不并栖，何不分兵犄角湖东、西？何为一城坐困与俱毙，使我百姓无故成鲸鲵？旧岁此城初反正，即今城破复谁恨！英雄成败古来多，其奈城中人命何！

端溪石砚歌

端溪出石砚，有三种：岩石为上、西坑次之，后磨又次之。

端州有石色皆紫，端州紫石砚盈市；入市买砚苦不佳，佳者旧坑今在水。前者尚书来搜坑（总督丁魁楚），发兵障溪涸溪底；溪水玲珑赴岩深，此坑宛在深岩里。泅人没水舟然灰，腰斧穿岩及坑止；坑中扞石截如泥，精粗不辨谁者是。回身攀舷向灰掷，石被风僵兼火炙；琢出犹存火衲文，最佳乃是蕉叶白。点石取名献尚书，泅人出水浑搜索；即今尚书一门屠（丁后降虏被屠），壮士磨刀复谁惜！我闻此言自叹息，浪说鸛鹄眼能碧（端人不重此）。我有歙砚亦非真，笔锋扫秃何曾释；只道端州砚易寻，那知满市屏风石！归来洗砚还著书，此砚虽粗书盈尺。

寄开少（时按蜀未返）

间道延津出，生还意惘然！鴈行寻万里，虎穴足三年；公道朝端少，威名蜀吏传。惠连经岁至，芒屨竟空穿（谓馭少）！

送刘通候返黔，寄乃叔晋仲刺史都匀

故人天末宦，异地得通家。草入郎官舍，山深刺史车。庞眉烟际■（金巢），双鬓瘴边华。西送阿咸路，相思蛮树遮！

刘同庵司寇自羊城回

亚卿衔诏日，留后建牙时（刘往安抚诸军时，永和已行督事）；国体宁毋失，军情且不疑。盈廷人坐论，有事尔奔驰；莫更陈辛苦，贤劳念者谁（刘回，议者谓其不能力争，听杜永和摄行督事也）！

送姚翁默仙入平西山中，寄曼公

尚有故人恋，胡为更远寻！滩流当夏恶，瘴气入西深。采药蛮中兴，钞方学士心（姚精医理，曼公亦习此）。逃虚执已久，应喜得跽音！

刘客生詹尹直经筵讲官

詹尹辞风宪（初兼衔，今辞），承恩备讲员；名因元老重（留守力争，始得），帝识布衣贤。向北声容正，同官宴赏偏（刘与黄公奇遇并讲，黄粤人音涩，帝意注刘）；莫徒遵故事，政本是经筵！

送别宪幕林树本之桂林

林讳有声，江宁人；隆武乙酉科举人，任都察院经历，以论首辅香山公去

。

薄宦天南幸比邻，送君西去黯伤神！趋朝有诏敦元老，抗疏分班出小臣；政本岂应容失节，幕僚借此欲抽身。桂林留守招贤地，扼腕同心大有人（吴闻青方在桂林）！

同曹素臣入羊城纪事

崧台历岁任沈浮，老友邀同羊石游。牡蛎墙高知近市，荔枝阴合一维舟；驾风海舶来东岛（粤人望东洋船），入夜蛮商遍酒楼。古寺最多官最冷，与君耐可度清秋。

过三水驿即事有感

丙戌之冬，与粤东兵战于三水败绩，而北兵已入羊城。

三水城南野草衰，昔年此地斗王师；可怜铁骑长驱日，正是戈船苦战时！驿吏夜闻摩剑战，海天阴见列旌旗。中丞、刺史同舟死（林中丞名佳鼎、夏金宪名四敷，俱战死），不死胡尘死更悲！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阁诗存」卷十。

行朝集（己丑）

广州杂诗

吊忠诗

书所闻

饮侯商丘舟中，即席赋赠

别羊城

酬张将子给事

赠姚以式待诏

赠禹航姚孟峡

岭南留后入朝纪事

闻谤

临轩曲

谒谢山阴师，值五十初度，窃睹御赐斐迭，敬呈二首

广州杂诗

上将輒回震海隅，追封「宁夏」宠谁逾（李成栋死岭北，追封宁夏王。宁夏卫，隶陕西）！藩王庆吊朝仪定，郡吏逢迎礼数殊。鬼马烟销遗宝镫（甲马数十队以彩缯为之，一时灰烬），佳人火化着珠襦（爱妾数人，皆令盛服赴火死，尽用夷礼）。共惊使客郎官贱，出入偏从甬道趋（吊客皆从东角门入，某以使客不赴）。

红旗影颭角声喧，南海牙高留后尊；秋至将骄谁出岭，日高人沸一开门。有司心厌王官贱，除吏书愁幕府烦（永和不出岭，日除吏而已）。莫怪总戎难节制，将军原未识君恩！

宝丰出镇许分疆（宝丰，罗成耀也；出镇韶州，许割南、韶属之。宝丰，河南汝州），祖饯幢麾拥道长。鬻爵颇疑藩吏贱，输钱为助岭军装。悬知节钺轻难制，即恐关门弃不防！巡海归来薛刺史，量移同去色凄凉（海道薛宫出巡，有谋其缺者，改韶南道去）！

岭南财赋罄征求，使者还劳费括搜（学道校士，专为永和措饷）；仗节仍称周内史，鬻钱祇给粤诸侯。门前桃李谁为主，海底珊瑚已尽收；骑马健儿能荐士，上供曾否到端州？

使客投闲卧海滨，輶车相过半交亲；故乡归去衣皆绣，南粤游回橐不贫。受职莫忘明主赐，衔恩况是历朝身！汉廷吏道兼文武，岂畏兜鍪势逼人（粤东藩司多吾乡人，皆由武职改授今官）！

吊忠诗

海南死事甚多，偶据所闻述之。

寸磔常山痛未休，当时成败总难谋！出师不战身空死，报国无能志已酬。事转遗孤犹畏害（公遗孤，犹为粤当事所忌），尸分列郡岂全收！岭南反正渠凶戮，底事忠臣尚有讎（陈相国子壮。公起兵被获，寸磔之，散其骸骨于各郡）。

骂贼都门太史雄（燕京初陷，公犹大骂李贼；贼义舍之），书生殉国勇从戎；南兵乌合知无济，西幸安驱正有功（丙戌、丁亥之间，粤兵为公牵制，车驾得入桂林）。肘腋奸阴为间谍（同邑与公仇者为敌谍，公以致于败），头颅虜亦识孤忠（初得公首无识者，大酋云：『此貌清正，必义士张某首也』）。谁言君父难同报，已博侯封晋乃公（张太史家玉。公起义，为其邑人李觉斯所间；兵败自刎，虜取其首去。太翁以公功，封增城侯）。

端水（指永历）龙兴此抗衡（指昭武），两贤竟死粤东城；但知正统人心属，岂料同舟颈血争！汉祚未衰臣有节，国家多难尔成名；即今逆命终身废

，报汝当年面折情（彭给谏耀、陈职方嘉谟。两公奉诏粤东，值唐藩僭号，不屈死之；而粤东旋破）。

苏公特达有思文（指隆武），变后重图拥戴勋；天命未知归圣主，国恩浪说报先君。危时节劲身能死，正统辞严义不闻；空使海南多杀士（在广州者多与苏同死），至今此案尚纷纭（苏相国观生。公起家荐举，以职方从思文帝入闽拜相。汀州变后，苏复拥立唐藩于广州，改元「昭武」。今上已正位端州，苏竟抗顺；时称「昭武一案」，凡仕唐者，皆禁锢不用）。

乱来死事几人传，霍氏幽芳最可怜；合户相扶争就义，沈渊取次未容先！朝廷渐向天隅小，气节惊闻岭外偏（如陈公邦彦诸君子，惜本末未详）！歿后姓名少识者，老僧说罢泪潸然（霍氏一门。天然师为予言：霍氏全家从容依次赴水死）。

书所闻

悍将杨大甫骄蹇不法；入覲，南阳伯李元胤以计邀饮，即席称诏斩之。

杨帅风闻已就刑，天隅此日识朝廷；汉家有法宜明正，都尉阴谋似不经！诸将强梁谋益狡，异时仓卒诏谁听（去岁戮佟养甲，亦以计给往谒陵，中道杀之）？南阳问罪功非细，即恐萧墙祸未宁！

饮侯商丘舟中，即席赋赠

我闻武岗帅叛城不守（丁亥八月，刘承胤叛），天王西幸百官走。天阴道滑两淋铃，乘舆狼狈古泥口；尚方服物诏追随，纷纷相失竟何有！侯生老将卧山中，锦衣御幄一时供；盘羞珍进大官美，宫女香熏绣被浓。卫士、中珰争醉饱，龙车凤辇去从容；三宫娱悦天心喜，面承恩进「商丘」封。侯生魁梧古良将，簪纓伟顾西班牙；有时对客一挥毫，集贤学士敛手让。悲歌旧是梁园风，轰饮谁敌陈遵量；翠釜金盘罗几筵，腐儒薄宦生惆怅。朝传给事弹文雄（金给谏堡），为褫滥爵核军功；侯生罢酒颜色动，窃恐比例还同众。侯生饮酒君勿疑，君之劳绩天子知；即今军功期报主，报主孰有如君奇！与君放船海珠寺，醉后且吟望海诗。

别羊城

李我贻书至云：『上择日临轩取士入馆』，邀予速还。

朝承书讯故人移，为报临轩试有期。去国已甘梅尉隐，好官重超木天思；星邀使节还霄汉，秋老菩提别祖师。荒寺九旬成底事？游装初刻难余诗。

酬张将子给事（张名孝起，吴江人，原名起；庚午科）

宦况梧垣热，如君冷独殊：巷稀车马过，门少吏人趋。奏事须髯戟，追班意气孤；冰清金给事，寂寞得同无？

赠姚以式待诏（讳端，钱塘人）

姚生忠烈后（先公友璞死虔难），供奉意全违；蛮峒家难问（寄家武冈山中，闻被掠）虔州骨未归！母妻衣信断，亲故荐书稀；视草聊承乏，何必入禁闱（姚承乏中书撰敕）！

赠禹航姚孟峡（姚名相）

南来皆薄宦，短褐只斯人；空向蛮烟老，难分岭树春（姚独未任）。刀头真不死（姚为贼所执，延颈受刃；刃起，树枝覆之，得免），酒兴岂长贫！落落同门友，方为献纳臣（姚与道隐相依最久）。

岭南留后入朝纪事

元戎觐阙伟簪缨，召入东班色迥惊（粤督杜永和，以武吏改入文班）；边吏初知黄屋贵，宫臣还向直庐争（詹尹黄奇遇、郭之奇以小嫌相讦）。朝廷有礼宁宜褻，藩镇何知自使轻！莫怪诸侯多跋扈，此曹驾馭本虚名。

闻谤

有要人中予于李金吾者，将辱之朝班；吴东三阴以告予。

贝锦班行构，谗人计亦愚；所关伤国体，不为惜孱躯！志士终难辱，微官岂待驱！明朝拂衣去，幸谢李金吾。

临轩曲

上御极之三年，行在史馆中乏员，内阁辅臣黄士俊、严起恒奏请考选，桂林留守瞿式耜疏荐部属臣某某等堪备馆职。于是礼臣黄奇遇等议仿唐、宋开制科取士，有诏：『三品以上各举所知、卿贰等自举其属，汇送吏部』。又敕冢臣晏清会同礼詹翰诸臣严加考核，取及格者若干人；孝廉知名未仕者，亦与焉。以冬十二月二十四日，临轩亲试经艺三道、策论各一道、诗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小臣庸劣，滥与兹选。敬成口号二十章，以志其盛。

从龙初沐圣恩波，诏选词臣辟制科；格外郎官叨与试，本朝异数恐无多（谨案：唐、宋名臣，率由制科以登馆阁。盖于进士科外间举此科，召试职官有誉望者；又号大科）。

经年廷议许临轩，今日真承圣主恩；橐笔晓趋双阙下，恭随肱唱入端门（临轩议，久之未举；两辅臣申请，始允行。届期，上常服御门，百官俱吉服、侍臣等素服候于午门外。鸿胪寺传呼，臣等始雁序而入）。

袞衣黄幄殿中间，玉几凭临咫尺攀；跪迎炉烟宣履历，分明覲面识龙颜（鸿胪寺引臣等从东阶上，逐一唱名，当殿跪奏履历、籍贯）。

面对安详霁圣容，香烟深处闪重瞳；天心可否无人识，御笔高低点不同（面奏时，上注视久之；徐用御笔点名，点有上、有下。内出图书二方付两辅臣，视点上、下，分朱、黑二色钤其名：朱者文曰「资俸足」，黑者文曰「资俸不足」。疑有优劣于其间，而实不然）。

唱罢勾庐肃仗齐，小臣分号殿东西；千官班静相公出，恭请天恩御赐题（点名毕，分东、西号，编坐殿之两庑；辅臣出奏请题）！

内外关防视锁闱，金吾传奉凛天威；书生逻卒寻常见，争似银貂共锦衣（坐号既定，每员命内使一人、金吾一人监视，巡绰校尉供役；隔席不得耳语）。

内臣黄帕捧书来，香案从容信手开；遥见阁臣承旨起，御题拟就圣人裁（臣等拱立候题久之，望见内使捧书置案上，上信手摘数叶，付两辅臣拟题。辅臣承旨，起立殿东隅；会拟毕呈上，请裁夺）。

麻纸龙文拂案黄，欲登宸翰费端详；犹防次第违经传，口诏传宣有巨珰（题呈内侍进黄纸一道，上斟酌再三，始用墨笔亲书颁下。又谕近侍口传：移「论语」题居「中庸」前）。

蹕声起去晷将斜，老笔难矜旧有花；日暮大官勤赐膳，传闻辇驾在「文华」（上起御文华殿，臣等始就坐。午后赐百官宴，并赐臣等面食一器，已赐汤饭一道。至夜，复赐粥一餐，给烛一枝）。

词澜正倒夜偏阑，中使频催蜡烛残；帝辇欲还宫漏促，花砖队队宿鹓鸾（上留文华殿，命中使催卷；臣独后完。百官露宿，候臣等事毕，始同出）。

当场洒笔惯惊人，锦玉围观讶有神；剔烛细书「光武论」，内家也解点头频（始催卷者数辈，讶臣运腕甚捷；写至「光武论」，有嗟叹者）。

分衡早敕玉堂僊，夜半帘前忽放还；独召阁臣留便殿，堂餐直被禁中传（先是，两辅臣奏允詹翰诸臣同入阅卷。夜分尽，敕遣。独留两辅臣宿文华殿宫中，赐卧具；黄衣小竖司饮食：关防特严）。

侍臣收卷上亲临，惭愧么么费圣心；誊录诸生沾帑赐，同朝争羨主恩深（上坐便殿，俟收卷毕还宫；取肇庆府学诸生善书者充誊录生，给以帑金）。

未央宫阙卷初呈，内殿班齐贺圣明；面敕言官严检举，当轩拆号御填名（二十五日暮，鸿胪寺传齐各官侍班。上出御文华殿，辅臣将阅过卷分上、中、下进呈拆号。上诏科道官面举情弊，以示至公。每唱一名，御笔亲为填写）。

中兴特重玉堂宾，固请加恩放八人；不是圣朝恩太吝，分明珍惜笼微臣（既拆号过六卷，遽命已；辅臣再三奏请，更允两卷，合得八人）。

最怜新进与同升，郡吏、曹郎籍漫凭；曾荷相公援例请，圣恩特赐一条冰（中式八人，俱改庶吉士。辅臣以臣等资俸或深，引先朝推知考选例，请授编检；上云：『此朕特典，与考选不同』！竟令臣等皆从庶常起家）。

旷典能无旧例遵，榜头端属首揆抡；即居卢后犹疑忝。盛事宁堪第一人（臣为次辅所取士，而榜头出元辅门；旧例如此）！

煌煌手诏夜深传，八士同时入木天；纔是国恩难报日，旁人莫漫羨登仙（榜放之后，上亲洒宸翰，敕内阁、吏部：『朕亲试取中刘芑、钱秉镫、杨在、李来、吴龙桢、姚子庄、涂弘猷、杨致和等，着即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特谕』）。臣等恭睹御书端楷严整，仰见圣意至详慎也）！

敕使凌晨候谢恩，口传天语浹春温；榜中怕有冯唐老，为报青年慰至尊（谢恩之晨，上遣小使出覘臣等老少；传报天意怡悦，谓自御极来仅有此举）！

新恩初许禁中行，为谒先师阁吏迎；再拜中堂前致谢，共称天子让门生（臣等授职后，始得至阁前一拜先师，谒谢中堂）。

谒谢山阴师，值五十初度，窃睹御赐斐迭，敬呈二首

书生新谒相公尊，再拜中堂故事存；自诧榜居苏轼列，岂期荐出少师门！老纔入彀惊知遇，庆值悬弧睹圣恩。闭阁悄然无贺客，数株桃李照庭轩。

吾师遇主早登庸，岳降佳辰帝眷浓；沧海波涛勤捧日，蛮天瘴疠久从龙。衮衣不受三孤命，铁券坚辞五等封（公晋官衔尚围犀，力辞伯爵不受）。纔及门墙随上寿，尚方珍赐庆遭逢。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阁诗存」卷十一。

行朝集（庚寅）

舟中闻新命有作

梧州杂诗

圣德诗

初度日，承袁特丘、金道隐枉诗见赠，用韵奉答

哭同年杨庶常三首

章北院行

郅将军入对歌

沮封篇

空船行，为金道隐赋

哭会稽董孝荇

哭晏云章

哭董紫■〈巾昌〉

为金道隐给谏请改戍得允

七夕，同彭然石职方集山阴相国舟次

得假，同朱御史不敏西上

中秋夜至桂林，喜晤曼公、鉴在

留守生日，用诸公韵

龙隐洞九日

和彭然石西上舟中见怀之作

别山草堂

漓江泛舟行，为杨武陵赋

虞山歌，为留守相公赋

桂林杂诗

曼公娶妾得同乡女，戏赠

昭江寿曼公四十

同曼公、树本入仙回洞访严伯玉

到梧州界，闻乱道梗

舟中闻新命有作

新命惊闻邸诏传，遥从鹢首拜垆烟；朝廷多难叨非分，史馆无人与备员。
报国祇余垂老笔，成名偏在播迁年。词林故事咨前辈，此日承恩绝可怜！

教习三年典故存，迁除有例相臣援；读书特荷临轩宠（初以特典授庶吉士，入馆读书），供职真因视草烦（特命承乏诰敕）。吾道艰难羞破格，圣朝浩荡易承恩；词头久褻丝纶体，珍重王言报至尊。

梧州杂诗

永历四年正月雄关失守，上移蹕梧州，臣等扈徙。

跋扈南雄将，新年果弃关；君王御便殿，召对及卑班。万乘应持重，两宫未敢攀；独怜彭御史，抗谏动龙颜（召对之晨，群臣皆以车驾不宜轻动，御史彭侗言之尤畅）！

此将昔移镇，吾知弃岭逃；比肩难节制，饱肉且旌旄！共有登坛望，宁甘乘障劳！身先诣吏士，惠国尔功高（初，罗成耀不肯出镇，当事重赂之，乃行；本与永和同出惠国部下，故不受节制）。

圣驾真难动，人心系去留；连朝惊羽檄，有诏御龙舟。禁旅因时宠，纶扉独坐愁（大内尽出，独两辅臣坐阁中）。内家灯火盛，向夕灿中流（元夕，内臣尚张灯火）。

侧耳羊城信，穿烽二使来（刘远生、金堡奉敕谕粤东诸将）；诏开藩镇泣，风斗海船回（初有弃城航海者，为风折回，始定死守计）。事变知天意，时危有将才；长城真可恃，驻蹕漫惊猜！

将帅加专敕，今晨百道飞；如何罪己诏，立待吮毫挥！义动三军愤，功凭一纸微；颇闻李公子，开读泪沾衣（予承乏草敕，相国首以罪己诏见属。李南阳元胤，惠国嗣子也）！

遽有苍梧幸，凄凉别小楼；喜无游宦橐，得上舍人舟（予初未具舟，赖中

书舍人曹襄以舟见济）。失伴声相识，饱帆夜未收；暗中勤借问，车驾在前头。

衰草荒山岸，宵分野烧红；从官时遇盗（宫坊蔡之俊中路被劫），篙楫已论功。树黑苍梧近，江清漓水通。同时迎驾者，安定一军雄（马安定驻德庆州，军容颇肃）。

端皇陵寝近，上谒小臣从；金殿晨开锁，黄衣夜扫烽。江山迎帝盖，松柏惨天容；下岭还瞻望，祥云已尽封（谒兴陵）。

请对真何事，寒蝉此日喧；露章承内旨，诏狱见君恩。负国罪应得，除奸功莫论！虏氛还咫尺，朝局已全翻（上甫驻蹕，廷臣遽请对，劾奏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等误国；下诏狱）！

诏狱非仁政，况逢离乱晨；从龙宽典得，请剑小臣频（一时末僚皆出位弹劾）！狼狈悲同类，艰危附党人；山阴真相国，申救跪沙滨（山阴屡遭诸公指摘，今特为申救，存国体也）。

桂林留守重，奏使亦频来。咫尺青骢返，频频白简催（御史吴德操自桂林迎驾，闻劾中返）；廷争犹未息，圣怒已将回。好是徼恩放，休称苏轼才（留守特救五人，疏词过激，且盛称金之贤；颇忤上意）！

独树维舟处，联樯并楚伧；同官应有疏，入狱自伤情（同官有公疏救刘湘客）！事定交如旧，天回论渐平；凄凉金给谏，破舫听人争（金堡被逮，仅存破舫，为缇骑牵去）！

执政今何日？山阴又闭门！未须论相业，且莫负君恩！典故词林重，纶音国体存；小臣有封事，职在敢无言（时金溪王化澄在政府，一切徇私，不谙衙门典例；小疏争之）！

僻处朝廷小，虚名礼法持；谁迎郅国至（即高必正），不救粤东危？元老盈廷谤，书生一语移；阙前争论日，大体幸毋亏（郅国入觐，有欲借之驱山阴者，以党五人为罪。予曰：『五人旧参严公，今为党人力救，此大臣体也』！郅公首肯，议遂寝）！

庙议几时决，滇南使久羁，请封恩莫惜，矫诏罪何辞！属国天王凜，朝廷豎子欺；台中诸御史，肯一问狐狸（陈邦傳遣胡执恭间道入滇矫封「秦王」，貽患至今；今其子尚在鞬下大言）？

镇峡关门破，传闻大将跳；内携诸寨主，乡导各山獠（永国曹志建控镇峡关，与土人不协，导敌人袭破）。楚塞险从失，胡儿马未骄（虏未敢入关）；休兵图转战，还恃冠军骁！

粤东频奏捷，骁锐并争先；丑虏孤城合，螯弧匹马蹇（大将张月、李建捷等屡出斩虏将）。定需坚壁垒，切勿恃楼船（舟师吴文献屡获奇捷。初，杜永

和谋弃城航海，图再举）！西路援兵下，胡为不肯前？

两粤嗟新败，朝廷波浪中；守藩宜有罪，司马且论功。赏极复何劝？恩叨岂觉隆！灰心百战将，封与烂羊同（时两粤用师，司马万翱议一概晋封）！

远闻洪少宰，父子丧高州（少宰洪天擢客高州，为镇将李明忠袭杀）；守将罪难问，先臣恤岂酬！久知卑制使，窃恐效诸侯！近地还如此，輶轩咫尺愁！

端州兵不下，返旆御淮侯（忠贞营裨将刘国昌兵，散入端州各属），莫问粤东急，须防内地忧。督师真失策，酿祸至今留；受诏虚糜饷，何时厌尔求（初，督师宜兴堵公招此兵出，至今为患）！

朝睹南阳奏，强藩已就擒；弃城知法在，问罪见谋深。帐外军声寂，怀中心帝诏临；两年三授首，真是快人心（李南阳以计擒逃将罗成耀，称旨斩之；诛佟养甲、杨大甫，皆其功）！

西来吕相国，闻丧独松州；恋阙情空切，收京志未酬！天意难将测，不慙老臣留；寂寞纶扉内，先朝几白头（吕相公大器趋朝，卒于独松州）！

黔阳书讯至，相忆几经秋；入蜀吾兄在，筹滇刺史忧！中伤凭绛灌，外议重钱刘；节钺危时贱，何心向汝谋（得吾家开少及刘晋仲讯）！

闭门坚请假，吾道欲谁亲！瘴疠安蛮俗，班行畏蜀人。迁除乱日窃，功罪几时真！寄语程司马，饼师泪正新（闻司马程源强夺部下人妻去）！

学士逃荣久，三年不押班；坚辞李泌相，敢恋谢安山？蛮峒家初寄，中书诏且颁；倘微开史局，予岂望投闲（方阁学曼公力辞诏命，请以修史自效；予方为中堂所嫉，拟乞假去）！

小舟三伏过，避热苦无方；远伋余冰井（梧有冰井寺，水稍清冷），虚名愧玉堂！更愁秋雨毒，颇忆桂林凉；乞假疏三上，微恩附野航！

圣德诗

文帝贵止辇，太宗宝魏征；古来神圣主，皆有纳谏名。我皇仁且孝，不大色与声；小臣叨侍从，窃睹神采英。大帅对失措，圣度和且平；所以诸藩镇，见者识中兴。给谏触太后，愚直气以盈；举朝请加诛，受杖罚殊轻；及与群臣语，往往叹其清。瞿相老崛强，遇事上书争；温纶皆手答，曾无勉强情。去年献史卷，拟同金鉴呈；今复问主上，还经御览曾？所言过戆直，左右因相倾。上言实未读，朕殊有愧卿；从此事披阅，勿负谆谆诚！举朝叹圣德，臣等实不能！虚怀本天授，皇哉我圣明！

初度日，承袁特丘、金道隐枉诗见赠，用韵奉答

犬马衰辰病里过，双篇忽堕宠施多；未妨李白权供奉，敢比苏瞻占制科（来诗云云）！顾我劣输佳句法，悲君生荷圣恩波（时初解诏狱）！舟中得假

堪酬唱，兴罢朝参冷玉呵！

哭同年杨庶常三首

之子黔阳彦，同门最少年；主恩伤贾谊，吾道失颜渊！纱帐频联坐，花砖亦比肩。修文宁不足，夺我玉堂仙（时扈从死者甚多）！

纔惊君卧病，易簀即兹辰！不问维摩疾，谁知原宪贫！苔痕侵枕席，药物吝同人（得大附子一服，可不死；予为乞诸张宫谕，不获）！握手床前诀，伤心托老亲（临死以老亲见托）！

八人三散失，尔歿更萧条！素幔孤灯耿，桐棺万里遥。名成多难日，死在圣明朝；身后毋劳念，君恩敢代徼！

章北院行（公名旷，字于野，号峨山；华亭人）

昔年避难游云间，章公脱身沔阳还。人言汹汹匿不得，翻然投躯誓马革。天子亲征驻湖南，赐公节钺收湖北。昔何巽懦今何雄，能骑生马挽强弓！身先士卒亲搏战，身死人称「章北院」！

郅将军入对歌

郅国公高必正入觐，拟极论时政；召对龙舟，皇恐不得一语，惟叩谢上恩而已。

将军趋朝求召见，天子传宣御水殿。将军廷辨声怒嗔，百官拱手颜色变。中使促对上龙舟，有事面奏香案头；舟中天子东面坐，将军俯伏汗交流。汗流浹背猛气沮，诏谓将军从容语；垆烟移近再三陈，但闻誓死报明主！叩头再拜出君门，忆起胸中未尽言；天威咫尺说不得，始信君王是至尊。

沮封篇

胡执恭矫诏封孙可望「秦王」；已知不由朝命，可望遣使频请，意在得「秦」。高必正入朝，呼其来使，以大义责之。

去夏遣使册封滇，贼臣矫诏封使还。滇人请命求国号，廷议可否将一年；国号拟上上未允，郅国将军来朝天。将军入朝沮封议，旧主封者谁敢异！坐召滇使谒楼船，词严义正色凛然；自陈己罪「犯京阙」，汝曹徒扰西南偏！圣恩赦我宁有汝？与我同心报明主！本朝异姓无王爵，上违祖制谁敢许！鞭弭橐鞬足周旋，汝曹勿欺天子孱！滇使叩头唯唯退，举朝争叹将军贤！将军此议真不朽，滇人闻言能信否？为语使者复命归，勿谓议出廷臣口！

空船行，为金道隐赋

道隐一舟为张鸣凤牵去，张子在舟堕水死，鸣凤随殒；此舟遂为凶物。

给谏被逮身萧然，身外长物一空船；金吾求贿苦不遂，破船估值十千钱。董生（谓紫帽）守船陈苦词，此船留裹给谏尸；姚髯（谓孟峡）仗剑船头坐，腐儒可笑又可悲！须臾攘臂牵船去，两生抵死留不住。金吾移住空船里，有

子十龄旋堕水；伤心卧病未经旬，襁褓无功金吾死！共惊凶物无人留，空船弃置江东头；给谏放回沙上卧，送船与渠渠不收！

哭会稽董孝苾

孝苾卧病，予往视之，自言必死，乞一诗瞑目！

苍梧瘴疠连朝恶，终日哭人泪未干！万里避胡同作客，一时归汉尔无官！孤舟得病扶持少，蛮郡求医药饵难！垂死尚祈诗瞑目，诗传泉下益悲酸！

哭晏云章（讳通明，湖广黄冈人）

春官同舍饶文藻，自入苍梧涕泪频（礼曹丧四人）！蹭蹬去年垂翅客（去年与予同举不遇），伶仃今日白头亲（太宰清仅得云章一子）！哭声万里孤舟夜，墓草千秋五岭春。海内词坛零落尽，唱酬此后更何人！

哭董紫■〈巾昌〉（嘉兴人，讳云骧）

蛮乡淹瘴疠，闽海共艰难（紫■〈巾昌〉在闽，与予同全发入粤）；皮骨殊方老，神情白昼寒。辞荣求远使（屡请出联络江淮），破格拜天官。报国时甘忤（今春有疏忤时），思亲泪未干！九原留鬓发，万古葬衣冠。久蓄南还橐，開箱不忍看！

为金道隐给谏请改戍得允

投荒不可去，为叩九重阍：远道亡童仆（道隐仅一仆，溺水死），残躯负杖痕！罪甘烟戍死，帝念直声存；雨露真祈得，同朝并荷恩。

七夕，同彭然石职方集山阴相国舟次（相国讳起恒）

江云暗七夕，官烛伴孤舟；夜半一杯酒，相公新白头。方乱难求去，无山可乞休；座中楚司马，不用苦悲秋（然石方矢志求去，予亦乞假）！

得假，同朱御史不敏西上

苦忆虞山秋气清，病中得假许西行。滩当险处风偏怒，客欲眠时月倍明；促织连江吟次第，长鱼裂水掷纵横。泊船喜藉霜威肃，睡着开篷迥不惊。

中秋夜至桂林，喜晤曼公、鉴在

苦忆朋簪趁客船，恰逢良夜聚樽前；风尘岂意存吾辈，须鬓休惊异昔年！蛮地久居秋乍冷，故人相见月偏圆；乱来此夕皆堪念，震泽、双峰最可怜（乙酉，厄于震泽；丁亥，予病卧顺昌僧舍）！

令节扁舟若与期，相逢犹怪客来迟！绣衣躯干经时伟，学士歌声自昔悲！老去弟兄惟纵酒，乱中年月已编诗；龙眠秋色应如奋，今夜何人赋所思？

留守生日，用诸公韵

阌外平章鬓欲苍，胡床啸咏兴清狂；起居未肯随蛮俗，风物稍怜近楚乡！座上称诗同放逐（客生、道隐辈皆聚桂林），帐前行酒尽冠裳。秋成勿使催科扰，愿听农歌一举觞！幕府清秋兴可怜，开樽召客共筹边。桂花自劝东皋酒

（公在桂林城外筑别业，号「小东皋」），新月愁含楚塞烟。人世荣名兼将相，半生出处授神仙（有仙授公秘函，一切事皆预定其内）；明年此日知尤健，拟荐江心第一泉！

龙隐洞九日

洞废久矣，别山司马劬去荆棘，载酒于此。

司马搜奇泛菊杯，灵岩生面喜重开；悬崖昨日攀萝上，古道今朝并马来。勒石勋名空岁月，磨碑党籍长莓苔（洞有党人碑，元征蛮诸将多纪名于兹）；千秋不数龙山宴，幕下谁非作赋才（龙隐洞，七星岩之前；两崖壁立，仰视洞顶，有龙迹。其下水声涌激，如在三峡中。盛夏泛舟于此，凉气逼人毛骨）！

和彭然石西上舟中见怀之作

自别苍梧双眼清，思君待月几回明；骚坛乱后余同调，桂棹秋来悔独行！帷幄伴愁双钓艇（梧州先俱系舟山阴公舟后），班行侧目两狂生；词林忝窃真惭汝，佳句深吟倍惨情！

别山草堂

本朝相业数江陵，奕世重瞻司马兴。老向沙场浑是胆，闲栖丈室已如僧；秋风野旷三间屋，静夜篱疏一点灯。此地赖君留啸咏，肯容胡骑尚飞腾（居正，湖广荆州人，字时六；神宗幼冲，居正受遗柄政，一以尊主权、强国势为务，有古重臣风。卒，谥「文正」）？

侍郎别业敞江汀，荆草编篱带七星（草堂正当七星岩）；醉倚巴童挥露布，时留楚客续骚经。灯前新鬓军中白，槛外诸峰雨后青；但设琴尊君自去，柴门松竹不须扃。

漓江泛舟行，为杨武陵赋（漓江，桂林府城下，一名桂江；两岸皆高山峻谷）

桂林好客武陵侯，邀我九月虞山游。虞山酒罢月初出，乘月还泛漓江舟；水清沙白石磊磊，小艇一双放上流。酒船坐客歌船并，隔船小伎司酒筹；丝管啁啾鼓吹乱，忽然声绝扬清讴。是时天气方高秋，四山苍苍烟雾收；中流放棹船不动，听曲大鱼低昂浮。曲终月皎四方静，更鼓声声城上楼；城上人语不敢睡，城门不锁彻夜留。城边怪石如人立，醉中认是侯家驺。侯家劝客樽如卮，夜深客醉劝不休；主人一饮尽数斗，坐客何人堪献酬！送客归去月更好，洗杯对月回船头；我时醉卧还侧耳，笙歌水上去悠悠。

虞山歌，为留守相公赋（虞帝祠，桂林府城北。舜山，即虞山也）

虞山苍苍日初薄，松风江水涛声合；我乘清秋拜舜祠，丹青玉殿何寂寞！自从中国污腥膻，冠裳委地纷可怜；群后、二妃有何幸，冕旒环佩妆俨然

！问此半壁为谁有？烽大曾经百战后。焦侯、周帅再全城，论功指纵归留守。留守坐啸不临戎，从容袖手驱群雄；两雄忘躯为谁战，感公忠义成公功。公于此山有天意，南来早授神仙记；授公诸记函尽开，吉凶一一分明示。以兹听运意常闲，许公今岁锦衣还；还时却别此山去，更入吴中寻旧山。吴山名与粤山共，粤为虞帝吴为仲；公功在粤家在吴，两地山皆以公重。山川宾客藉公传，铭公应在虞山巅；梯升学士如椽笔，并纪同游高会年（方曼公阁学拟上绝顶勒石）。

桂林杂诗

桂林朱邸旧，桐叶国初封；恩赐亲王礼，宫依独秀峰。朝趋沾酒醴，服御暗蛟龙。府内萧条甚，何心泣庶宗（靖江庶宗最贫，每使客至，辄聚舟前求济）！

虞帝南巡处，到今祠庙荒；冕旒群后肃，环佩二妃锵。薄暮尧山紫（隔水一峰名尧山，色甚紫），临江楚树苍；松声泛仙乐，疑在洞庭傍（唐帝祠，桂林府城东尧山）。

洞壑琳宫壮，土人祠伏波；澄潭舫舟楫，虚阁会笙歌。铜柱铭犹灿，云台画孰多？来游诸将帅，此志勿蹉跎（马援征交趾，立铜柱于钦州分茅岭下；记曰：「铜柱折，交趾灭」）！

滇帅声名久，今知爵太尊。流星边檄至，卜日上公婚（赵帅应选聘于元烨女为小夫人）；真作室家计，愁伤部曲恩（王宁远曾聘此女）。稍闻胡卫国，匹马备关门。

好客瞿丞相，蛮方秋兴高；为怜双桂树，新筑「小东皋」。家伎寻常出，诗篇倡和豪；此生经授记，不用更焦劳（有仙授分数函，临事启一函，祸福预定）。

张髯玉堂客，报国老戎衣；久办沙场死，还能马上飞。书生喜见敌，老将让临机；坚卧榕江上，师旋独不归。

湖南江御史，卧疾伏波门；久客中湘幕，深衔国士恩。叙劳官不受，破虏檄犹存。问着长沙败，伤心指箭痕（江见龙，字田侯；后死于南宁）！

撤防久不进，狡计定如何（滇帅胡一清败回严关不守，虏亦不入）！铁骑严关转，奇功鄂国多；肘应掣瓜里（马鄂国驻兵瓜里，牵制不得入），胆故落麻河（鄂国昔有麻河之捷）。公论中兴业，终归马伏波。

严城容逐客，旅泊亦艰危；留守时分韵，将军正画眉。坐看山色好，浪作楚囚悲！断酒兼烧砚，丁宁跛阿师！

清绝桂林郡，偏宜北客居；病苏秋冷日，气爽瘴消初。也恋朋樽好，深忧将帅疏；伏波山下棹，稳泊意何如？

曼公娶妾得同乡女，戏赠

谁意桐溪女，系绳来百蛮；绸缪会土语，飘泊有烟鬟。薄命江湖上，新妆吴、楚间；蛾眉知不妒，应喜见家山！

昭江寿曼公四十

历岁逃荣守钓矶，可怜初度意多违！阁麻屡降中书诏，宫锦犹披学士衣；报国身依丹极老，思亲泪逐白云飞！兴朝大政需公出，早办收京并马归！

年纪参差鴈字斜，同时须鬓老天涯；围棋共许饶安石，披袞行看迈仲华。夜洗砚山聊作活（公卖画自给），昼垂钓艇且为家（公妻子俱团集舟中）；主恩十召君应起，莫恋沧江负白麻！

同曼公、树本入仙回洞访严伯玉

窈窕仙源路，崎岖秋雨余；喷泉崩古栈，绝岭挂蓝舆。客是严陵裔，窗存宛委书；屯军与杂处，可得遂安居（洞有屯军所）？

到梧州界，闻乱道梗

咫尺梧州路，孤臣去住愁；烽烟迷日暮，旗帜塞江流。扈从纷相失，乘舆何处求？惊闻鲁司马，无故自焚舟（鲁名可藻，和州人）！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阁诗存」卷十二。

失路吟（庚寅、辛卯）

送瞿寿明奔难桂林

辛卯元旦

昭江三首

得留守及张司马死难信

浔州帅

过羊城纪事

虔州有怀

上天堂山访隐，主人不顾，作诗而去

哭峡江曾二云老师

曼公书至，得山阴师死事信

行路难

送瞿寿明奔难桂林

信是粤西破，元公岂望生；慈孙哀毁日，小妇别离情（寿明初纳姬人）！匍匐宵奔难，风尘哭送行；平生师友谊，尽在桂林城。

辛卯元旦

失路逢元日，客心天外孤；明霞瞻帝座，野服拜香炉。梧郡城空弃，浔江路罢趋；同时诸扈从，何处正嵩呼！

昭江三首

光禄无家寄一舟，香炉茗碗坐江头；沈沙不是骑鲸去，好共湘累结伴游（汪子白闻乐平破，自溺昭江）！

艰辛海外远趋庭，咫尺音容痛未聆；匍匐祇拚收骨去，却衔哀恨滞幽圉（瞿生甫泛海省亲，到昭江，桂林已陷；生甫间道往寻父尸，道阻，陷永安州狱中）！

失路孤臣何处奔，仙回洞里故人存；孙嵩复壁谁分义，榜掠甘心誓不言（严伯玉隐仙回洞，曼公匿其家为邻人所发，备极刑，终不言；曼公自出，始免）。

得留守及张司马死难信

桂林陷后屡登陴，此日孤城岂更支！坐啸但凭天意稳，痴忠不信粤疆危！也知滇帅空邀饷（予在桂林，见赵应选索饷，绝无斗志），却恨焦侯远驻师（焦璉分守平乐）！闻有七人同日死，张髯以外定为谁（瞿留守讳式耜，字稼轩）！

林生夜梦巨舟沈，独有吴郎水未侵（林树本梦一舟俱沈，独青闻得免），幕下几人能脱网，危时早计岂成擒！可怜供帐盘餐却（敌送供，皆却不食），犹许累囚唱和吟；司马奋髯公击节，从容激烈两同心。

仙翁授记有玄机（公来粤时有松仙授记，凡数函；谕以急难，即发视一函，辄应。余一函，题其上曰「庚寅元日发」，内书「扶公荣归」四字），为说扶公返旧扉；共信锦衣思结伴，讵知马革是「荣归」！慈孙收血奔难到，爱子趋庭志已违（仲子生甫泛海省亲，咫尺不得见，今陷狱中）！传说吴江杨义士（杨生名艺，吴人），窃携骸骨出重围。

天隅文物仗公存，多士从龙半在门；疏拙无因频荷荐，圣明不用亦衔恩。特乘休沐趋戎幕，为献新诗赏直言（予祝公诗有「秋成勿使催科扰，愿听农歌一举觞」；公每流涕诵之）。回忆虞山高宴夜，桂华明月最伤魂！

——右哭留守公四章。

负郭秋灯聚草堂，江头送别色凄凉；申胥复楚功难就，张悌捐躯志竟偿！报国正宜留热血，完名何苦殉危疆？天涯屈指奇男子，忆尔雄姿泪几行（公向予言：「惟办一死」。予以公存则封疆存，死则永失矣）！

下笔真惊倚马奇，逢君酒后兴何悲！雄文不草收京檄，绝命空传骂贼诗！七日忍饥还唱和（不食七日矣），九原有伴足追随。樽前怪尔须髯戟，长似睢阳嚼齿时。

榕江大帅已全奔，坚卧要谁驻壁门；好养健儿曾吮血，更无弱息与招魂！老妻浅土何人葬？遗稿烽中几册存（公无子，有遗稿一大卷；尝曰：『此即

吾子也，得留此足矣』）！敢信江陵遂不祀，荆州或有相公孙（张司马同敞，江陵文忠公居正之孙）！

并马江头向碧岑，星岩龙隐日追寻；看君摇笔须眉动，把我新诗泣涕吟。难后尚随门下吏，篋中长宝故人簪（别时赠我以簪，又以爱吏随我）。同人属和张、瞿韵，几度拈来痛不任！

右哭张司马四首。

浔州帅

陈邦傅无功冒封，跋扈特甚；素忌焦璉，平乐破，璉奔浔，邦傅伪与解和，斩以降。

夙昔不齿浔州帅，冒封大国殊可媿！跋扈抗命诸镇无，阴谋矫诏中朝祟。龙舟仓卒向西巡，放兵大掠左江滨；百官扈从纷相失，道路梗塞困小臣。焦侯平乐城不守，单骑追驾向南走；祇闻假道上乌蛮，何意投躯餒虎口！浔帅乞降苦无由，要侯请解昔日仇；杯酒未终侯遇害，遣儿来献焦侯头！

过羊城纪事

不信粤东破，坚城岂望援！捷书方狎至，残骑欲宵奔；振旅全浮海，空营始献门。西关输款将，遗恨范承恩（初，羊城被围，斩杀颇众；西门范承恩阴计献城，诸将自疑，遂全军入海）。

虔州有怀

月映荒城夜泊舟，昔贤义气此中休；曾惊■（^々）（^々）策罗毡帐（丙戌春，予正在围城中），忽见嵯峨笑虎头（虔有嵯峨城，亦名虎头）。胡运未终江右败，将星初堕岭南忧；楼船官舍衔杯处，回首天涯忆二刘（闻同庵昆仲入楚）！

上天堂山访隐，主人不顾，作诗而去

出关何意再还闽，拟向千峰老此身；幸有香台堪遯世，况多道伴可成邻！岭云自去谁留客，巢鹤惊飞亦避人；吾道既非应共弃，莫疑物态有疏亲！

哭峡江曾二云老师（峡江，江西临江府属县；明置）

凶问初传暗里惊，闽关跼足为谁行？踏穿岭表三山近，望到天隅一柱倾！沧海未能容信国，白头毕竟丧真卿！同时义士吞声泣，不为门墙独惨情！

冰蘖清风海内望，至今遗爱泣闽乡；身栖绝岛思存宋，梦入先朝只辅唐（公昔抚山东被逮，狱中梦人赠额曰「唐朝宰相」）。闾里自来臣节着，家门都为国恩亡。相随犹有雏孙在，此日巢倾若与藏！

有客乘风自厦门，灵光孤殿岿然存。闾权海上尊元老，封事天南动至尊；蜡诏未叨明主赐，麻纶犹出上皇恩。新衔鹄印随颁给，曾慰孤臣万里心。

昔岁谬叨漳浦荐，主恩特诏试天官；书生不以先容进，国士偏承破格看。

一命滥参延郡幕，三年窃戴侍臣冠。同时知己捐躯尽，每念师恩泪未干！

曼公书至，得山阴师死事信

去岁风闻疑至今，客来果说大星沈；青天已毕蠲躯志，白日空悬报主心！多难相依臣节苦，异时不去国恩深；中兴未奏公先死，泪洒天南听捷音！

共羡吾师遇主知，五年车驾镇相随；边书忽到催朝急，密旨偏承下直迟。血碧人间千载恨，柱摧天外九重悲；乘輿此日蛮荒外，左右颠危更仗谁！

曾为三策筹滇事，纶阁传看亦动容；庭议只知争祖制，帝心原自慎藩封。图纾国难身先殒，为荷君恩祸独锺！门下夕郎同日死，九原含笑得相从（吴东三讳霖，同日遇害）。

制科忝出陆公门，同是门生独荷恩；规讽每蒙倾耳听，询谋偏许纵情论。受知不浅常跻阁，相见无时特谕阍；何事违师苦求去，祇今西望漫伤魂！

行路难

自庚寅冬十月梧州失路，迄辛卯冬十二月返里；艰危遍历，辄纪以诗，得六十四首。

望见梧云路不通；西来贯甲引弓雄；邻船烧尽榜人窜，独树孤舟系晚风（自桂林回，将抵梧州，溃卒蔽江，所在劫掠）。

夜黑山深暴雨催，虎狼队里脱身来；孝廉认得同行伴，映竹茅斋为我开（随林树本夜投曾孝廉村中）。

竹屋初糊未稳眠，山猿窃发又纷然；滩头便是焚舟处，仍杂村氓上渡船（村中猿贼复起，随土人过江往避）。

斗柄横参冬已残，蛮方天气不知寒；梅花一树牛栏外，每日扶藜两度看（三家村）。

谁传邸诏到山扃，信是乘輿驻朗宁；愁绝浔州江路断，致身那得奋飞翎（又一首）！

穷山雨闭吏人呼，繒缴漫漫何处逋？几度被兵装已尽，倾家急难是苍梧（梧州当事有见觅者，赖苍梧令周寒山经营解免）！

经旬守渡坐江头，典尽春衣问小舟；偏遇买粮船正过，弯弓停楫在中流（扶口问渡，遇兵艘）。

多难逢君事已迟，偷生到此岂宜悲！可怜身外无长物，留取孤臣一卷诗（被掠）！

憔悴累囚生意微，思归应是梦中归；山头却望摩空鸟，那得凌风学尔飞（被縶）！

孤儿相失已三年，万死蛮烟觅汝还；日夕牵衣今又散，乱山何处哭苍天（失子）！

日落孤村数已穷，摩刀相向忽开笼；草间一夜成甘寝，病骨何曾解怕风（将被害，为其同党所悯，阴纵之行）。

近关怕见北军装，掩面叉胸避道旁；忽说姓名惊改色，声音认得是同乡（返梧州道上，遇皖人江君为前导，始得行）

十日无栖此夜偏，故人布被拟同眠；那知难后贫如我，抵足牛衣剧可怜（予十日无被，抵梧州与愚道人方密之同覆牛衣）！

乞假辞朝去未回，伤心囚服此时来！龙舟驻处江声急，辇路荒残马矢堆（梧州即事）。

五更起坐自温经，还似书声静夜听；梵唱自矜能仿佛，老僧本色是优伶（愚道人既为僧，习梵唱；予笑其是剧场中老僧腔也）。

刺史乡情荷已多，艰危无奈故人何！纔从虎穴全巢卵，又送穷鱼脱网罗（同乡彭观察字孔哲，资予出梧州。先此，曼公、鉴在皆荷周旋）。

寄语西村老布袍，旧时笥篋等闲抛；新诗一字浑忘却，壁上留题为我抄（寄曾孝廉，求予题咏壁间诸作）！

赤脚敲门是再生，痴儿留得故人情；邻姬辍泣来相废，笑指今晨有哭声（寻林树本、周寒山，得遇小儿）！

惭负当年博奥声，车裘已尽听君行；三更病渴思涓滴，错唤獠奴阿段名（仆散）。

望见星岩泪已潜，稽呵有吏认愁颜；端州太守曾相识，一字包羞许过关（过肇庆被稽，赖张太守有旧，得免）。

郡阁相邀揖罢还，传心御幄敢跻攀；使君莫怪频流涕，原是螭头旧侍班（入府口，张守府旧行幄也）。

阒阒烧残遍塙垣，徘徊难觅旧居门；老兵病卧前相问，为指孤吟阁尚存（端州过旧廨门）。

吾乡幕客老天隅，为拟东还结伴趋；难后赤身行不得，重怜觅渡向苍梧（里人甘尚言，初附予同行；到端州，力不能相资，重返梧郡）！

转眼佣奴便作威，解骖属望故人非；同乡好友输金足，惭愧全家尽赎归（曹匡石家被繫，往见旧交李士琏海道，冀其援手，乃遭痛诟；同乡龚在田、何豹公诸子蠲助百金赎还）！

好事潘生剧可怜，从龙身丧左江边！僮奴掠卖胡军里，说着低声泪点悬（佛山遇潘声子仆，云已溺死矣）！

难后同年尚几存，惠州高蹈早为髡；闭门野史犹堪葺，莫负临轩特典恩（佛山别吴云驭，闻瞻子已为僧）！

连朝水长过山腰，村市填波波怒号；估客一时牵缆去，榜人呼我共撑篙

（清远道中）。

准拟龙车尔定随，那期雁字又参差；老兄愿让「生还集」，乞与同门标近诗（闻我贻与武舟相失，——我贻昨催我同行，云『迟，又成一部「生还集」矣』！「生还」是拙集名。嘲以寄慨）。

维舟崖寺试追攀，却说飞来自皖山；乡国十年归未得，暂留此地算生还（飞来寺有记，云自吾皖飞去者。梁时，清远峡有二神人化为方士，往舒州延祚寺夜叩真俊禅师曰：『峡据清远上游，欲建一道场，足标胜概；师许之乎』？俊诺。中夜，风雨大作；迟明启户，佛殿宝像已神运至此山矣。师乃安坐，语偈曰：『此殿飞来，何不回去』？忽闻空中语曰：『动不如静，赐额「飞来寺」』）。

城上钟鸣作吼声，旧传此物是龙精；城亡一夜摩空去，不与人间报五更（南雄谯楼有钟，旧得自水中；城破之夕，断絙飞去）。

寄语茅坪跛阿师，故人过岭也披溜；追寻万里门生谊，莫老蛮方负所思（金道隐出家，自称「跛阿师」。岭上遇沈声多往寻道隐，以诗代书）！

双脚蹒跚卧路陲，客来相慰漫兴悲！乘舆何处吾归去，可是高车驷马时（过岭见锦旋者）？

严城背日客心哀，往事凄凉对劫灰；江右、岭南千古恨，不堪回首郁孤台（过虔州）！

逆旅逢亲意转迷，无家归去傍人栖；出门斜指芦帘内，说是同乡别驾妻（虔州遇同乡人）

寄去家书到未曾？烦君口信字难凭！故园兄弟休痴望，头白归来是老僧（吉安别乡人，付家信）。

江村初夏树阴阴，望去禾新客途深；跋涉最怜孺子苦，麻鞋破脚暗伤心（自樟树走许湾道上）！

刚是行年四十来，不堪人事首重回！只今出世毋嫌晚，便算兹辰降母胎（资福桥四十初度）。

江村竞渡鼓声新，卧病惊闻初度辰；莫道五丝难续命，看予几度再生身（初度日竞渡）！

三年习气已消磨，曾约东还此再过；古寺烧残老僧死，留予一顶教谁摩（戊子在寿昌，闻然师约予还，为祝发；比到，寺毁，师已辞世矣）？

急水回舟认此村，两株榕树覆山门；诗笺壁上张如旧，犹带伤秋泪点存（重过水口村鉴和僧舍）！

铁屨磨穿海上来，仙师有约到蓬莱；黑风一夜三山失，却望沧波痛哭回（又一首）！

移居深巷叩柴荆，问姓开门半日惊；更说与君惊绝事，痴儿寻得已随行（过黄秀才村居）。

此地招寻独有君，惊看须鬓雪纷纷；姓名祇许孙嵩识，莫遗通村父老闻（过危秀才山家）！

自逃方外久忘机，特访名山入翠微；谷鸟相猜有何意，避人穿过隔溪飞（白水村）？

萧寺炊烟渐欲无，僧堂粥饭敢嫌粗！苦瓜未熟米、盐绝，吃尽山头雨后菇（天堂山）。

天堂山上人来稀，天堂山僧去不归；归时托钵予亦去，回听钟声隔翠微（别天堂山）。

扶筇晓上最高峰，岚海平铺四面同；此际下方人未醒，茫茫都在白云中（晓登金峰）。

崆峰关主本同乡，禅寂多年不下床；为指蒲团相对坐，沙弥初点一枝香（崆峰静室酬涔伯关主）。

头白山僧旧说名，早年持律晚尤精；客来旋摘新锄菜，打水亲烧折脚铛（访云静室关西禅师）。

吾师托钵事终南，死后依然守一龕；说着钳锥随堕泪，旁人不信是同参（闻公与终南了悟师为同参，而师事终身；既歿，建塔院奉之）。

老僧多病苦修偏，课诵行禅夜不眠；更荷慈悲留过客，为怜单被自装绵（谢湛源师为装绵被）。

死关侍者老千峰，苦行年深有病容；见我囊中衣未制，亲携刀尺与裁缝（谢颐光师裁衣）。

此生已信付寒灰，物外惊疑何处来？自是禅心死未尽，尚留俗相与人猜（久住宝莲庵，有物色予者）。

望去山腰一缕烟，到来钟梵肃诸天；道人已习头陀行，为乞蓑衣与种田（圆湛庵）。

朝搥钟磬礼袈裟，惭愧男儿始出家！胡跪阶前求剃草，可能选佛似丹霞（又一首）？

招寻有伴入松关，我自栖山尔自还；别后望云无过念，团瓢只在数峰间（卜居松关，别儿子）。

自是多生风障深，纔抛稚子又关心；出山送尔寻舟去，指与江头枫树林（别松关，送儿子出关）。

自别松关苦溯流，更堪烟雨滞孤舟；竹房无限萧疏兴，来作篷窗万种愁（怀松关）！

祇园劫后再来兴，耿耿犹存塔院灯；三市绕完无认得，出门唯识饭头僧（寿昌礼塔）。

为指芒鞋更向前，匡庐深处许安禅？前身应是山居客，说着峰头意惘然（卓庵指往匡庐寻隐）！

头白浔阳老楫师，江村邻舍半相知；故园桂树闻名久，可识如今剩几枝（吴城遇长年——曾住吾乡）？

放棹中流恨短篷，江山如旧恨无穷！邻船不识伤心事，打鼓鸣锣赛晚风（又一首）。

为指孤松问路行，到门应是举家惊！明晨便逐东风去，屋里平安寄一声（江头送儿子还家）！

惊喜吴江旅棹还，岂期儿女镜团圆！伤心更有鸰原痛，那得忘情竟放船（闻震泽旅棹返，四家兄于去夏已歿；而儿妇方氏守志，以待儿子之还。悲喜交逼，因暂还家）！

——以上选自原刊「藏山阅诗存」卷十三。